

駢
太
八
年

聞
一
第



謹以此書誌念

間師一多

825.8235/01
153-1
2

全書目錄

我們的道路(代序)

歷史回顧

聯大生活

聯大教授

— —

五五

一六一

806720

我們的道路（代序）

抗戰幾年來，聯大在學術工作上，在民主運動中，總算盡了它的一部份力量。

一聯大能有今天的表現，也並不是偶然的事。

首先，我們得承認：青年總應該算是社會各階層中最富於正義感，最熱情，最純潔，生精力最充沛的一部份中堅。只要他們看清了事實，他們總是一見義勇為，見不義敢於反抗。

抗戰初起，全民族都感到興奮。全國的學生，尤其是大學同學，緊接着「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高潮，大部份參加了抗日的陣營。

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時，已有一部份同學留在北方遊擊區與敵人周旋。

聯大的前身——長沙臨大時代，正是抗戰中最熱烈的武漢時期。那時學校裏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同學們要求學校實施戰時教育，他們覺得這種平時的教育已經不太適合戰時的需要，學生應該隨時準備以身報國，一旦國家危急，總不能還抱着莊子楚辭或是莎士比亞上前綫。同學們的想法是對的：他們愛自己的國家，他們要保衛自己的國家。他們並不像某些人專門讓別人多「反省」，他們不僅僅求諸政府，求諸社會，而且實實在在的「求諸己」。然而因為政府沒有堅定的抗戰政策，同時缺乏靈活的機構，同學們的要求落空了。這件事不成功，後來又有一次「從軍運動」。有一部份同學知道實施戰時教育決無可能，而自己又決不甘心「隔岸觀火」，僅止於吶喊而已，於是只有忍痛拋開了經典，毅然加入實際的戰爭。在臨大結束的時候，同學還有一兩千多人，然而到了昆明，聯大正式開學，就只有六百多同學了。這大部份同學到那裏去了？有的上了前綫，有的到了陝北，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

鄉推動救亡工作。

留在學校裏的，對於自己的本位工作並沒有半點鬆懈。第一，大家看見國內各黨派有了空前的合作，上下一心，合力抗戰，窮鄉僻壤，都知道要打日本。大家對於抗戰是沒有什麼可以焦慮的。第二，那時通貨膨脹還沒有影響到物價，囤積居奇買賣空虛這一套把戲，都還沒有猖獗到後來的地步。所以同學們在心理上生活上並沒有受到威脅，學習的情緒當還可以維持。

到昆明以後，一部份同學經過了三千五百里的徒步集體旅行，同時，「一二·九」給予青年們各方面的解放，也帶動了昆明。所以那時同學們的生活是熱烈，痛快而鮮明的。講演會，討論會，戲劇，歌詠，壁報，集體旅行，集體學習都蓬勃一時，就是男女同學兩性間的關係，也是正常而明朗，大家都是朋友，開誠佈公，用不着鬼鬼祟祟。

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二十九年春天。

皖南事變在抗戰史上不能不說是一件大事。這時，政府封閉了除開重慶以外所有各地的新華報館和生活書店，公開大批逮捕所謂「奸黨份子」以及他們認為有嫌疑的人士。看一本大眾哲學之類的書籍可能受到盤查，學校裏稍稍前進的活動都被認為「危險」而遭受監視。於是從這時起，聯大沉默了，壁報沒有了，討論會沒有了，一切團體活動也沒有了。同學們見面不敢說一句真話，大家寂寞彷徨，彼此都存着戒心。學校像死一般的沉寂。

在沉默時期開始的時候，同學們的活力會一時轉到書本裏面，圖書館搶書坐位的风氣盛行一時。排隊預約常常到四五十米之長。然而情緒上的沉鬱，和已經壓在同學們肩頭上的生活負擔，不是死靈書所能解決的。而當時，能認清當前大局不甘心沉淪於現實環境的同學，大都均已離去。留在學

使裏的一小部份自然無能爲力。大家似乎還摸不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大東西把自己死死的壓住，想來想去，基本問題總得不到解答。於是生活力找不到正當的出路：賭博，不正常戀愛當然跟蹤而來。生活上的負擔，不能不尋求投機危險以牟利的途徑來解決，胸仰光當然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當時，也有人看出這現象確是問題，首先，聯大師範學院院長黃子堅先生指出這種現象不應當存在，應該改正，然而不知道是他不能指出，抑或是不敢指出發生這現象的原因，他只貢獻了一個解決方案：鑽到書本裏去。找不出問題的癥結，當然就不能解決問題。黃先生的建議，在同學們就只好「不予受理」了。社會上似乎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小論戰，記得那時王雲生先生有一篇頗爲有名的「爲青年憂，爲國家懼。」文中還敘述了青年們「一肚皮公仇私仇，滿腔兒國家憂。」他何嘗沒有看出問題，然而他不敢正面地提出，僅僅是一方面讓青年們「反求諸己」，一方面輕輕帶出：這是國民黨爭取領導空前的好時機。可惜的是國民黨政府諸公對於王先生的話竟充耳不聞。要青年們「求諸己」當然還是求不出底細來。

同學們也未始不注意這問題。有心人知道環境局勢的惡劣，只敢在現實的邊緣下一點嘗試的功夫。在三十二年，三十二年學校裏就有過交友與戀愛，婚姻問題，青年的苦悶等等座談會。大家已經接觸到現實問題，討論到政治經濟對於生活的影響，然而不敢走得更深，問題只有讓它擱置在那裏。

問題沒有解決，心上的疙瘩沒有去掉。同學們的生活自然不會明朗，依然是躊躇，游移，徬徨和窒息。鑽在書堆裏還能支持那股勁的越來越少，整天在茶館裏閒聊玩橋牌的，經算是比較「高級」；更可怕的是文林街，文化巷一帶竟有聯大同學聚賭……「雀戲」還嫌不大刺激，Shou hand倒更新穎而刺激——這是黨老爺們的賜予。

這時國家由專制獨裁而引起的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的危機，一天天的嚴重。說政治，則因人設事，無官不貪，機構重疊，絲毫無效率可言。說經濟則通貨膨脹，物價跳漲，官僚資本泛濫橫行，工商業凋敝，因而人民生活日漸低落，社會道德無法維持。說教育，則因腐化教育所引起的後果，內容逐漸枯竭；物價跳漲的結果，師生生活異常不安，教授終日忙於兼差和燒柴煮飯，學生也都四出鑽營，總希望能有一個穩當的工作，這樣，誰還能有志於學術？社會上固為言論，出版等等自由的剝奪，民氣表現異常消沉。受了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影響，更形成「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一面是嚴肅的工作。」「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合理現象。其他更如軍事，兵役，糧政等等腐敗的情形，都呈現在青年們的眼前。他們之間誰能不感覺憤恨，誰又忍心讓這種情形再繼續下去。

看見了不合理的現象，年青人是忍不住不叫喊的。就兩次倒孔事件來說，只是一個前奏。同學批評政府，並不如黨政諸公所想像的完全是一惡意攻擊，他們只是想說出病根，讓政府自己來改善是對政府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同時，只要有機會，他們總是希望能為國家盡點力；只要有一線希望，他們總還對自己的政府寄予一份信心。關於前者，從三十三年春天聯大徵調譯員和是年底同學從事餓餓情形來看，兩次的人數與全校人數的比率在全國各學校中都是最高的，而從同學平時隨節告警論中也可以看出他們愛國的熱情，溢於言表。誰又能說聯大同學的行動是「過於偏激」；誰又能說聯大同學的行動都是受了「表面的宣傳」的影響；誰又敢說我們老遠和政府作對，「別有居心」？他們沒有聽見聯大從軍同學回到學校時聲淚俱下的控訴，他們不想想「黨國」諸公是用了如何樣的手段在對付他們良善的主人——全國的民眾，是用了如何樣的手段在對付有血性的青年，也從不想想這些手段產生了如何樣的後果，這些後果對於青年人的思想，心理又起了如何樣的作用。關於後者當聯大同學在昆明聽

到英國兵源到中國來同我們並肩作戰。史迪威將軍將要整編中國的軍隊，緬甸打了勝仗，中印公路通車，政府局部改組——等等消息的時候，他們是一次又一次的興奮，然而接着而來的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們知道砲彈殼裏可以帶口紅，「六濱」槍可以用來做武裝，「走私」運毒的工具，中原。湘桂一還可以幾省，每次政府改組又總是那樣換湯不換藥的姿態，……這些事又是誰幹出來的？這又是誰在給他們失望？這又是誰在損毀自己的信譽？

於是聯大同學不再沉默，不再徬徨，他們站起來了。他們一次又一次的喊出了自己的聲音，他們要自由，他們要生活，他們更要全國的人民都走上和平，安定，繁榮的大道，看看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的五四，同學們悲壯熱烈的情緒：他們遊行，他們歌唱，他們怒吼。全國各地誰又不為這種英雄的行動所震動，誰又不向他們寄予同情的熱望。

同時，他們也沒有放棄本位的工作，上課和其他的習中還是在學校嚴格的規律下照常的進行着。他們知道這些東西在一個和平安定繁榮的社會裏還是需要的。

然而無論如何喊，亦聽不見半聲回響。敵人終予在別人的原子彈和進攻下屈服了。我們呢，跟着勝利而來的卻是內戰和搜捕。這是同學們絕對忍受不住的，他們絕不肯讓勝利的果實，如此的就被反動派污損掉。偉大的「一二·一」運動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

在「一二·一」運動中，不僅是同學中很多醒覺了，昆明的一部份軍民，也因此而認清了我們國家的處境。

「一二·一」在同學生活上起了變化，熱烈，活潑的氣氛又重複滲進昆明每一個學校。大家爲了工作，不再分彼此，小圈子打開了，男女之間的隔膜打開了，其他各種隔膜也都打開了。

「一二，一」盟軍的內容，我們在此地無法介紹。簡略地說，經過了「一二，一」，同學們變得
更堅強。一方面他們知道如何團結自己，在工作與實踐中，我們更體驗出民主作風的重要，和主觀主
義，宗派主義，包打天下一切要不得的習氣，對於工作阻礙的嚴重性。一方面他們更看清了反動派淨
粹的目的，和他們不可輕估的反動勢力，然而他們知道這是反動派維護自己利益垂死的掙扎，只要人
民的隊伍壯大了，人民的力量增強了。勝利終於是我們們的。

今天，「一二，一」雖然已經過去，聯大已經結束。然而聯大同學的精神是不可磨滅的。在目的
未達到之前，我們爭民主的工作是不會有結束的。

歷

史

回

顧

人們喜歡說：「聯大造運動」。運動雖然不是聯大造的，但是爲因環境的特殊，聯大往往走在運動的前面。

運動是怎樣「造」起來的？「歷史回顧」就是想解答這個問題。這裏面，除了馮友蘭先生的「聯大校史」給我們一個概略的介紹給大，「長征日記」告訴我們聯大是怎樣來昆明的之外。其餘的文章都是報道各個運動情形。八年來的團體活動，壁報活動，文藝活動等，則是推嚮運動的主力。此外閔一多先生的「八年來的回憶與感想」以及八年來的聯大與民主運動算是一個總結性的報道。

我們的道路 (代序)

前言

目錄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史

八年來的回顧與感想

長征日記——由長沙到昆明

倒孔運動

三十三年五四在聯大

三十四年五四在聯大

「一二·一」運動始末記

普選在聯大

八年來的農工運動

八年來的壁報活動

八年來的文藝活動

八年來的生活與學習

校慶的以後民主運動

馮友蘭

聞一多

吳鐵鎰

公唐

資料室

資料室

聞一多

胡廬

資料室

資料室

資料室

資料室

張揚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史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九日我國受日本之降於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

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爲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爲時五十二年

八年再

臨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開大學原設天津自瀋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爲其中軍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於湖南合組爲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長蔣夢麟貽梅琦張伯苓爲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岳於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迨武漢淪陷臨時大學又奉命遷往南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於五月四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範學院二十九年設分校於西川永一學年後併於本校昆明本爲後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乃成前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者八百餘人河山既復日軍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即將返故居復舊業續維八年支持之苦辛與夫三校合作之精神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所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締造漢唐之遺烈作益世之先途將來建國完政必於此身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無所謂周鼎舊器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始終始此其可紀念者一也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贈言今有同概三校



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凡年之久合作無間同好異惡不啻同五色旗與共和且平此
 其可紀念者二也種物並育而不相害和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
 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包融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
 之稱號運千夫之駭語作一士之誇語此其可紀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接濟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
 南渡南渡之人未嘗能北返也吾人南渡其一例也宋人南渡其二也明人南渡其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
 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竟收復之全踴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蕪
 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聯合大學初定於歐其時法政南遷流離之苦辛中碩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
 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聯合大學終始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罕遇者哉爰就歌辭勒為
 碑銘銘曰

痛南渡辭宮闕駐紮湘又離別更長蘆饒曉望中原過瀟血抵絕微纒謬說詩書豈有香蠶簫吹樹檣切千
 秋恥終已雪見仇寇如烟滅起朔北迤南越視金匱已無缺大一統無傾折中興業縱狂烈離三校兄弟列為一體
 如膠結同鐵絲共轡悅聯合竟便命徵神京復還燕島以此石與堅節紀嘉慶告來暫

八年的回憶與感想

聞一多談話際談筆記

說到聯大的歷史和演變，我們應追溯到長沙臨時大學的一段生活。最初，師生們陸續由北平跑出一間房子裏，一邊吃着茶，抽着烟，一邊看着報紙，研究着地圖，談論着戰事和各種問題，有時一個同事新從北方來到，大家更是興奮的聽他的逃難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體上說，那時教授們和一般人一樣只有着戰事剛爆發時的緊張和憤慨，沒有人想到戰爭是否可以勝利，既然我們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說。人們只對於保衛某據點的時間的久暫，意見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觀的也沒有考慮到最後戰事如何結局的問題。那時我們甚至今天還不大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因為學校雖然天天在籌備開學，我們自己多數人心裏却懷着另外一個幻想。我們腦子裏裝滿了歐美現代國家的觀念，以為這樣的戰爭，一發生，全國都應該動員起來，自然我們自己也不是例外，於是我們有的，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參加工作，或在後方從事戰時的生產，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衆教育上盡點力。事實證明這個幻想終於只是幻想，於是我們的心理便漸漸回到自己崗位上的工作，我們依然得準備教書，教我們過去所教的書了。

因為長沙聖經學校校舍的限制，我們文學院是指定在南嶽上課的。在這裏我們住的房子也是屬於聖經學校的。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是我們脚下是南嶽鎮，後面往山裏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勝了。

在麻縲的生活，現在想起來，真有一「恍如隔世」之感。那時物價還沒有開始跳漲，只是在微微的波動着罷了。記得大前門紙煙漲到兩毛錢一包的時候，大家會考慮到戒煙的辦法。南嶽是個偏僻地方，報紙要兩三天以後才能看到，世界注意不到我們，我們也漸漸不大注意世界了，於是在有規性的上課與遊山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來。牛犢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暫時擾動，只能使它表面上起點變化，社會一來，它還是要恢復舊態的。

講到同學們，我的印象是常有變動，彷彿隨時走掉的並不比新來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線參加實際戰爭去的。但留下的對於功課多數還是很專心的。

抗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那時還不甚顯著，人們對蔣委員長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在沒有讀到史諾的西行漫記一類的書的時候，大家並不知道抗戰是怎樣起來的，只覺得那真是由於一個英勇堅毅的領導，對於這樣一個人，你除了欽佩，還有甚麼話可說的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談到國共問題，大家都以為西安事變雖然業已過去，抗戰卻並不能把國共雙方根本的矛盾澈底解決，只是把它暫時壓下去罷了，這矛盾將來是可能又現出來的。然則應該如何永久澈底解決這矛盾呢？這位先生認為英明神聖的領袖，代表着中國人民的最高智慧，時機來了，他一定會向左邁進一步，整個國家民族也就會跟着他這樣做，那時左右的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了。現在想想，中國的「真命天子」的觀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當時沒有反問這位先生一句：「如果領袖不向平安的方向走，而是向黑暗的深淵邁進，整個國家民族是否也就跟着他那樣做呢？」

但還在當時究竟是遼遠的事情，當時大家爭執得頗為熱烈的倒是應否實施戰時教育的問題。同學中一部分覺得應該有一種有別於平時的戰時教育，包括打靶，下鄉宣傳之類。教授大都與政府的看法

相同：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研究，以待將來建國之用，何況學生受了訓，不見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為那時的中國軍隊確乎打得不壞。結果是國派人各行其是，願意參加戰爭的上了前線，不願意的依然留在學校裏讀書。這一來，學校裏的教員便覺得更單純的爲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與抗戰脫節的教育。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並不是全體學生都主張臨時教育，而全體教授都主張平時教育，前面說過，教授們也會經等待過徵調，只因徵調沒有消息，他們才回頭來安心教書的。有些人遷到南京或武漢去同政府投效過的，結果自然都敗與而返。至於在學校里，他們最多的人並不積極反對參加點配合抗戰的課程，但一則教育沒有明確的指示，二則學校教育一向與現實生活脫節，要他們炮聲一響馬上就把教育和現實配合起來，又叫他們如何下手呢？

武漢情勢日漸危急，長沙的轟炸日益加劇，學校決定西遷了。一部份男同學組織了步行團，打算從湖南經貴州走到雲南。那一次參加步行團的教授除我之外，還有黃子堅。袁復禮，李心侖，曾昭掄等先生。我們沿途並沒有遇到土匪，如外面所傳說的。只有一次，走到一個離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緊張戒備，然而也是一場虛驚而已。

那時候，舉國上下都在抗日的緊張情緒中。窮鄉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並沒有作什麼宣傳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到是常有的事。但多數人所注意的還是某區的風俗習慣，服裝，語言，和名勝古蹟等等。

在旅途中同學們的情緒很好，彷彿大家都覺得上面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下面有五百萬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戰，反正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只希望到昆明後，有一個能給大家安心讀書的環境。大家似乎都不大數。甚至也不去想政治編程。有時還討論國慶長爲了食宿鬧點雞扯？也都是很小的事，一般說來

● 到昆明後，文法學院到蒙自呆了半年，蒙自又是一個世外桃源。到蒙自後，抗戰的成績漸漸露出頭，有些被抗戰打了強心針的人，現在，興奮的情緒不能不因為冷酷的事實而漸漸低落了。

在蒙自，吃飯對於我是一件太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膩，而雲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廚工每餐飯準備一點鹽，他每每又忘記，我也懶得多麻煩，於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羣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每到吃飯時必大發其敗北主義的理論，指着報紙得意洋洋說：「我說了要敗，你看罷！現在怎麼樣？」他們人多勢衆，和他們辯論是無用的。這樣，每次吃飯對於我簡直是活受罪。

雲南的生活當然不如北平舒服。有些人的家遷在北平，上海或是香港，他們離家太久，每到暑假當然想回去看看，有的人便在這時一去不返了。

等到新校舍築成，我們搬回昆明。這中間聯大有一段很重要的歷史，就是在皖南事變時期，同學們在思想上分成了兩個壁壘。那年我正休假，在晉江縣住了一年，所以校內的情形，不大清楚，只聽說有一部份同學離開了學校，但是後來又陸續回來了。

教授的生活在那時因為物價還沒有很顯著的變化，並沒有大變動。交通也比較方便，有的教授還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裏的人，如劉崇鈺先生就回去過幾次。

一般說來，先生和同學那時都注重學術的研究和學習，並不像現在整天談政治，談時事。

『中國的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按那裏面的義和團結精神嚇一跳，我們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大學裏的課程，甚至教材都要規定，這是陳立夫做了教育部長後才有的現象。這些花樣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辦「審定」教授們的「資格」，教授會中討論到這問題，許多先生，發言非常憤激，但，這並不意味着反對國民黨的情緒。

聯大風氣開始改變，應該從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引起了教授和同學們一致的憤慨。抗戰期中的青年是太大的進步了，這在二二一運動中表現得尤其清楚。那幾年同學中跑仰光賺錢的固然有，但那究竟是少數，並且這責任歸根究底，還應該由政府來負。

這兩年來，同學們對於學術研究比較冷淡，這是事實，但人們因此而悲觀，却是過慮。政治問題誠然是暫時的事，而學術研究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有些人主張不應該爲了暫時的工作而荒廢了永久的事業，初聽這說法很有道理，這是暫時的問題不過，怎能達到那永久的階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軌道，局勢一安定下來，大家自然會回到學術裏來的。

這年頭愈是年青的，愈能識大體，博學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會挑別小節，正當青年們昂起頭來做人的時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誰應該向誰學習？想到這理，我覺得在今天所有的不合理的現象之中，教育，尤其大學教育，是最不合理的。抗戰以來八九年的讀書生活的經驗，使我整個的否定了我們的教育。我不知道我還能繼續支持這樣的生活多久，如果我是有羞恥的話

長征日記

吳徵鎰

由長沙到昆明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長沙成爲後防重鎮，開始聞到更多的火藥氣。當時還叫長沙臨時大學的聯大從此上課不能守穩，尤其在小東門車站被炸之後。於是學校當局便請准了教育部作遷渝之計。醞釀復醞釀，大約一月底便決定了。隨着就有一些教授先行赴渝。有一大批同學從了軍，或去戰地服務，也有到西北去學習的。剩下要繼續讀書的分做兩羣，一羣是女生和體格不合格或不願步行的，概經粵漢路至廣州，轉香港海防由漢越路入滇。其餘約有二百餘人則組織成爲湘黔滇旅行團。團用軍事管理，分三大隊三中隊，由黃子堅先生負責領導，湘省省主席張治中先生特派費師嶽中將繼任團長，三位教官以毛瀾先生爲首輔之，担任三個中隊長，小隊長概由同學担任，團部尙有同學一小隊，事務員一人，醫官徐行敏等三人。同行教師共十一人，爲聞一多，許駿齊，李嘉言，李繼侗，袁希淵，王鏡山，曾昭掄，毛應斗，郭海峯，費子堅諸先生和我，組織輔導團。

大隊於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出發，由五條民船裝載，夜間啓程下湘江入洞庭。我同郭君因押運行李汽車，二十三日才起程直達益陽，一路行邱陵地中，松杉成林，又多油茶，這是湘中標準景色。過益陽二十餘里遇李繼侗師，便開始加入步行，晚宿軍山鋪，頭一天只走了四十里。

二十四日行五十里，宿太子廟。

次日入常德境，宿石門橋，全程五十里。本日爲全行程中最感疲乏與脚痛的一天，很多同學脚上都

磨了泡，三日來所見鄉農均極純樸，抗日情緒高漲，衣飾漸多古氣，言語近於湖北。

二十六日行三十里渡沅水至常德，見到防共調堡，宿縣立中學。

二十七日仍宿常德，市上見槍傷甚多。當是玉溪蕭習俗的遺留。

二十八日大隊同學因第二次注射傷寒預防針多起反應，乃於空襲警報聲中僱船去桃源。余同李師毛應斗先生於晨曦中步行，紅梅初放，綠柳產芽，菜花蠶豆亦滿田燦爛。路旁多杉皮小屋。約五十里至桃源。附郭瀘江風景極美，人家多有閣樓翹起。因到得較晚街上紋石便宜的多已爲人購去。夜借宿桃源女中。

三月一日八時出發，四十里至桃花源，有桃花觀，觀內有古桃花潭，潭水甚淺，潭後爲秦人古洞，洞深丈餘，前後透亮。這無疑是假託的；中國人好古往往如此。又三十里到鄭家驛宿。

二日雨中行如在米南宮水墨畫中。沅水漸急，梯田漸多，利用水力灌溉磨木漿造紙的常可以看到。

三日雨不止，過太平鋪入沅陵境，杉林茶山漸盛。男女老幼皆以布包頭。宿小村張山冲，陰雨地濕，人擠，宿營甚苦。

四日漸入深山，山迴路轉，路間見煤銀鐵諸礦，杉林甚多，且多較大者，村女裝束古舊，但甚美觀，時有長大額子的。晚宿黃公坪一小村，本日行八十里，疲甚。

五日昨夜云有匪萬餘渡河來犯，同學多半未睡。今日李師押車，余等遲行。過文昌坪時人家多閉戶，從小路上坡後並聞槍聲一響。夜宿涼水井，正街均爲步行西去之軍校學生千餘人所佔，余等宿山邊小村，行李車來得很薄，恐匪驚動，禁用手电，黑路走細田橫至晨多，來回扛行李，甚苦。

六日於連霄風雨中出發，二十里至沅陵，宿辰陽，晨陽伏波祠。

七日暴風雨後繼之以雪，乃渡沅江游沅陵。橘柚甚多。婦女任勞苦，善負重，多以竹篾負物，急行山路，男子不及。

八日至十一日阻雪沅陵。中間會舟游酉水，山城雪霽，景色絕佳。

十二日大隊乘公路局汽車出發晃縣。余所乘車中途拋錨，修理甚久，雪地足冷異常，修好後勉強開至辰谿。辰谿在兩江合流處。渡口極美。在此候公路局車甚久，晚抵芷江，借宿車站內。

十三日車壞，候車至十一時始啓行，下午抵晃縣大隊已先一晚抵此。晃縣舊治燬於匪，新址移溪口。有貴州街爲貴州飛地實在封建的鄉土觀念所造成的陋規。城跨江上，有兩大旅舍亦爲娼寮匪窟。禹王宮內尙有電影場正映放荒江女俠，內供他處不經見之巫神多尊，並有皇帝萬歲牌。辰谿昨仍大雪沅陵馬底驛間開雪深二尺。

十四日聞縣長車拋錨辰谿，我們便去剪舊城，晚有月色，游鳳林寺，內有小學校，實係私塾變相，小學生還念四書五經。

十五日今日趕場家人甚多，晚在沙灘上舉行營火會，聞先生爲我們講古神話。

十六日袁先生等去參觀永礦，云係用土法鍊朱砂。我們入山至神崗溪訪侗家村落。

十七日微雨中經酒店壩，由保安隊護送出境，三十里至鮎魚鋪湘黔交界處。距長沙六三五，五公里距貴陽三七二公里。沿途多平頂山，已入貴州之Dissected Plateau 河流均爲小溪急流。又三十里抵玉屏，縣內備極歡迎，全體宿縣衙門內，並開聯歡大會，會晤倫先生向小學生演講。縣內產石竹，以銀玉屏簫及竹杖，國內幾每人購一根，入黔後多荒山，草莽雜生毛栗，松林及柏林偶見。市上

尙可見鴉片舖。

十八日五十里至青溪，黔省最小縣也，店門均有書字方燈一張，女子甚清秀，煙害頗深。

十九日由小道行九十里至鎮遠，道路溼泥，行走維艱，有數病同學坐滑竿隨行。溪邊有自生桃李枇杷，南天然尤多。楓林及常綠櫟林亦甚常見。宵雨晚七時始抵宿兩路口。

二十日餘勇可賈，折途公路登盤山，天已晴朗，升十二公里至拔海九五〇公尺。盤山跨三穗鎮遠間，爲黔東險要，公路盤折甚險；嶺上遇聞先生等自三穗來，乃共折返兩路口，又二十里至鎮遠，宿府城縣立第一女小。

二十一日鎮遠背山臨水，因爲是湘黔孔道，所以屢遭兵災。咸同苗亂之後，至今尙未恢復。今日有同學往訪湧溪大土寨舊苗。

二十二日由鎮遠至施秉凡八十里。道經文德關鎮雄關形勢甚爲險扼，鵝翅工程亦甚奇特。午後由岔路游諸葛洞，頗爲幽邃奇麗，遇趕場賣苗甚多。

二十三日沿路景色單調，童山甚多，常有哨兵，遇馬幫數次都是往來於貴陽鎮遠之間的。三十里至飛雲巖，有飛雲洞號稱黔南第一洞天。黃平古苗雜處，皆苗外尙有仡佬也稱偉哉。

二十四日三十里至遵安，經觀音山拔海一千五百公尺，爲湘黔總最高點。遵安爲大鎮，跨江上有鐵索橋。有多種苗人雜處，又四十里爲雲溪洞（大風洞）再十里爲爐山，縣境有苗人七種，佔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晚因行李未到，宿火鋪，被均「多年冷似鐵」，且上下左右不能兼顧。

二十五日訪苗寨，苗民生活極極樸動勞，均自耕自織。村中婦女見我們來多遠避，足見以前漢官之魚肉苗民。

二十六日晚漢苗聯歡會，因時間匆促，僅到兜族長一人率四少女七少年，表演節目有苗民吹蘆笙跳舞，同學唱歌。又引起李先生和徐警官的舞興，跳了一曲華爾滋。曾先生同苗民喝酒，醉灌大醉，黃鵬長也醉了半枝。

二十七日天高氣暢過井子甫崗鼻鳴空谷，經泉陽橋渡河至羊山爲驛路大站，多江西人，又十五里爲甘巴哨新街，東南行爲黔桂路。又十五里抵宿馬場坪。今日爲場期，着花布短裙之西苗甚多。

二十八日昨夜大雨，路極溼泥。過黃絲上江西坡，凡行七十里入貴定。貴定溯清水江上流，南有雲霧山，舊稱苗嶺主峯爲，沅，盤三注分水脊。

二十九日二十里爲孛孛洞。洞口石筍一株，高二丈，徑二尺餘，距底三分之一高處有裂痕。傳是吳三桂要鏽下運漚，觸神怒未果留下的遺跡。洞頂亦當時被雷震開一穴，洞底甚深，水如匹練而出。還沿山堡後又有青山洞，頗深大，苗亂時漢人會避居其中，其一半爲水簾洞。本日行五十里達龍里，縣城極蕭條，人民多食包谷。

三十日麥巴秀矣，聲音山下坡以後民家多以板岩代磚蓋屋。附近有石油礦但未開採。入貴陽縣境至圖靈關，有模範林場，雞耳松樹成林，前此諸縣每縣近公路邊均有農場招牌，內則空無所有，這已經好得多了。又十五里入貴陽大南門過大十字宿大西門外金橋橋邊之三元宮中。陰雨中警隊入城，草鞋帶起泥巴不少，甚爲狼狽。曾先生之半壞泥巴破大褂尤引路人注目。

三十一日游甲秀樓及公園，有周西成銅像，周黔省軍閥也，晚清華老校長周詒春現任黔省建設廳長宴輔導團，領茅台。

三月一日晚大夏大學筵宴。

二日陰雨中游黔靈山及麒麟洞。一部同學游東山陽明先生祠，祠中有日人所置碑。

三日雨阻家中。

四日雨中離貴陽，踏殊平坦，溪山交錯，彎頭悉是尖形，風景甚類桂林陽朔之間。此後多是石灰岩區的karst地形，清鎮南郊中山公園，中有高大的「剿匪」陣亡將士紀念碑，十年內戰的結果是一堆白骨。

五日三十里過西成橋，此間荒曠異常，水流鳥鳴，異常悅耳，道左遠障排列而來。又游洞三四，凡二十公里到平壩，今日逢場，見苗夷甚多。苗有青苗黑苗，包頭有別。

六月離平壩西南行三十餘里，右側有天會山，山形如印，峭壁間有五龍寺，寺內有吳三桂腰刀及朝笏各一。又二十餘里有糧倉洞，傳是孟獲屯糧之處，洞內廣深，有人家居住。八十五里至安順。安順爲滇西重鎮，有東西南北四大街，以鼓樓爲中心，市面繁榮整潔。苗夷有七八種，佔全縣人口二十餘萬的四分之一，文化亦較發達。

七日今日游南郊華嚴洞，甚寬大。

八日六十二里平路抵鎮寧，田中粟已開放。出東門外二里多有火牛洞，洞深僅六七丈，鐘乳大異常，由狹可容身之新鑿小門入內，迂迴百餘步入一大室。室中有高大石柱多根，後有一大石盤，以燭照之。奇妙之極，鐘乳上下直貫，絨細潔白，若冰簾之垂，若雪松之蟠，亦若瓔珞，亦若冕旒，其中則有數丈數十級之幹數株，若浮屠，若旌節。絕壁下坡亦石乳所成。新生者若菌苗，若蠟盤，均皆不留意繞壁而行經其後。過一深潭復下達另一大廳，作賦其中四壁共振。發種種微妙音如大合唱。我們首批十餘人游後回城，大肆宣傳，結果全團連伙伙都去了，甚至有去兩三遍或第二天早晨

臨走之前又去玩的。

九日出鎮寧安莊坡以下桐樹均盛開；又時見罌粟田於谷地。白水街有白水河大瀑布，高約二十公尺，寬約三十公尺，勢如萬馬奔騰。自此下約六里，爲古菓樹大瀑布；崖若三折，瀑布高七十五公尺，寬約二十餘，水自上墮入潭，飛霧高起數丈，潭中大石羅列，白水勢流。過此後上山有奇峯特起，曰雞公背，乃周西成與滇軍交手負傷而死處。下坡又復上坡便到了大坡頂。迎面一嶺連綿數十里，氣象雄偉，是爲關索嶺，右乎對岸有飛泉三折下墮谷中，但見一水蜿蜒，梯田層起。公路於此作一大之半拆，所傳紅岩碑屢中嶺均在附近。紅岩碑傳是殷高宗伐鬼方紀功所刻，本地人又呼諸葛碑說是諸葛平蠻所建，看起來實是順着石紋附會而成，也是岫巖禹碑一類的偽裝品。下七里爲瀘陵橋，橋上有很多苗女所擺的甘蔗攤，行人多在此解渴，同學尤多。上坡時遇趕場而回的漢家少女，長裙曳地，白地藍花，頭上盤大辮，辮下覆以包頭藍頁，頗有風緻。嶺腰有雙泉寺一爲跑馬泉，傳是關索刺槍而得。泉上的神樹，高五丈，圍三抱，乃烏楊也。另一泉爲晒泉，今已不流，再上五里爲關嶺場，有關索洞，我們宿大覺寺。晚有月色，夜間大雨。

十日四五里至觀音洞，洞口橋大，佛殿據之。左側另有一洞，均鑿之。洞後迷路，行果刺林中，鐵薄中見鬮鞍一個，陰雨之下森森逼人。全日行五十里，不見人煙，公路盤山漸上。晚宿永霖，見貴陽八日報載台兒莊大捷。

十一日陰而不雨，路沿難行。荒坡草高如人。新燒之後時發焦香。陸續下行，十二時至盤江，鐵索橋康熙時落成。京漢路適即用之。今春三月間斷壞，汽車一輛墮江中，乘客四十餘人中僅二十二入得救。今止能用小划渡江。小划狹窄僅容五六人，頭尖尾截。槳長柄鱗形，兩人前後划之。乘者都領風

行時坐舟中。兩手緊握扶舷，不得起來亂動。舟先慢行沿岸上溯，近橋時突然一轉，船順流而下勢如飛鳥。將到岸時，又撥轉上溯。船在中流時，最險亦最有趣，胆小多不敢抬頭。二十五里至哈馬莊，本擬宿營於此，但山頂小村，水菜無着，時已五點，臨時議宿安南。於是又走了十八里到了小城街上賣炒米糖泡開水的小販被搶購一空，後來的只好楊瘦。晚間因鋪蓋炊具多就攔在盤江東岸，同學一大羣如逃荒者，飢寒疲憊（本日行九十五里）在縣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輔導團諸公會，李，聞諸先生也陪坐了，並替兩位黃團長挨了罵，半夜里，有人同黃子堅先生姪公子口頭衝突幾乎動武，縣老爺披衣起來拉架，旅行「樂」事「趣」事於此乃嘆為觀止。

十二日，休息一日，晚舉行慶祝台兒莊勝利游行大會，小小城全驚動了。

十三日休息於安南，安南之窮與清溪相仿。

十四日行五里為二十四灣，二十五里至沙子嶺，產煤。渡小盤江上江西坡。坡頂正在趕場，傳聞雞蛋有肺瘋病，水可引起肚脹，但我們都吃了，並且留下了照片。又二十里經芭蕉園，風景可觀，復十五里上坡到普安縣。全日行五十三公里。午後二時便到了，路上同學大肆競走。

十五日休息。

十六日西行經九嶷山，紅土層初見。並有羅漢松大樹，即滇省油杉也。抵盤縣縣內小學生齊來迎接，盤縣小安順，尚屬繁盛。

十七日游碧雲山下水洞，有兩出口，可涉河而出。

十八日行九十六里，宿亦資孔分縣，漸多雲南景色，山勢平初，偶見小海子，路上頗荒涼，仍有

碧雲山。

十九日晴二十五里至平彝所，四五里上坡為膠泥關，一踞各色杜鵑盛開，氣象與黔省迥然不同。又十五里抵平彝，此去距昆明尚有二三一公里，縣境有大錦嶺。

二十日平彝假期，人羣以後不叫趕場，而叫趕街。患大額子病的很多。中午古縣長招待宴會，下午游青溪洞。

二十一日全日多行石灰岩小山間。路極平衍。果松林不斷，凡六十五里至白水。

二十二日晴而多風，入滇以後均如此。適公路里程標一八二公里處有正在建築的雷（益）宣（威）路。凡四十五里至雷益雷然開闢為一大平原，其中阡陌縱橫，麥浪已黃，油菜蠶豆將熟，為常德以所儲備。饑於雷益，地保蔽繚，囑店家勿高抬物價，又三十里至曲靖。

二十三日由增城周六里，甚繁鬧。石子鋪總寬闊鋪面古老整齊，有北平風。唯屋矮小。出南門沿山麓（源）路南行三十里有溫泉，水甚高。

二十四日昨夜大風雨，氣溫大降。行七十五里至馬龍，松林多毀於畜牧及縱火，西門外有象塚及忠勇異象坊。

二十五日九十二里至易隆，過海連山，鎮上有中阿小學，其前有新隨禮拜堂，滇省回人勢力實充明二代陸續移來。

二十六日七十里至楊林。快乾了的楊林海盆頗大，也肥。鎮屬蘇西大鎮，產肥酒，綠色。

二十七日由楊林經翠城入昆明境遇大雨，全日行六十里抵南大板橋。為昆明東鄉大鎮。下午游龍泉寺及花栗山水簾洞。聞李二老均已鬚髮留得很長，為共濟一影。二老相約抗戰勝利後再剃掉。但李師一兩節一不終，到昆明不久就剃掉了。

二十八日乘板橋行四十四里抵昆明。休息狀元樓外四公里之賢園，主人以茶點歡迎。午後發隊出發，經拓東路，梅校長及校中諸師均來歡迎，並有人獻花圈。曾夫子大爲酬應。過金碧路入近日樓，軍容甚整，前面正好碰上大出旗，更好慢行。雨中聆訓，留有全體攝影。

此後數日黃圖長於海棠春大宴全國，當時數十桌酒將全國盡下，只費了五千元老漢票。醉者幾乎有一半。後又在大理樓開了一次茶話會，開李二老均到場，在席間聽錄下話。全國各人所拍照片，全在展覽了一下。

全行程計長沙至晃縣六三五。五公里，晃縣至貴陽三七二公里，貴陽至盤縣四一二。三公里，盤縣至昆明二四三。八公里，共一六六三。六公里，號稱三千五百華里。然除去乘船乘車外，實在步行距離，無縫切記錄。大約二六〇〇華里而已。自二月二十日晨至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共行六十八天。中間乘船乘車或休息或阻滯外，實在走了四十天，每天平均約六十五里正合一個馬站。曾昭倫先生走路一步不苟，每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拆，大約爲全團走路最多的。其餘輔導團諸先生亦多不比同學差，因同學每人必有相伴宿營，購置，押運等職而坐一天或以上的汽車的。

團內記日單的甚多，各有着眼不同。團本部的專人記載，記得負責人爲丁則良先生，可惜該項日記因爲逃香港預備印行，在港亂中燬去。據我所知，日記已發表者有錢龍欣先生之團南三三五百里，商印書館二十八年六月初版。

倒孔運動

孔祥熙與聯大先後發生兩次糾葛，聯大同學名之曰倒孔運動。這是近年來學生運動的先聲。

太平洋戰事爆發後，香港危在旦夕，留居香港的黨國要人和文化界名流被困無法脫身，孔祥熙竟以飛機搶運老媽子和洋狗回國，一時輿論喧嘩，而沈悶已久的聯大同學尤感憤恨。本來，這事如果是別的要人幹的，或不至掀起軒然大波，然而發生在貪食污，腐敗，反動和愚蠢於一身的孔祥熙身上，怎能不令人對數年來腐敗政治的憤懣，來一次總發洩！

先是，有國民黨黨籍的兩位同學在校門口貼出一張「壁報」，詳述飛機運洋狗之事，全校為之喧嘩。接着有一響應一樓報出現，繼「響應」之後，各系會，學會，級會，同學會都有響應的啓事，不到兩小時，新舍牆頭盡是打倒孔祥熙的口號標語，和有關時局的激導。如此鼓噪了兩天，到第三天上午，住在昆華中學的一年級同學在全體必修的中國通史班上提出遊行的主張，而且立刻整隊向新校舍出發。新舍同學隨即全體自動在圖書館前集合，經過十幾分鐘的討論，決定上街遊行。事先沒有遊行的準備，在幾分鐘內，同學們拿了自己的白被單做旗幟，各人掏出錢來沿街買粉筆寫標語。事情發展之快真是出乎意料之外，蔣蔦麟和梅貽琦兩校委聞訊，也眼帶隊伍上街。遊行隊伍到街上時，有中法大學和幾個中學及小學的同學參加，遊行以後，全體大會決定通電聯討孔祥熙，要求政府改良政治。同學們的熱情一直維持下去，可是沒有健全的組織，到第四天以後，三青團的同學受到長官的訓斥，一反其原來態度，從中阻礙事情的進行；另一方面，康澤從重慶飛來，伸出一隻陰險的巨手，造成恐嚇。而現任行政院秘書長蔣蔦麟校長聲色俱厲的從正面強迫同學停止活動。於是這一運動就無聲的結束了。

事後。康澤把昆明的特務陣容重新佈置一番，還傳出一張黑名單，據說因聯大常委的力阻，才沒有捕人。數日後，蔣夫人來昆，在雲大召集兩大學同學訓話，首先說明她的姐姐如何廉節，儉樸，從來不養狗，甚至看着狗就害怕云云。接：太大的訓斥同學們一通。

一九四四年三月，聯大、九四四級的同學已全部徵調受譯員訓練，孔祥熙適於其時為調停蔣宋家的糾紛，繼蔣夫人匆匆來昆。譯訓班當局請同學們宣稱孔院長定於某日親自來班慰勞，並令同學們忙著整理了一天內務。屆時，忽接命令飭學生會同聯大及雲大全體同學往雲大聽訓，所謂親自慰勞云云已改為「聽訓」了！同學們在軍事教官強迫下，整裝趕到雲大。不料，到雲大以後，譯訓班的同學被攔在講堂以外，站着等了半小時，還不見孔祥熙的影蹤，及孔博士駕到同學再也抑不住憤恨之情。

「打倒貪官孔祥熙！」有人是這樣吼了。

「你看他胖得像豬一樣！」有些人當面指着他說。

在講堂內外一片喊叫和喧嘩之中，孔祥熙還厚着面皮爬到台上大講其祖宗孔子之道，說他是孔子的七十幾代後孫，他們孔家從來不想做官，可以以他為證，他之所以在政府中任職，實在是不不得已。他又說青年看事，常常只受到別人的宣傳便亂說一頓，希望大家以後看明白了事實真象再下判斷。要理智一點，不要受別人利用。……同學們啼笑皆非，更有力的噓起來。當時蔣夢麟氏幽默地說：「因為同學們都想瞻仰孔院長的風采，有些人看不到院長，所以秩序亂一點。」

事後，譯訓班同學受班主任訓斥一頓，班務實際負責人吳澤霖教授淚眼雙流地說：「你們叫我如何得了。」蓋吳氏正當飛黃騰達時也。

縱觀兩次反孔運動，都是激於熱情，而毫無組織，結果，孔固未倒，同學反吃了大虧。但同學們也得到了了一個教訓：學生運動不能沒有組織的。

三十三年五四在聯大

那天真可以說是聯大學生精神復興的一天，每一個人都那樣精神勃勃彷彿他們在當時已經看出在今後兩年之內，他們要負責担起重大的責任。他們覺得從今天起，他們不必再沉溺於苦悶和消沉了，雖然已經過去了兩年，但在回憶中，印象還是非常新鮮。

五月二日傍晚，天是陰沉沉的——三十年的雨季獲得特別早，五四的印象似乎與雨不可分離，記得五三晚會正下雨，五四下午聯完會臨檢先已驟漲，站在昆北操場上看足球時也下過雨。——可是還不到開會的時間，南區十號教室裏已經擠得滿滿的。對面牆上貼着大幅佈告：聯大歷史學會舉辦五四座談會，請有周炳琳，張奚若，聞一多……，諸先生蒞臨。

每一個到過聯大的人都曾這樣想：南區十號在聯大新舍，雖然是最大的一個教室，但是始終完蛋多只能容納三四百人，用那樣的教室來開這樣盛大的會真是……可是在當時歷史學會的主辦人還只怕來的人不多呢。現在我們已經看過幾千人的集會了，不過在兩年之前，在聯大開甚麼會，不但沒有校外的人參加，就是校內同學也很少參加的。兩三年消沉之後，我只記得一次，國文典先生在聯大師範學院講紅樓夢，人是擠得滿滿的。——不過那晚上歷史學會主持人的擔心卻是白費了，事實上到會的同学把教室早擠滿了，被擠在後面同學滾滾法子只好站在凳子桌子上聽講桌子還踏踏了好多呢！到後來窗台上站滿了人，窗也擠滿了人。會開到一半時，天公不作美還下了很大一陣雨，窗外的同學雖然淋濕了，却還是照樣的站在那裏聽，還怕這「位置」被人搶去呢。這真是一次熱烈的晚會。

記得那天出席的教員有張美若、周炳琳、關一多、吳晗、曹海濤、沈君則等。第一位發言的好像就是五卅當時的領袖之一周炳琳先生，周先生有一篇有色澤的文章談當時的史實，他說到當時北大學生怎樣鬧總會來，怎樣出去請願，又怎樣去打工人，自己却被捕。學生被捕之後張元培先生怎樣處置當時陳獨秀先生又怎樣說，他說「五卅」運動有三個代表人物：第一是陳獨秀，他辦「新青年」鼓吹不遺餘力。第二是蔡元培傳到北大大學，開中國近代大學自由風氣之始，並竭力保護學生們的權利。第三是胡適提倡白話文學，主張重新估價中國文化。這三個人對於中國新文化的啓蒙，厥功甚偉。

接著周先生的是關一多先生起來稱他參加五卅運動的經過，說他當時在清華讀書，五卅運動起來的時候曾經抄了一首岳飛的滿江紅去貼在飯廳牆上。他是清華代表之一，不過擔任的是文書工作，只在校內沒有出去參加過。接著起來的是張美若教授，張先生說他很想沒有參加五卅，因為那時他在國外。不過張先生却隨即很詳細的爲我分析了五卅運動的價值，張先生比較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說：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工作只是表面的，如推翻了皇帝，改換官吏制度名稱，但實際上社會中許多思想習慣都未曾加以改革，因此辛亥革命是一個不徹底而未完成的革命；但是五四運動就不同了，這是一個社會的革命。五四之後，我們的文化思想習慣才重新起來。所以張先生結論指出：五四運動的價值是在辛亥革命之上，吳晗先生繼起來分析比較五四時代與今天的情形，他指出五四運動是爲的要打破一個牢籠，打破一重束縛，那重束縛是打破了。然而在今天我們又面對着一重新的一重新的牢籠與束縛。隨即吳先生具體說明了我們在今天所受的思想與文化上的束縛，社會經濟制度上的束縛。而認爲今天的青年有責任要打破這種束縛。關一多先生站起來補充說他現在是在中文系教書，是以弄老曹的爲目的，乃是爲了要打破外人的「打倒孔家店」的工作，想以內行人的資格來指出：孔家店裏的貨色都是騙

人都是要你做奴隸而又要你不知反抗的。

各位先生的談話時時博得聽眾熱烈的掌聲，說者與聽者的情緒完全是共鳴的。所以在教授講話之後，許多同學紛紛發言，除了繼續說明五四的價值之外，又都以爲當前青年學生太消沉，太頹唐了，而一致要求行動起來，當時還有人提議要把我們的意思通電全國學生，要求以行動來擔負起青年學生的任務來紀念五四；要求政府恢復五四爲青年節……歷史學會的負責人起來聲明因爲還是學術性的晚會，不便作這些舉動，只能將這意思轉給學生自治會……那晚散會時候，已經十二點多了。

第二天是五四，聯大照例放一天假。一早騰上就揭滿了壁報，許多在以後的民主運動中起過相當作用的都是在那一天出刊了，例如聯大半月刊，滄風，文藝，雜報，潮汐，生活，新生代，文苑，社會，民主等，那一天真可以說是聯大學生精神復興的一天，每一個都那樣精神勃勃的，彷彿他們在那時已經看出：在今後兩年之內，他們要負擔起重大的責任；也彷彿他們已經看到：從今天起，他們不必再沉溺於苦悶與消沉之中了。

在五四紀念會上，周炳琳教授除了再度報告五四經過外，還特別提出昨天晚會的事情來講，他說青年人在這個時候要求行動擔負起救國的责任是很好現象，但是作爲中年人，周先生認爲是自己這輩人沒有能好好的做，擔當起自己的責任，所以他要求青年人暫時不要行動，讓中年人來擔當起他們的責任。

晚間，悠悠體育會在昆北舉行營火會，文藝壁報社在南區十號教室開文藝晚會，講演題目爲「五四運動與新文藝運動」。分七小題：

一，五四運動的意義與影響（李廣田先生）

- 二，五四前後新舊文壇的辯爭（經常培先生）
- 三，新文藝中詩歌的收穫（馮至先生）
- 四，新文藝中散文的收穫（朱自清先生）
- 五，新文藝中小說的收穫（沈從文先生）
- 六，新文藝與文學遺產（聞一多先生）
- 七，新文藝的前途（楊振聲先生）

後來因為聽衆特多，南十容不下，臨時宣佈改在圖書館舉行，但沒有把前兩的座位留給在南十等了很久的同學，因此南十的人不願過去，僵持了很久，後經聞一多先生調解總算解決了，但是南十的人跑到圖書館。正值門口擁擠着幾十個人在叫嚷搗亂，還有人夾雜在內向里投擲石子泥塊顯然是有組織的破壞，又利用了羣衆的盲目衝動結果使演講流產。但是文藝社的人決心羣開。終於在五月八號晚上，在經常培，聞一多兩先生主持下終由中文學會主辦，在圖書館前草坪舉行，除保有原來的題目外，另請孫毓棠先生講「戲劇的收穫」，卞之琳先生講「新文學與西洋文學」，聞家駟先生講「新文學與法國文學」。到會的人特別多，這多半是因爲這會雖然受了挫折，但主事者仍堅持下去的緣故。

三十四年五四在聯大

三十四年的五四雖然富有特殊的意義的，五三歷史晚會上發言的人，一致要求行動，要求組織。第二天的大遊行，和組織學聯提議的通過，滿足了人們的要求，並為後來的學生民主運動打下了基礎。

五月二日，昆明市每一個學校里都得到一個密令：「昆明市政府密令教字第一二四號案准中國國民黨雲南省執行委員會調字第五十四號密函內開：查昆明奸黨及民主政團同謀將於五月一日至七日，企煽動西南聯大等校學生，舉行五四週，並於五月三日作大規模學生運動，擴大所謂民主座談會，五月四日舉行火炬遊行，作變態示威遊行，其餘各日皆有不軌言行發生可能，業經違同文件，咨奉主任委員龍批示：「迅與治安機關嚴密防止，正辦理間，後奉中央黨部電飭嚴密防範西南聯大等校學生反動遊行各等因，除遵辦外，相應函請貴府查照轉飭市私立中等學校，於五月三日起，務須嚴密防止學生參加非法活動如遊行等，勿使發生意外，有礙社會秩序，並冀見覆為荷等由，准此，除函覆外，合行令仰該校嚴密防止為要，此令。」

這辦法是堅壁清野，不許各校與聯大接觸。

五月二日下午，聯大訓導處出了佈告：南屏大光明昆明等三個電影院，為紀念五四，招待學校師生，共贈戲票二千八百張，分三日九時四十分場，四日九時四十分場和正午場，全體同學可以在規定時間內去訓導處領票。

這是想化整為零，分散力量。窮學生有不化錢的電影看，想必不會再在學校里參加什麼學生會聯

的紀念座談會，也就不會鬧亂子，即使有人要鬧也鬧不起來了。

往常，本地的報紙上，都搶着登載聯大五四活動情形，有的還有一篇特寫之類，這次却不送一絲風，好像聯大不在昆明，或是聯大睡覺，或是報館睡夢似的。

還是新聞封鎖。

爲了壓迫一個聯大，當局費的腦筋也不算少了。從中共黨部到昆明市政府，從新聞界到電影界，都動員或是被動員了。

但是看吧！五一的音樂晚會上，雲大至公堂擁滿了人，連高高的窗檻上都擠擠不堪。人民用歌頌紀念青年自己的節日，用歌頌歌唱出人民的要求，最先是沉鬱而激發發洩的「五月的鮮花」，接着是「民主勝利進行曲」，黎明快來，一臨遣出了青年們的光輝。其後「大家唱」「憑良心，找原因」行動了每一個聽衆的熱情，引起大家沉痛的深思，最後的「黃河大會唱」「怒吼吧黃河」爲青年們指出了一條道路。五二的詩歌即誦晚會，五三的「青年運動總檢討會」，聯大的東會堂也是水洩不通。戲劇界，文化界的朋友們在台上朗誦，中學生，排字工人也對着音樂演說。五四大遊行，參加的同學約一萬人，提出了「組織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政治」的要求，會後並且通過了「組織昆明學聯」的決議，作爲以後行動的基礎。五五的文藝晚會，聽衆還是那麼多，在會上聞家駟先生說：「文藝的中立，就是使文藝離開大眾。文藝必須動員，文藝動員的先決條件是文藝工作者必須是革命的人。」李廣田先生說：「文藝和政治是沒法子分開的，不是爲了人民的文藝，就一定反人民的。」科學晚會上李羅庚教授大聲疾呼政治必須改革，民主必須實行，我怕有史以來的昆明，從來沒有那麼幾天那樣熱鬧過。

聯大的學生，從學生，從職員，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起而響應，比他們幾年前的時候更熱烈。

黨部和市政府的密令下文又如何呢？

五月三日，早晨九點鐘光景，有些同學排了隊在訓導處窗洞前領電影票。揭穿破壞五四的陰謀的文告一張，出現在佈告欄里。工學院說，他們全部拒絕受票，並且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別人愈分化我們，我們愈團結。於是領票的長蛇一節節的斷了，崩潰了。已經領到電影票的把它撕碎了貼在牆上，並懺悔自己一時的糊塗。大家都這麼說，五四的使命還沒有完成。我們沒有比慶祝和看電影更要緊的事。抗戰七年多，吃苦的是老百姓，他們才應當看戲。學生自治會便在校門口設了辦公桌，收集同學所不願要的戲票去贈送給兵士，窮人。

報紙奉命不許發表聯大的情形，但我們自己的報紙出來了。五四特刊，聯大通訊，買的人總不只買一張，因為他要把它分別寄給他遠地的朋友們，再看看我們的壁報吧！除掉三青團辦的（火炬，亂彈，青年，學苑）之外有二十七種：街頭，論壇，科學，陽光，法學，生活，南苑，春雷，政風，大路，論衡，黎明，冬青，人民，現實，學習，聯大半月刊，嘗試，透視，國風，翻譯，社會，新陣地。文藝，希望，民主，新詩，此外還有八版的聯合壁報，由壁報聯合會編輯，上面有十八篇教授訪問記，聲勢浩大的貼在大圖書館前面的牆上。

在這一青年節日里，凡是沒有穿上黨國的黑衣袈裟的青年們，一個個都供獻出他們的熱情。這是聯大的大展覽，陳列了我們在各方面所該做的事，所能發現的力量。認為奇蹟的全校大聚餐於五四晚上在圖書館前的廣場上舉行了。最不動聲色的教授們都興奮的來參加這聯大的創舉。晚上，圍牆內有歡笑的有歌唱的人羣，整千的圍着火炬競走的起點，那競走原定是繞翠湖一周的，但當局怕這火炬的光亮照澈了他們的醜臉，不讓我們出去，因此就在聯大圍牆內舉行，火炬在競走的終點堆起一畝

營火的時候，同學們開始在火上穿梭似的跳蕩，一下子兩個面對西的碰着了，跌倒在火裏。引起了一陣哄笑。

我無法把那個節日的歡樂全部容納在這篇短文里，這裏，讓我抄一個五四週的紀念節目單在下面，讓過這節日的人們自己去追憶，讓沒有過這節目的自己去想像吧！

符節目單：

- 四月三十日晚 科學晚會 (自治會舉辦)
- 五月一日晚 音樂晚會 (四校舉辦)
- 五月二日晚 詩歌朗誦晚會 (新詩社舉辦)
- 五月三日晚 五四以來青年運動總檢討會 (歷史學會舉辦)
- 五月四日 上午 球賽 (聯大體育部自治會及三校聯合舉辦)
- 下午 陽光美展 (陽光美術社舉辦)
- 晚 五四紀念會 (四校自治會舉辦 雲大草坪舉行 會後大遊行)
- 全校大籌款 (膳委會舉辦) 火炬競走 (悠悠體育會舉辦)
- 電影 (悠悠體育會舉辦) 營火會 (工學院舉辦 臨時因故未舉行)
- 五月五日晚 文藝晚會 (國文學會外文學會舉辦)

這裏讓我們選擇一篇記述「五三」歷史晚會勝況的速寫報告：

我還記得三十餘年在昆明過的五四呢！那整整的七天——熱烈，興奮，使人難忘的日子。

可是在這裏我只想說一件事，說去年五四前夜的青年運動的晚會。——我還記得五一歌詠晚會上那首黃河大合唱所給我的印象，我也還記得五二晚上學詩歌朗誦晚會上光未然先生朗誦「民主在歐洲旅行」那首長詩，自然，我更記得五四那天，其餘人的大遊行那個偉大的場面，但是現在不談那個，讓我們從五三晚間談起——

五三晚前年一樣，是由四大學學生自治會委託「聯大歷史學會」代辦的「青年運動座談會」。地點在聯大東會堂，會堂都站滿了人。我還記得會場佈置：正中纔是主席台，背後白粉牆上是紅色大字「五四青年運動座談會」，（牆壁外邊還有許多站在窗戶聽的人作為點綴）主席台前，我擺了一大排的美凳，自然已經沒不出凳子，只能看到高高矮矮的人頭了。四周站滿人，門外擠着人，窗上站着人。

主席報告之後，便是歷史學會代表報告從五四以來中國學生運動的經過。報告雖然很精彩，但太長了，台下好些人等得不耐煩起來，你想：他們都是自己組織了許多話要在這裏講的，怎麼會不珍惜這點時間呢？報告完了之後是吳哈先生的講演：「論五四運動」，吳先生處處以五四情形對照了今天的形勢，五四青年所完成任務同時也說今天青年所要完成。自然，今天的形勢比較五四那時形勢不同，因此今天青年所要完成的不同而更要更勇敢，更進步……

當然精彩的節目還不在這些報告和演講，而在後面。——多少人等待着一個機會。一個能讓他們自己自由說話的機會。好容易這機會來了，所以一當自由發言的節目開始，發言的便閉口不說了，許多人搶着說，好些人不等主席允許便自己跑上去站在講台前面去說，許多人不斷的揮起手來喊口

主席！……發言最初遵照節目單上排定的秩序，一項一項的，「五四運動的意義」，「五四運動的價值」，這種偏於學術性的項目，自然只好讓老捧著書本的大學生說話了，這個從歷史觀點評價五四運動，那個又說五四運動的本質是資產階級性的，第三個又分析青年運動的方式……可是終於到了最重要的一項節目「今天青年運動的檢討」，這裏可輪不到齊吳子來發言了，一位中學同學跑上台去簡單的分析了一下，操縱大學同學注意：在民主運動中中學也和大學生一樣能夠發揮一分力量的。接上台下許多女同學叫起來了：「主席她要說話！」一位女同學站起來，起初還有點害羞的樣子，但在主席敦促下，她竟勇敢的跑上台去：「我只有一句話要說，就是請大家不要忘記了我們——我們中學學生！」一位工人上來說話，操著本地口音，報告官辦的所謂「工會」的黑暗情形，他說：「我們工人是要為着自己的利益奮鬥的！我希望在還民主運動高潮之下，不要忘了我們工人有力量，我有一個要求：第一要求進步知識份子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性！第二，要求進步知識份子組織工人。」（博得了最多與最熱烈的掌聲，）許多人都上去講話了，一個新聞記者，一個……到後來大家都要忍不住了，「我們行動啊！」「團結，組織，」……空氣愈來愈緊張。直到聯大自治會的理事會的代表出來報告：「我們已經決定以行動來紀念五四：明天下午一點鐘，在雲大升旗台前舉行五四紀念，請大家準時出席！」

最後吳晗先生作結論。吳先生說：今天這會和過去的會最大的不同是：這真是青年自己辦會了！意見這樣的豐富，現在就我所知道的作一個結論，可分以下四點：

- 一，從五四到現在有一個鮮明的改變，那就是從反帝反封建到反獨裁反法西斯。
- 二，從文化革命，到政治經濟的革命。

三，從校內到校外，都市，工廠，農村，到人民大眾。
四，從過去步調的不一致到一致，從散漫到集體。

「五四」遊行在那時全國政治局勢窒息的情況之下，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一個成功。而經過這一次，昆明的學生，工人，市民的醒覺更大大的增強了。我們可以再看看那時熱烈的情緒：

隊伍出發了，六七千人的隊伍！隊伍從青雲街經武成路，福照街，光華街，……：正義路，金碧路，護國路，正義路，華山南路，回到雲大。

羣衆舉着手，高呼：「立即停止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取消特務組織！」「取消審查制度！」「愛國青年走進來吧！」「民衆走進來吧！」「暴烈的聲音，沉痛的聲音激動了市民，公務員，工人……參加進來了。隊伍在狀大在加長，人數由七千至八千，九千，一萬，一萬二千！」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雄壯的歌聲撕破初夏的沉悶。以友在歡呼「LIBERTY！ LIBERTY！」他們以微笑，以祝福，以狂熱向民主的隊伍敬禮，傳單在他們的手裏傳遞着。熱情激盪着他們的心靈，黑色盟友向隊伍的人一一握手，他們渴望自由的心情與我們同樣。

臉上。玻璃窗上，電燈柱上，汽車上寫滿了標語 DOWN WITH DICTATORSHIP！ DOWN WITH SECRET SERVICE！ DOWN WITH……

「召開國是會議！」「組織聯合政府！……」隊伍走到華山南路，因為寫標語還發生了衝突，幸

而沒有流血，否則第二次趙家樓事件又要重演！

經過四小時遊行，羣衆並未疲乏，最後如數回到雲大廣場，羣衆以新的任務繼續遊行：全體通過組織「昆明學聯」，由「昆明學聯」，再擴大組織全國學聯！

除了歷史晚會，五四遊行外，西南聯大在這時更發出了第一次對政府的呼籲：對國是的意見。這一次宣言的發出更表現了聯大的民主團結精神。雖然別有居心的人一再阻撓，他們論發宣言的方式「不民主」，自治會不能代表同學的政治意見。然而經過了辯論和同學本身的判斷，最後有了絕大多數系會級會的支持，宣言終於發出去了。現在讓我們再重溫昂揚的聲響吧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體學生對國是的意見

歷史在躍進，民主在昂揚，祖國在危難中，同胞在水火里。

抗戰八年來，國土連年喪失，人民慘遭塗炭。貪污已成泛濫的狂流，特種作爲統治的工具；財富集中，通貨膨脹，大多數人民不能不陷於饑餓死亡；統制思想，排除異己，正義的聲響被迫歸於啞聲；士兵輾轉饑寒，接連潰敗；外交固執成見，開罪友邦；社會正義全被凌夷，食血者流度其腐奢淫侈的生活；學術文化日趨貧困，頑固份子大肆其復古謬論。而今天，勝利和民主的歡呼已響遍全球，舉世進步的人士都把焦急的眼光投向中國，期待著我們團結一致，迎接盟軍在滬登陸；期待著我們以民主的姿態參加舊金山會議，建設世界和平。但是政府故態依然，沒有絲毫改革的跡象。這是爲什麼？因爲中國沒有民主。

我們準備了三十年的國民大會，而其正意義始終沒有實現。十年前的國民大會一手包辦，不是以民主方式選出的國民大會，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不能團結全國的力量。所以並不能解救當前的危局。

在這祖國十萬火急的關頭，我們十一一四兩聯大的二千五百同學，實在不能再安於緘默，不能不以血淚的呼號，喊出我們的對國是的意見：

- 一 立即停止一黨專政，承認各黨派的合作平等地位，集合各黨派代表，及資望與能力為個人所崇敬的無黨無派進步人士，舉行國是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實施緊急的戰時措置，然後籌備召開能真正代表全國民衆而不一黨包辦的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我們認為這是爭取勝利實現民主的總綱領，是全國進步人士應該為之呼號奮鬥的總目標。
 - 二 立即取消一切特務活動，釋放所有愛國政治犯，確實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身體等自由。立即取消有關軍事秘密外一切檢查制度，確實保障人民思想，言論出版等自由。
 - 三 立即以新幣手段，沒收因人民的饑餓死亡而發國難財者的財產。沒收在美凍結的三萬萬美金存款，及一切逃亡海外的資金，以充國費。立即停止通貨膨脹政策，採取一切有效步驟，使富人負擔國費，改善人民生活。
 - 四 立即成立聯合統帥部；平等提高全國抗日軍隊待遇，確實保障出征軍人家屬生活。
 - 五 立即根絕黨化教育，實施戰時教育確實保障公教人員生活。
 - 六 加強與各盟國合作，目前尤應從速救護中蘇邦交。
- 總之沒有民主就沒有團結，沒有團結就沒有勝利。民主是一切的前提，而聯合政府是目標實現的

正民主的唯一方案。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全國力量；只有這樣，才能解救當前危局；也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最後勝利。

全國各黨派各法團的先進們，讓我們一致的爭取勝利和民主的實現罷！

全國兄弟姊妹以及忠勇的將士們，讓我們爲勝利爲民主，貢獻出一切力量罷！

全國大中小學的同學們，祖國太危急了，浙大同學已發表了促進民主憲政，呼籲學生界團結組織的宣言。同學們，沉默是逃避責任，散漫不能產生力量在這種國千鈞一髮的關頭，讓我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向勝利和民主進軍罷！

還是我們赤誠的呼籲。我們希望它與全國進步人士要求民主勝利的呼聲合成巨響，讓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在這巨響中出現。

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全體學生

四月六日

「一二一」運動始末記

聞一多

自從民國三十三年雙十節，昆明各界舉行紀念大會，發表國是宣言，提出積極的政治主張。這裏的學生，配合着，文化界婦女界，職業界的青年，便開始團結起來，展開熱烈的民主運動，不斷地喊出全國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各大中學師生關於民主政治無數次演講，討論和各種文藝活動的集會，各界人士許多次對國是的宣言，以及三十三年護國紀念，三十四年五四紀念的兩次大遊行，這些活動，和其它後方各大城市的沉默恰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但在這沉默中，誰知道他們對昆明，尤其昆明的學生，懷抱着多少欣羨，寄託着多少期望！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還沒投降，全國歡欣鼓舞，以為八年來重重的苦難，從此結束。但是不出兩月，在十月三日，雲南省政府突然的改組，駐軍發生衝突，使無辜的市民飽受驚擾，而且遭遇到並不比一次敵機的空襲更少的死傷。昆明市民的喘息未定，接着全國各地便展開了大規模的內戰，人人懷着一顆沉重的心，瞪視着這民族自殺的現象。昆明，被人們欣羨和期望着的昆明，怎麼辦呢？是的，暴風雨是要來的，昆明再不能等了，於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雲南大學，私立中法大學，和雲南省立漢語專科學校等四校學生自治會，在西南聯大新校舍草坪上，召開了反對內戰呼籲和平的座談會，到會者五千餘人。似乎反動者也不肯遲疑，在教授們的講演聲中。全場四週企圖威脅到會羣衆和擾亂會場秩序的機關槍衝鋒槍，小鋼砲一齊響了，散會之後，交通又被斷絕，數千人在深夜的寒風中躑躅着，抖擻着。昆明憤怒了。

翌日，全市各校學生，在市民普遍的同情與支持之下，相率罷課，表示抗議，並要求當局查辦包圍學校開槍的軍隊，撤消事前號稱地方黨政軍聯席會議所頒佈的禁止集會遊行的非法禁令。當局對學生們這些要求的答覆是甚麼呢？除種種造謠詭譎和企圖破壞學生團結的所謂「反罷課委員會」的卑劣陰謀外，便是十一月三十日特務們的棍子，石頭，手槍，刺刀，對全市學生罷課聯合委員會宣傳隊的沿街追打。然而這只是他們進攻的序幕。十二月十日，從上午九時到下午四時，大批特務和身着制服，佩帶符號的軍人，攜帶武器，分批闖入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聯大工學院，師範學院，聯大附中，等五處，搗毀校具，劫掠財物，毆打師生。同時在聯大新校舍門前，暴徒們於攻打校門之際，投擲手榴彈一枚，結果南菁中學教員于再先生中彈重傷，當晚十時二十分，在雲大醫院逝世。同時在聯大師範學院，正當鐵棍，石頭飛舞之中，大批學生已經負傷倒地，又飛來三顆手榴彈，中彈重傷的聯大學生李得連君，僅負奄奄一息了，又在送往醫院的途中，被暴徒攔住，慘遭毒打，遂至登時氣絕。奮勇救護受傷同學的聯大學生潘瑛小姐已經胸部被手榴彈炸傷，手指被彈片削掉，倒地後，胸部又被猛戳三刀，便於當日下午五時半在雲大醫院的病榻上，喊着「同學們團結呀！」與世長辭了。昆華工校學生張華昌君，聞變趕來援救聯大同學，頭部被彈片炸破，左耳滿盛着血液，血色的鮮血上浮着白色的腦漿，這個僅只十七歲的生命，綿延到當日下午五時在甘美醫院也結束了。此外聯大學生繆祥烈君，左腿骨炸斷，後來醫治無效，只好割去，變成殘廢。總計各校學生重傷者十一人，輕傷者十四人，聯大教授也有多人痛遭毆辱。各處暴徒從肇事逞兇時起，到「任務」完成後，高呼口號，揚長過市時止，始終未受到任何軍警的干涉。

這就是昆明學生民主運動，和它的最高潮「一二·一」慘案的概略。

「一二·一」是中法大學被圍攻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也是在這一天，殉難四烈士的遺體中藥劑被打開了一條生路。從這一天起，在整整一個月中，作為四烈士靈堂的聯大圖書館，幾乎每日都擠滿了成千成萬，扶老攜幼的致教的市民，有的甚至從近郊數十里外趕來朝拜烈士的遺骸。從這天起，全國各地，乃至海外，通過物質的或精神的種種不同的形式，不斷的寄來了人間最深厚的同情和最崇高的敬禮。在這些日子裏，昆明成了全國民主運動的心臟，從這裏吸收着也輸送着憤怒的熱血的狂潮。從此全國的反內戰爭民主的運動，更加熱烈的展開，終於在南北各地一連串的血案當中，促成了停止內戰，協商團結的新局面。

願四烈士的血是給新中國歷史寫下了最新的一頁，願它已經給民主的中國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願望不能立即實現的話，那麼，就讓未死的戰士們踏着四烈士的血跡，再繼續前進，並且不惜匯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個懶惰的人都清醒起來，每一個怯懦的人都勇敢起來，每一個疲乏的人都振作起來，讓每一個反動者戰慄的倒下去！

四烈士的血不會是白流的。

普選在聯大

一、二，一」罷課後的復課，該略是否正確，現在還沒有結論。然而決定復課方式的不民主作風是大家一致的意見。所以在復課以後，許多同學放了心，大家心裏似乎總有一個疙瘩：這樣做下去，將來會怎麼樣？

許多同學是不甘心的，聯大同學是敢於面對現實的，他們雖在選，而且敢說敢做。許多系級雖免不了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的代表。等他們再翻讀讀原來自治會理事會的組織法，他們更覺得這裏面存留着一個大漏洞，如果不把這漏洞補起來，這不民主的作風是無從挽回的。

原來自治會理事會的組織法是這樣的：理事會由代表會就全體會員（即全體同學）中選出十七人組織之。這裏面顯然有毛病：代表們當場要在選票上填寫十七個他認為有能力同學的名字，而代表們事先竟不徵求同學意見的，這樣一來，無論交予能力多強的代表，要找出十七個認識而又有能力的同學也是難事；更何況代表主要代表同學的意見，對於選舉，他的觀察是否又合於大多數同學的意見，則又是問題。自己沒有足夠的人數而要填滿一張選票，開始就有人抄襲別人的一部份被選人名單，後來就乾脆在會場裏出現一張空白的名單。這樣，無論他的本意是好是壞，總之不符民主。

這時候就有人提出，理事會有一定的法人，各系級依人數比例產生，而代表選舉時，要請在選會上先就大家意見提出一張名單，把這名單帶到代表會投交。這樣也有人反對，他們認為各級選有限制，選舉人會選擇了人才，而而選舉權則代表對選民負責任，代表不負責任，且此代表們僅有對選民

在班上徵求意見的必要。

對於前者，反對的理由是這樣：人才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一定要說那一系那一級的一人才」多是不大可靠的。也許每級都覺得自己級裏「人才」出衆。況且自治會理事會還要委聘幹事，學聯各部門還需要工作人員，真正的人材是埋沒不了的，後者在此地無須複述。

正當新校舍辯論激烈的時候，工學院已將會章修改過來：三位常務理事由普選產生。而新校舍終於在三十四年度下學期第二次自治會代表會上通過理事會的組織係先由各系級選出候選人，然後由全體同學就候選人中舉行總投票選舉。當場選出五人籌備選舉組織選舉籌備會，定四天為競選期，然後舉行總投票。

這提案的通過是打破許多阻撓的，有一些代表說：「要快散會啦！」「電燈要熄啦！」（因為會是晚上要開的）但一切的阻撓都被擊破，議案終歸通過了。

第二天的新舍又開始熱鬧起來，紅綠紙條貼滿了每一個角落，這都是選籌會打氣的標語，這些標語，刺激着每一個人的神經。

各班的候選人繼續的提出，名字一送到選籌會，選籌會，就在大門口公佈。

頭兩天，還很沉寂，第三天，電一的「電子」首先突破這沉寂，用巨大的篇幅介紹自己候選人，而且把他們滿意的，同學作了普遍的介紹。

接着，各壁報都介紹了他們自己認為應該選的人。新舍的牆頭，黑板，密密的排了一大遍，第四天，選籌會認為競選還沒有白熱化，把競選期延長二天！除夕社的聯合版，在第四天的下午更指出他們認為不該選的人，激辯也就開始，同時還有兩同學發表了他們自己的競選詞。這時突然有人指摘選

「選舉會一不合法」，當然這是不必辯駁的。選舉會是由代表大會產生的，代表大會有紀錄在案，而且公佈過。

這個藉詞既然不我成功，他們就又想出了別的花樣，首先以私人的名義退出自治會，然後再以系級如政治系一九四六級和哲心系一九四六級（註）以團體名義來退出，以後更是張羅打傘出來潑罵，把幾個有希望的候選人都列入共產黨的名單，這樣一來，使同學都氣憤起來，平時不大管事的同學，也出來批評他們，物理系二，三，四年級，數學系一，二，三，四年級首先對他們的陰謀予以破壞，而得到大多數同學的支援，此時競選的空氣，反而變得更熱烈。

總投票開始了，第一天，因為新舍有一個公開的演講會，怕特務來搗蛋，把投票縮收了，所以把投票日期延長一日，後來，又因為南院和師院很多同學沒有拿到選票又把投票期延長了二天，蓄意破壞這一次選舉的人，又有藉口了，他們質問這樣延期有什麼根據？選籌會回答他們：「我們無一法統一延期，只是想把選舉辦好些，」他們呢？他們想讓選舉流產，讓聯大回復到無組織的狀態。

開票開了兩天，註冊人數是一七九三人，總票數是一一二七，正院方面，因為對新舍的人不熟悉。只有半數的人投。投票的總數證明聯大同學仍然是團結的，有力量。

自從聯大普選以後，昆明其他各中學校也採用了這個辦法，可見民主制度的樹立是誰也不能阻撓的！

八年來的民主運動

八年來聯大民主運動的消長和國內民主運動的消長是相關的，因此假如說國內的民主運動從抗戰開始到現在可以分成（一）抗戰開始——院南事變，（二）院南事變——湘桂戰事（三）湘桂戰事——日本投降和（四）今後四個時期，八年來聯大民主運動也分成這四個時期。

一、北大，清華，南開還沒有搬到長沙，每個學校都有千餘同學，到了長沙，一共只八百左右，很大一部份留在北平，沒有出來，一部份就英勇的參加了抗日戰爭。不久，南京失守，武漢告急，又從長沙搬到昆明同學更只有四百左右了。到昆明開始稱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理學院在昆明，文法學院在蒙自。三十七年夏蒙自的搬回昆明。而且第一次招收新生。聯大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就是新生到校不久成立的。這年的「一二九」出現了聯大約第一個叢報名字叫「臘月」裏面很多是親身參加過「一二九」的回憶片斷，而且一開始，就寫「民主」而高呼，雖然那個時候，一般人對「民主」二字根本不大了解，聯大內的民主運動也還是X X運動，因為各種報紙刊物一談到「民主」，就用「X X」代替。一談到教室由兩點幾校搬到新舍，才有第二個叢報出現，但這時候同學的興趣却已經轉移到「組織」方面了，聯大第一屆自治會是這時成立的，裏面有青年團員，還有一民先」，女同學會」是這時成立的「羣社」也是這時成立的和當時少數人的看法相反，羣社只是一個學習生活團體，而不是政治團體，一些愛玩的南開同學是它的基本社員。「羣社」裏面有球隊有歌隊有壁報，有救護隊，有讀書會。讀書會舉行過「五四」座談會，和其他的辯論會。討論辯論的題目多半是與青年生

活有關的，但在當時國內政治重新趨向反動的環境下，這一個為大多數同學所愛護的，也就為少數所忌所詬罵。其中鬥爭情況是相當激烈的一次表現在物價高漲工資不加而引給學校裏工人罷工事件。當一位工人把一個玻璃瓶上有R凸出來的字體印在他們的標語上的時候，想不到反過來成了俄文（a）於是一部份人士大嘩，說是標語上發現了俄文圖章，罷工事件不簡單，一定有人指使，於是不分皂白地向羣社紛加攻擊。後來經事務組查明，才曉得只是酒瓶上的商標，真相大白。還有一次表現在青年劇團，聯大劇團等五個劇團事件。這五個劇團是早就準備好在二十九年的「五四」每單位演一個戲想不到要演的時候，竟演出先後次序而爭持不決。抽籤的結果青年劇團中了頭彩，大不高興，不告而走。一月後，張伯苓先生第一次來到聯大，青年劇團決定獨自出演。可是因為一方面規定同學對號入座，一方面派出大批手拿棍子的糾察隊，大為同學所不滿，於是會場門口秩序大亂。一位同學乾脆端開刺電燈房去，把機關一拉，會場漆黑。這自然惱怒了青年劇團，一方面喊糾察隊集合，一面找人

在黑暗中跳上台去，領導一羣同學喊了三個口號：「打倒共產黨，打倒左傾份子，打倒羣社」。而當羣社一位社員站起來提出抗議，反遭少數人所攻擊。後來，三位當委召集同學訓話。張伯苓先生說：「我不怕同學鬧，越鬧越有出息，但鬧過以後，必須到查先生那兒去悔過，才是好學生。」果然一位同學去悔過了，是一位老國民黨員，電燈也是他弄熄的，與羣社無涉，是真相大白，除開青年團和羣社的鬥爭外，還有青年團和「熱風」壁報的鬥爭。「熱風」最後一版是三十年六月一日出版的。三十年初皖南事變發生了。大後方民主運動到了一個新的艱難時期，聯大當然不能例外。

皖南事變到湘桂戰事這一時期，聯大的民主和大後方別處地方一樣是相當沉痛的。然而是不是說聯大在這一時期完全收斂了它的光芒呢？不，這是對孔運動所能說明的。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對孔運

動只是電光的一閃，也是很顯然的。爲了證明當時不民主政治環境是怎樣壓制，殘害青年的精神生活，孫桂恩同學自殺事件是值得回憶的。作爲當時聯大四年級反總考委員會的總幹事，孫桂恩是被少數同學出賣了，被少數人利用來分開孫桂恩對於這一工作的熱誠的一位姓左的女同學也被少數人出賣了，當他們用自殺來結束他們悲憤的時候，這一悲劇的結果刻畫在當時同學們心中的印跡是相當深刻的，然而是不是說當時同學對於中國前途表示失望呢？不！三十一年冬，斯大林格勒一戰，扭轉了歐洲戰爭甚至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大大提高了歐洲人民民主力量信心，以後紅軍幾次大反攻，成績的輝煌，更是史無前例。這自然影響到中國民主運動，同樣地聯大民主運動。於是三十三年間，張奚若先生放了第一槍，對五五憲章，國民大會組織法，代表選舉法，作了一個露骨的批評，接着有五三晚會，對政府把三，二九改成青年節，大家表示無限憤慨，接着有先生們主辦的五八晚會，幾年來壓制在反動統治底下的聯大民主運動開始抬起頭了。自然這一新國際局勢（加上第二戰場的開關）也加強了敵人的瘋狂掙扎心理。湘桂戰事發生了，國軍一退千里，國內局勢真是萬分嚴重，人民深切地認識這一事實「政治不民主，便無法抗戰」。從這時起，大後方民主運動到了一個蓬勃高漲的時期，聯大民主運動也躍進了一新階段。

湘桂戰爭到日本投降這一時期裏，聯大民主運動是有些值得稱道的，我們參與了十二月的護國紀念遊行，這是在「反對獨裁，擁護共和」的口號下進行的；有今年四月初發表的對時事主張宣言，共印行了四萬份，發起了五四遊行，就在這一天。昆明學聯成立了。即如譯員，青年軍運動，聯大也不落人後，雖然政府並不珍惜青年這份愛國熱情，而且使他受到無益的損耗，然而假如說，中國民主運動不應也不能只是城市裏的學生運動的話，又有大批同學離開學校到農村去了。總之，在這一時期

裏，聯大最英勇而且堅毅地迎接而且推動了洶湧的民主潮流，他博得了「民主堡壘」的稱號，大家是在對「聯合政府」一致的認識與要求之下團結起來的，而且每一行動都得到先生們的支持幫助，學校當局也並未加以干涉。

聯大接受了北大華清南開的光榮傳統，而且繼續光榮地發揚光大了它，許多青年嚮往着聯大，把聯大當作民主堡壘，有些兄妹們甚至把聯大以及「聯大人」神話化了，然而，我們本身無可諱言地存在許多缺點，當別人更接近我們的時候，或許是要感到冷漠和失望的。過去我們對自身的檢討工作實在做得太少了，我們希望以後會有機會來補償這遺憾。

八年來同學的生活與學習

八年來的聯大同學的生活，變動是很大的。

民國二十七年，聯大遷到昆明，到最近為止，聯大新生的宿舍就會經變動過六次之多；由南院而新舍而敘永，昆中，昆北，又遷回新舍，到今年開迎新會時還有若干同學找不到床而睡在大會堂裏。

同學的伙食在民國二十七年時每月祇要七元還可以天天吃肉吃雞蛋，每星期打牙祭時還可以吃雞吃魚，到三十年時已漲到每月二百元，以後生活費用更跳躍式的增高，到三十三年每月伙食費漲到一千多元，三十四年到五六千，三十五年一萬元，還是終月嘗不到肉味。

聯大同學的活躍確會使幾條街道繁榮了又冷落，過去狹小湫隘的文林街現在開拓了，成為聯大同學課餘活動的中心，在過去我們活動的地帶是龍翔街鳳翥街，朝夕和驛馬為伍的。

隨着這些變動，同學的生活也變得很多，這變化一方面與物價的上漲有關，一方面與整個抗戰和國內政治的局勢大有關聯，為方便起見約可分為三個時期。

民二十七到二十九冬為聯大同學生活最快樂最活潑的一段，在這一時期的特點是集體生活使同學的生活豐富，幾乎每晚上都有演講，討論晚會等等，每逢星期或假日，我們經常請幾百人幾百人的出去旅行，月亮好時也會有幾千人參加的月亮會，聽一位教授講故事，假如你願意，每天晚上很容易消磨，你可以參加不同性質的豐盛的團體活動。由於集體生活多，男女同學間的關係也比較單純。純為一種兄弟姊妹的感情相見相處，由於生活內容的充實，同學在這一種時期的貢獻最多，每當解

價昂，同學們下鄉去參加兵役宣傳，還在文林堂內設了文林補習夜校，好幾次夜校的學生還來學校參加節目。

那時候的同學學習也是緊張的，教室分配在工校，昆南昆北（今雲瑞中學）新舍四處，每下課十分鐘跑回同學，圖書館裏要搶位子，搶燈光，搶參考書，教室裏有人隔夜就佔有位子的，擁擠在圖書館前的同學，有一次竟為雲南朋友誤認為是擠電影票。

隨着物價的上漲，同學兼差的日漸多起來，又加上整個國內局勢的逆轉，三十年春天以後，同學大為消沉下來，少數人堅頭於功課，其餘的閒極無聊整天坐茶館打 domino。跳舞也時興起來了，宿舍形成了無數個破布隔離的小天地，代替了時局分析政治討論會的，是紅學的演講。

旅行的團體少起來，自治會選不出代表，或者即是選出來，也是默默無聞，有許多耐不住這窒息的紛紛離開了學校，這是聯大同學在生活情緒上的低潮時期，在學習上，也缺少以前的緊張蓬勃的氣息。

這個時期繼續到三十二年度方才轉現曙光，同學重新又恢復到敢說敢罵的情緒，變革活動重又興盛，自治會的選舉，重又有激烈的競爭。大家重又由小圈子裏走了出來。幾個體育會在選時期重又活躍起來，旅行，集體觀影，學生服務處的周末晚會吸引了想多了，在這個時期中尤其重大的青年從事和議員徵詢，使許多從未離開學府官廳的同學，鑽進了中國現社會最陰暗的一面，讓大家深深感到對於國民體身的利害，不能漠視，於是激昂的喊出民主的口號，國是宣言，五四遊行，雙十節紀念，還是這個口號下着目的表現，到今天，「民主」的口號，不但能够保持，而且有所光大。

綜括上述三段，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同學的生活，從同學的生活豐滿而且愉快，生命力充

沛了，學習的情緒也提高了，而個人主義的生活陷同學於苦悶的窒息中，生活上不能滿足，便求逃避現實，耽於享樂，而漸墮落，然而低潮是不會持久的，陰暗的烏雲後仍舊是爽朗的青天，當一個人耐不住窒息，高喊出他所要喊的聲音之後，在周圍立即發出熱烈的響應，還會馬上匯成一道洪流，無可抑止的澎湃洪流上，重新活躍起我們的春天，我們美麗的將來。

聯大同學是能分辯是非善惡的，聯大同學是勇於克服環境的，聯大同學是戰鬥的，用這些偉大的精神寫下了八年來聯大同學生活光榮的史詩。

八年來的聯大壁報

聯大的壁報，有着光榮的歷史，它不但在校內鼓吹引導，組織了民主運動，而且幫助了校外的讀者，尤其是常常跑到聯大來看壁報的中學同學。

聯大的壁報是開始於二十七年秋季工院「引擎」和「熔爐」的刊出，這兩個壁報開始就發生了鬥爭。

這時文法學院已從蒙自搬到昆明，他們出版了「腦月」，是參加過「一二九」的同學出的，它是二個一般性的壁報，跟着有一個站在它相反的立場的「大學論壇」也出來了。

到了三十八年，上課的地方在現在雲瑞中學，壁報就大大發展起來，此起彼落，有二三十種。這原因，有一部分是上年底羣社成立的結果，羣社的活動很多，有小組討論，講演會，晚會，歌詠等，它的機關報是「羣聲」。

這時有一個壁報「熱風」，精銳潑辣，很為同學所歡迎。

與羣社對立的有明社，活動比較少，最近明社意見的壁報有「南針」，「微言」等。

二十九年，出了「學研」，也是比較重要的，偏重於理論的探討。

小型圖文並重的壁報「照明彈」也就出來和「熱風」針鋒相對。

這年下半年羣社產生了一個文藝團體，那就是「冬青」，出了「冬青雜文」，它的「冬青詩抄」貼到街頭去了，「冬青雜文」後來成爲「冬青」壁報，一直維持到三十四年。

這是聯大壁報的黃金時代，但自從新四軍事變以後，毛澤東聯大講演，於是壁報就幾乎一掃而光了，只有「補白」壁報，「補」了一些與官方不同的消息了事。

不過這時在叙永分校，一年級的同學還出有幾個壁報在支持，但一到昆明，又完了。

三十年秋，大一同學住在昆南中學，出了「五十年代」，「亂彈」，「新生代」，都是一般性的。這些都是新生的血液，還表現了蓬勃的朝氣，但學校重心的新舍，却一直是長期的沉默。

雖然三十一年一月六日的反孔遊行，得力于幾個游擊式的壁報的鼓動不小，但過後又寂然了。

從三十年起同學們大部在沉悶中活着！一連三年多中間，聯大幾乎是一片沒有水草的荒原！然而伏流卻在激漲的時候。

三十三年，隨着德國法西斯在史太林城隴失敗，隨着全世界民主浪潮的湧湧，也隨着中國大後方戰場的前進失敗（十一月蘭州南失守算是達到了頂點），聯大，終於喊出了民主的呼聲，新壁報接二連三的刊出來。

壁報第一次的大論爭是對於孔祥熙「贈送」同學三十萬元鈔票問題，各壁報都主張「集中」使用，並且出了第一個聯合版來反映彼此不完全相同的意見。參加的有七個壁報。

就是這樣成立了一「報聯」。這在聯大民主運動的發展上不能不是一件大事，蘇萊士來華的時候，「報聯」出了中英文版的聯合壁報，據一個同學的說法：這是在重重的新聞統制和封鎖下透出來的中國人民的呼聲。據說拉蒙摩爾會把這兩版壁報用照相機照了回去，並抄下了中文版上的口號，這口號鮮明地喊出：「我們決心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西斯鬥鬥！」

三十四年上半年，壁報聯合會會員報增至二十幾個了，以壁報的名義發出了國是宣言，要求聯合

政府。

這時爲了加強學習，對理論作進一步的研討，以適應新的工作的需要，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會」。

聯大重又看到了她的壁報的黃金時代。

三十四年上半年本三十幾個壁報，掀起了幾個大論戰。

首先是「政治系一九四六級于「五四」大遊行後發起的所謂「正風」運動，反對多數「壓迫」少數，說羣衆是愚笨的，易受利用的，此風不可畏，所以要來一個正風運動；他們反對五四遊行，反對國是宣言，于是便掀起了一個壁報的全面戰，

主張「正風」的壁報有「正風」，「法學壁報」，「誅伐」，「辯姦」，「野火」，「前進」，「民主」，「人羣」，「森森」，「新春秋」，「組織」等，對抗「正風」的有「冬青」，「現實」，「新陣地」。「春雷」，「生活」，「學習」，「論壇」，「論衡」等等，後者的陣容，無論就那一方面說是較前者強多了。

以後這種壁報，也就暫時沉默。

三十四年下半年，先後出現的壁報已有二十餘個，它們對國共談判，後方工商業危機，受降問題，特別在某些人拉敵人和漢奸做朋友這些問題上，發表了許多有力的文字。

八年來的文藝活動

透過聯大至大文藝團體的活動，可以繪聯大八年來文藝活動的一個輪廓。

冬青社。二十九年三月成立，導師是馮承植下之孫兩先生，現在已為人熟知轉運變，劉北汜等校友，都是當時的發起人。冬青脫胎於羣社的文藝小組，又適逢聯大生活最蓬勃的時代，開始就以尖銳的雜文和明朗的街頭詩和讀者見面，起了很大的影響。經過了三十年以後的低潮，到三十三年冬，冬青社又重新用更旺盛的精力，更倔強地出現于民主階上，有時一期出五大版，以戰鬥的內容和強烈的形式，吸引了最多的讀者。

文藝社在三十二年十月一日創刊文藝壁報，導師是李廣田先生。經常出版，從未脫期。三十三年五月四日，於南區十號舉辦文藝晚會，因聽眾過於擁擠，臨時更改會場發生爭執而流產，五月八日晚由羅常培開一多兩教授主持。于圖書館前召開更擴大之文藝晚會，月光下到會者三千人以上，盛況空前。三十三年十月與耕耘壁報發生文藝理論之論爭，反對使文學脫離政治之主張獲得聯大輿論最大多數之同情。三十四年三月，文藝社擴大組織，加入者四十餘人。目前有社員六十人，經常舉行討論，十月間幹事會決議在「以文藝為工具宣傳進步之世界觀，加強政治影響」的宗旨之下，出版鉛印的「文藝新報」，更廣泛地爭取進步的讀者。

新詩社，是十幾個素不相識的同學在三十二年四月九日組織成的。同年十月，響應援助貧病作家募捐運動，新詩社對現實政治之下被迫害的貧病作家寄予最大的同情，在全校募捐總數一百六十萬中

，新詩經藝三十五萬，佔全國捐款之十分之一。三十四年五月，九月，十一月在東會堂舉行三次大規模的詩歌朗誦會，到會平均約千人，新詩社因係由素不相識的人們組織而成，故對不相識的人毫無恐懼，社友普及於校外各界，每次討論時均能赤袒裸地互相批評，而且在導師團一多先生領導之下，從來不害怕政治，不討厭政治，不逃避政治。

三團體經常保持密切的聯絡，並會與昆明文協及昆明中華文協會辦瑪耶可夫斯基，羅錫羅國，A托爾斯泰，及西爾基等紀念會，到會羣衆共約三千人左右。

除三團體經常舉辦之各種文藝聚會以外，尚有少數愛國性質之團體，及國文學會，外文學會法等種活動。在爭取民主抗爭中，盡其最大之力。

勝利以後聯大的民主運動

抗戰的勝利給中國人民帶來希望，但內戰的烽火毀滅了它。中國的人民面臨着更痛苦更黑暗的深淵。爲了準備內戰，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雲南事變，在槍炮的威脅下，昆明人民親身體會到內戰的苦痛，坐落在大西門外的聯大，正是中央軍與滇軍火力交織的場所，在槍聲中，聯大陷入「蕭條，寂寞，驚恐」中。怎樣應付這新的局面呢，聯大在考慮這問題，所以它暫時消沉了一些時候。

是聯大最末了的一次校慶，同學們熱烈起來，聯大考慮清楚了，它說：「在中國走向光明或黑暗的歧途，我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環境的惡劣是不顧的。」正是校慶的這一天，張奚若等五教授反對內戰的談話在現實壁報上刊登出來，生活壁報喊出了「反對內戰」。要大考了，但聯大同學並沒有因爲考試而忘掉自己的責任，愈演愈烈的內戰使得他們「不能再緘默了」。現實壁報發出行動的呼籲，接着各團體紛紛響應，於是自治會有「一一，二五」晚時事晚會的召集。果然，反動派的猙獰面目無情地表現出來，這樣，展開了偉大的「一二，一一」反內戰爭民主的運動。就時間之長，與規模之大來說，一二，一一運動的確是空前的，罷課之後一日，在聯大範圍內，罷聯會的辦公室有二十多間，工作人員有七百多個，他們在室內晝夜不停地工作，在街頭奔跑呼號。特務走狗的拳頭，扁担，刀槍手榴彈的滋味他們都嘗到了。但從來就沒有想到要退縮，「一二，一一」教育了聯大，鍛鍊了聯大，聯大在「一二，一一」的熔爐中堅強地站立起來了。

由于「一二，一一」罷課運動不愉快的結束，混亂了相當長的時期悲觀失望的情緒籠罩着聯大休學

校內有二百多人，「一二，一」運動的總檢討會開不成，學生自治會代表大會流產，以前活躍的團體，如社會科學研究會，科學青年社等都無疾而終。新成立的學藝社，「一二，一」讀書會也隨即瓦解有很多團體會一度沉寂，但民主運動却並不因「一二，一」運動結束而不滿人意而不向前進展，很多新的團體站立起來，首先是民主與科學壁報的創立，民主與科學以檢討「一二，一」運動聞名。斥罷課的結束為妥協投降，先後出版十四期，多會油印成冊，分發校內外，民主與科學的論點會惹起七壁報的圍攻，除現實人民，在國政民主與科學以後還會多出幾期以外，黎明，星火，學聯通訊，學習，新陣地五壁報都多見了，另外，還有幾個新興的壁報。與民主與科學的觀點相近的有人民世紀。認罷課的結果是妥協屈服，除夕正刊認為是策略撤退的錯誤。團結壁報則是當雙方戰到白熱化時，呼籲團結而產生的。

與民主與科學差不多同時，現代壁報創刊，從「一二，一」運動中作風的檢討開始，接着除夕正刊除夕副刊，寒貼，民主新聞以強烈的姿態響應同時，在除夕社是的努力下，經歷了強烈的戰鬥。修改自治會章成功，聯大獨立，普選選民的民主制度。

提起「一二，一」運動以後，興盛的壁報，大概沒有人會忘記寒貼，它以服務為目的，把各種報章雜誌上的材料，分類貼出來，自加標記給同學看，貼至同一星期一次，副刊二天一次，它的成立雖然還只短促的時期，但讀者是很多的，寒貼不輕易自己說話，一說話就非常強烈，是民主與科學與現實壁報白熱的時候，剪貼用燙筆指出，國政民科的七壁報是一個用印刷機印出來的，是聯大教授關東北問題的時候，剪貼發表「嗚呼，大學教授」一文，當頭一棒，與剪貼合作的，在工院有民主新聞，它在工院轉貼剪貼材料還有自己的報道和文章。

很快近聯大結束的前夕，民主學習社與實學社成立，民主學習與除夕社一樣是一個新興的「一一」，一一運動時工作人員給成的大團體，他們首先發動爭選校的運動，民主學習是它的機關報，實學社的人數不外，但由他們的壁報看，確有「實學」的作風，實學壁報有聯大版，有雲大版。此外，還有許多沒有表現出來的讀書會在潛心學習。

「一二，一一」運動以後，聯大的同學多走出校外工作，學聯的工作學生報多是聯大同學支持，此外生活知識，生活也是聯大同學出版的，昆明其他各期刊亦多與聯大同學有關係，昆明的文藝刊物都是聯大新興的文藝團體出刊的，可惜聯大選校了，這些文藝刊物都沒有繼續出下去。

也許聯大不甘心它的印象在人們的腦海中容易消散，想把它的影響帶到長遠的後代去，聯大由出期刊到出書，新詩社出版了一本「死在戰場以外的中國兵」，學生出版社成立，出版了「吾愛吾師」，吾愛真理「中學的民主」在趕印「聯大八年」三書，還準備修編「一二，一一」運動史。

聯大在進步中，它雖然分散了，但主要的精神不會分散的。

聯
大
生
活

聯大的生活是複雜而多樣，在這裏，我們搜集了各部門教導生活的文字。當然，這並不完全能表現聯大，我們只想這些文字能供給大家一點了解聯大的資料。

課堂裏的學習，我們同其他的學校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因此省略。

團體活運是聯大同學主要生活之一。有時候，一個團體可以完全改變一個人的生活；並且各個團體在聯大各次事件中，也的確發揮了極大的力量。所以團體活動在這裏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目 錄

前言

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

我的教書生活——助教生涯

一個職員的話

蒙自生活點滴

片斷的回憶

我住在新校舍——衣食住行及其他

監行瑣碎記——工院生活

南院，我們的家

師院生活

我是聯大一年級生

(一)

(二)

先修班

兼差在聯大

費孝通

魯溪

培之

資料室

光遠

走幸田

草人

馬英

永年

冷眉

心田

先聲

(一) 我的兼差生活

(二) 不必緊的忙碌

(三) 賣報，賣報

從軍生活

(一) 從軍行

(二) 從軍苦

「翻譯官」

(一)

(二)

聯大的團體生活

羣社 肥冬青社 學生自治會沿革 由同粵看「黨」「團」關於「聯大文藝社」我們的

級會 「現實」兩年 「報聯」新詩社 劇藝社 陽光美術社 高聲唱歌詠隊 聯大的兩

個體育團體 除夕社 民主與學習社

劉 暉

木 水 公

胡 釜

廖 宗 王

劉 權

張 祖

華 人

疏 散

費孝通

教授生活之一章

跑警報已經成了日常的課程。經驗豐富之後，很能從容應付。警報響的時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幾天來一次，我在這些日子，把翻譯人文類型一排在早課。因為翻譯不需要有系統的思索，斷續隨意，很適合於警報頻煩時期的工作。大概說來，十點左右是最可能放警報。一跑可能有三四個鐘頭，要下午一二點鐘才能回來。所以，一吃過早點，我太太就煮飯，警報來時，飯也熟了，悶在鍋裏，跑警報回來，一熱就可以吃。

我們住在文化巷，房子靠近街頭，而且是出城門口必經之路，一有預行警報，街上行人的聲音嘈雜起來，我們一聽就知道。我的習慣是一聽這種聲音，隨手把譯稿拿好，到隔壁麵包房裏去買麵包，預備在疏散時充飢的。我太太則到廚房裏把火滅了，把重要的東西放入警報袋中，十分鐘以內，我們都準備好了，等警報響一響，立刻就可以開拔。

我們疏散的路線也是一定的。文化巷底是通聯大的城牆缺口。向北，繞過聯大校舍和英國花園，有起的小山丘。那時候我太太不太舒服，不願走得太遠，時常就在山後的空地上坐下來，等緊急警報發出才躲到溝裏去。

這路上的人，大半是聯大和雲大的人。跑警報也成了朋友們聚談的機會。日子久了，各人都帶了一定的所在地。而且，疏散時，大家都覺得逃避工作是應當的，反正在曠野裏也沒有工作可做。有時

我還帶本書在身上，可是心裏總有點異樣，念書也念不下去。最好的消遣是找朋友閒談了。警報幫助了不少情侶的，的確是事實，我想實在討厭這種跑警報的人並不會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陽又是別外的可愛。風也溫暖。有警報的日子天氣也必然是特別晴好。在這種氣候裏，誰不願意在郊外走走！

昆明跑警報，在跑得起的人，即便不說是一種享受，也決不能說是受罪。比不得重慶。我在重慶又熱又悶的山洞坐過幾天之後，更覺得昆明跑警報是另一回事了。昆明雖則常有警報，真正轟炸的次數並不多，而且又不常以市區作目標的。除了有一次投下燃燒彈外，破壞的程度也見覺得很。要不是疏散郊外有它自身不太討厭的引力，我想絕不會有這樣多人，一聽到警報就這樣起勁的向城外跑的。

現在想來，這種躲避轟炸的方法，實在是相當危險的。你想，成千成萬的人暴露在山頭山腳，至多不過在深不及三四尺的土溝裏蒙着個頭，不正是一個最好的掃射目標麼？有一次我在飛機裏偷偷擡開窗幃，望着昆明附近的景致時，我才明白地面上的人物是這樣清楚。我到現在還不知道爲什麼日本鬼子那時不向我們開個玩笑，低飛掃射一下。

昆明這種跑警報除了心裏上的安慰外，我是不相信有什麼效用的。這一點，大概很多人也感覺到的，所以當時有很多傳說，敵人來轟炸昆明是練習性質，航空員到昆明來飛，一跑回去就可以拿文憑，是畢業儀式的一部分，所以誰也不認真；又說，東京國語裏會提到爲什麼不掃射暴露在山頭上羣衆的原因。「你們這些在郊外野餐的青年男女們連一點隱蔽也沒有，破壞你們的豪興，似乎太不幽默。」這些傳說顯然是昆明人自己編出來的，但也够說明跑警報時的空氣了。

當時在郊外閒散的人惟一的遺憾是看不到空襲。若是加上了這幕生動的表演，人頭也一定會重

得更清楚。

一九四〇年九月裏，我們就這樣過去的，到十月初還是這樣。到後來敵機那天要來，連轟炸的目標，事先都會知道，而且又不常錯的。行動上的習慣化和心理上的有準備，把警報的驚人作用大大的減少了。

十三那天，我們又照例在山腳底下閒談。可是那天有傳說是要炸大學區了。我們的家就在兩大之間，所以我太太有一點擔心。一點多鐘，二十七架銀灰色的日機從東方出現了，向着我們飛來。我太太忙著要把頭用手蒙起來，可是我却被好奇心所支配，反而把頭仰了起來。恐懼不知躲到那裏去了，有的是興奮，像是在看電影。一下蛋了！一在陽光裏，一閃一閃的，在那羣飛機底下，丟了一陣怪好看的小東西。接着轟轟地一片響聲，響聲相當沉重，比了以往聽過的，好像着實得多，而且地都有一點震動，響過了，很多人就向山頭上爬，我也在裏面，想看看，究竟炸着了什麼地方。

城外的聯大新校舍，還是好好的，城裏升起了一大堆塵烟，沒有火光，在山頭上望去，好像遠遠，在城中心似的。我跑回家，一口咬定我們的家一定沒有事。這時周圍的人大家爭着在打賭，沒有人懊傷或是驚慌。

解除警報那天放得特別遲。但是大多數人早這擺在城牆缺口等燬了，而且因為城牆上着了幾個彈，從缺口望進去也看得到雲大校舍有幾棟房子着了，所以消息很快的傳到後方來說：大學區這次可真着了。這消息使我太太很焦急。於是同行的人中就派出了先遣隊回去照呼。炸着了之後怎末辦，那是出於我們經驗以外的事。

當我們進城時一看，情形確是不妙。文化巷已經炸得不大認識了。我們踏着磚堆找到我們的房子，前後的房屋都倒了。推門進去，我感覺到有一點異樣：四個鐘頭前還是整整齊齊一個院子，現在却成了一座破廟。沒有顏色，全屋都壓在有一寸多厚是灰塵下。院子裏堆滿了飛來的斷樑折椽，還有很多碎爛的書報。我房裏的窗，玻璃全碎了，木樞運了窗檻一起離了柱子，突出在院子裏。可是房裏的一切，除了那一層灰塵外，什麼都沒有變動。我刷去桌上的灰，一疊稿紙還是好好的着。一張不缺。所損失的祇是一個熱水瓶。這是難於相信的。一切是這樣唐突，這樣不近於事先的想像，場面似乎不夠動人。

「着了，着了。」我好像是個旁觀者，一件似乎已等待很久的事居然等着了。心情反而鬆鬆了一些，但是所等着又是這樣一個不太好看的形景。我太太哭了，也不知爲什麼哭。我自己笑了，也不知有什麼可笑的。

和我們同住的表哥，到廳裏端出了一鍋飯菜來，還有一鍋紅燒肉。飯上也有一層灰，但是把灰夾走了，還是雪白的一盤飯，我們在院子裏坐下來，吃了這頓飯。麻煩的是這一層罩住了一切的灰塵。要坐，要睡，先得除去這一層。這一層被炸彈所加上去的，似乎一拿走，就是原有的本色一般。可是這是幻覺，整個房屋已經動搖，每一個接縫都已經脫節，每一個人也多了這一層取不去的經驗：一個常態的生活可以在一剎那之間被破壞，被毀滅的。這是戰爭。歌頌戰爭的是在歌頌一件醜惡的事。

哭聲從隔壁傳來，前院住着一家五口，抽大煙的父親跑不動，三個孩子，一個太太，伴着他。炸彈正落在他們頭上，全死了。親戚們來找他們，剩下一些零碎的屍體。在哭。更慘的一件一件傳來。

對面的丫頭被反鎖在門裏，炸死了。沒有人哭，是殉難的奴隸。我鼓着胆子出門去看，門口棺材擡着去路，血跡滿地。我打了一個惡心，想吐，連忙縮了回來。

天黑了。沒有了電燈，點着一支洋燭，月亮特別好，穿過了屋面的窟窿，射進來，我見了，身上發冷，趕急上床。可是老是不容易入睡，穿過屋頂看月亮。

這房子住不得了。房東來看過，說沒有錢修理，實際上也不容易修理。誰也不知道這種畢業生考試性的轟炸會繼續到什麼時候。雖說跑警報並不怎樣討人厭，但是對於我們也並不太喜歡，而且我太又快要生孩子了，天天在郊外跑，也得有個限度，過了這限度，有許多麻煩的事可能發生，尤其是聽說有在郊外疏散的野地裏分娩的事，更使我有希望做父親的人覺得非搬家到鄉下去不可了。

冬 疏散到四鄉去是一種長期逃避轟炸的辦法。昆明的四鄉從來沒有着過炸彈。經了九月和十月初的疲勞轟炸已不少人道樣下了鄉。我們的房子既然被炸着，必須搬家，倒不如一勞永逸，搬下鄉了。

十四號一早把太太送到了呈貢的朋友家，趁便就在呈貢城附近的村子裏找房子，呈貢那時也已成了一個疏散的地域，一則是因為交通還算方便，和昆明有火車可通，雖則車站和縣城，有一小時的步行路程；二則因為清華曾查所占領了文廟，常有人往來，在我們的圈子裏，呈貢的名字很熟，冰心女士的三台山，華氏墓園，沈冰文先生的龍崗，一時很有文化城的聲望；三則陶雲逵先生在古城魁閣住過，和當地人士相熟，容易找房子。因之，陶先生把我帶到古城李保長家裏。這是一家普通農村裏的小康人家。房子洵堪稱。新得還沒有蓋完全。農村裏的房子大多是慢慢地一部分一部分蓋起來的，這家房子一直到我們住了五年離開之後方蓋全的，正屋四開間磚房，已經有一半租給同濟大學的周先生等三

家人。我們去商量了半天，祇能租一間廂房。廂房下面一半是房東的廚房，一半是他們的豬圈。樓板的材料並不算太壞，鄉下人的東西是結實的，可是板與板之間的縫却沒有法子拚得太緊密，所以，樓下的炊烟和豬圈裏所免不了的氣味也可以自上升到這間廂房裏來。廂房靠院子的一半板縫還沒有起，祇用草蓆擋着風。我們希望陣件事：把豬圈搬開，把板壁起好。這兩件事交涉了半天，祇做到了半件：用竹編的籬笆糊上紙做板壁，我們更加上一層布幕，不但光線好，而且又很雅致。至於豬圈一事那是無可商量的，他很不客氣的說：豬的收入比全部房租大上好幾倍。李保長為人頂爽氣，在租金上從沒有叫人難堪過，因為他開頭就說得很明白，出租房子是爲了交情，而且帶一些救濟我們這些逃難難民的性質，並不等錢用。這是實情，儘管在還新的房屋裏，歷史開了倒車，我們的生活逐漸的下降。但是，我怎能不感激房東主人的好意？他給我這炸彈所不會到的房間，至少減輕了不少生命的威脅。城裏的轟炸從那時起一直到飛虎隊光臨，足足有二年，着實凶惡了不少。在我們的院子裏，最熱鬧的時候，除了房東，住了五家房客！連本來柴火的小房間都騰了出來住人。我們這間在豬圈上的廂房還算是二等包廂。

我的教書生活

——助教生涯

魯溪

我在聯大當助教已經好幾年了。助教生活本來就是枯燥寂寞的。一定的職務，一定的工作，年年差不多都是毫無改變地去做，一週又一週，重複再重複，做了幾年真是厭惡極了，至於讀書研究，在學校的人本是比出去到工廠和關中供職的人便利得多。事實上也有不少的人就是因為讀書研究才留在學校當助教，可是這一點，也沒有能夠好好地辦到。所謂讀書，戰爭期間外國的圖書雜誌不易運進來，校中原有的書報又因遷校而損失了許多，以致參考書非常缺乏。如果政府能夠及時設法儘量補救也許會好一點，可是幾年來他們一直是不大關心，好像他們的注意力並不在這裏。至於旁聽功課，最初一二年還聽了一二課，但是後來好像教授們也耐不下這種貧乏情形，便相繼離校出國，各奔前程了。剩下來的少數教授，便連本科的必修科也忙不過來，自無餘暇再開研究課了，於是助教們便找不到課聽，至於實驗室裏的設備，更是缺乏，連年只能沿用當年由北平帶出來的一點東西，供給本科同學實驗犬感不足，自然談不到什麼研究了。我初畢業時還會用了不少的時開在實驗室裏，但是的情形困難也真够使人洩氣的，藥品買不到，或因為太貴無錢買，儀器則多半只能購用本地仿造的，或用自己工作室裏的出品，用這些儀器件出來的結果如果可靠，也未嘗不可這樣作下去，所可惜的就是這些儀器往往不大靈，實驗的誤差往往大到可驚的程度。這樣一天一天下去，最初那種頭頭便漸漸地消失了，不過到了這時同事們還有一句自己安慰的話以互相勉勵：「實驗雖得不到結果，但可以藉此訓

練實驗技術，增長實驗經驗」，於是又爲訓練技術增長經驗而作了一個時期的實驗。但是這樣的自己安慰，也只能安慰一時，日子久了，連這點實驗興趣也喪失淨盡。再加上生活方面經濟上的壓迫，終於把以前做的一些實驗完全停頓了。

說起生活上的壓迫，那是這幾年來爲每個教書人所熟悉的。不管物價漲了多少倍，薪金的增加總不出百之幾，幾位和萬分之幾相比，生活就自然愈來愈困難了，同事們除了少數幾個有辦法的以外，多數的，每月拿到的薪金，只能用到月中，下半年如有什麼用項，就只能等到月底發了薪時再說了。領到的薪水雖逐月增加，但一看到那些全新的，連號碼都連着的鈔票時，馬上就又想道這一月內通貨的膨脹，又不知到了怎樣的程度，那末物價又不知要漲到什麼地步了。到了收入不足以維持最低的生活時，那末在校外兼差就成了唯一自救的辦法了。

這一切，都使人覺得沒有意思，覺得無聊。要不是在這個自由空氣最濃的聯大裏，也許早就耐不下去了。這裏民主的集會，自由的歌聲，在在都能給人注入不少的活力。往往在極端苦悶時，因了一個晚會而重新振起精神。可惜我的學生時代早已過去了。我雖然嚮往學生生活的活潑快樂，但是同學却都以先生看待我，這其間已經無形中有了層隔膜，還又是我最不希望有的。我願意再回到少年時代去，找回我的朝氣來，這樣可以不只描寫生活而且能够改造生活。

一個職員的話

聯大有些部門的職員，他的職務好像不是爲同學辦事情而是專爲同學找麻煩，同學們爲了減了麻煩和節省自己的精力，也常常不跟他們計較，然而始終不明白個中的底細，其實這也是存道理的不然就請看這篇自白：

生活的苦和一切的沒有保障，使大家不能忠實熱心工作，這恐怕是做沒有效率的一部份原因。職位的高低並不一定以其能力和德行的高低作標準，獎懲的條件並不就是優劣的表現，這樣，減滅了人們底是非心和向上心，

雖然伏在辦公桌上，並沒有專誠辦事的心情，來找求的同學早就準備了碰釘子的戒心：忍勞耐煩，低聲下氣，鞠躬賠罪，如此維恭唯謹，然而釘子還是非碰不可。壓在大家心上的痛苦，就像一座大山，誰也沒有撼動他的力量。這種對同學的態度，他們自己以爲抬高了他的身價，事實上減少了他們很少業務，然而整個的機構也就不可收拾。

我到聯大來才兩年多，若不是先生們底學識和同學們刻苦堅毅偉大的精神吸引着我的愛好心，早就退出去了，如今，服務的熱忱早被消磨大半。

當然，問題不是簡單的，但也不是可能改革的只是看大家的興趣如何，若都沒有改革的興趣，努力研究，學到什麼也不能應用。

蒙自生活點滴

聯大文法學院，最初設在蒙自，蒙自風景頗佳，小巧幽靜，物價極低，人民生活很安閒，聯大師生，剛從炮火的威脅下，進入這個靜而美的環境，頗有感到靜的苦悶的。有的人因為找到了讀書佳地而歡喜，但是書籍缺乏，且在蒙自為時很短，所以也沒有完成什麼工作計劃。

聯大同學初到蒙自時，很多西裝革履，當地兵士認為是中央要員，常向他們立正敬禮。弄得他們啼笑皆非。蒙自又產藤杖，價廉物美，聯大學生人各一枝，神氣十足。

女同學都取道香港，海防由滇越鐵路入滇，從香港帶去的奇裝豔服，尤使當地人民感到驚異，甚至有頑童包圍女生，俯視旗袍之內，是否尚有衣褲，其風氣可想而知。

女生宿舍係借留當地首富周姓住宅，而自修室則在城外，女生每晚結隊回宿舍時，必由校警武裝護送，以免受輕浮者的嘲諷。

片斷的回憶

光遠

這髒髒是一個回憶，而且是模糊的，片斷的。

我是一九三九的十月來到昆明，那時新校舍已落成了，而且大部分同學都住在裏面，只有少數高年級的，還留在後山改爲西南運輸處的昆華師範。

一九三八，當我還在四川的時候，昆明朋友一再寫信給我，說來聯大吧。這裏有許多天才，這是一個人文薈粹的地方，說在農校樓上的教室裏，從窗裏看出去，你可以看到西山滇池，可以看到從西山峭壁那邊，飄過來的陰雲，到你面前即化爲一陣爽朗的風；說在日落黃昏的時候，你可以在芳草爲茵的草地上踽踽，或者圍着百年一開花的蓮花，坐在用貝殼鋪成的地上，而那些白生生繡貝殼螺殼，都是從昆明湖明淨的水裏檢來的。那時文法學院還在蒙自，工學院已在拓東路了，而理學院還是農校。農校時代的與舊綺流傳海外，刊登在美滿的地理雜誌裏，還因此爲這國內的最高學府，招來了一些海外的嚮往。可惜的是，我既未會趕上衡山湘水的時代，又未能在農校度過一些白晝與黃昏，然而，畢竟我來到了，雖然來遲了一步。

剛來的時候，學自沒有發電燈，寢室裏是八人一組，公用一盞油燈，油當然是不夠的，女工來上油，不記得是間日一次，還是日一次。油既不夠，自私的同學又要點那難得可怕的油燈當寶貝似的放在自己床頭，因此寢室的黑暗可知了。圖書館是用汽燈。偌大一個圖書館並沒有幾盞，因此搶座位比在電影院還要擁擠，天未黑，館外便黑壓壓地站滿了人，門一開便向裏湧，湧進門便分頭

還得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頭一看，往往便發現筆記攤爛了。洋裝書的硬封面磨脫了，筆記丟了，或是手指頭磨破了，還還其幸運的，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還分不到一點燈光的人，於是便只有垂頭喪氣的又踏出了倚斜的館門。那時，自修是大經叢書，多少從內地來的，多少從淪陷區集申上海，再從海道來的，都集在這裏，抱著一種希望，想學得一些甚麼，如何能讀一個晚上輕輕的溜過去呢？那時文林街很冷落，還沒有一個茶館，但鳳翥街却早就已經很熱鬧了，因為那是昆明以北對縣上省的歇馬駐足的地方，於是這些莘莘學子便只有與販夫走卒為伍，在馬路邊看書了，但鳳翥街茶館有限，容不了多少人，於是有的只得挾着書繼續向前走，三三五五成羣結隊地，在薄明薄暗中，走福照街，走向拓車路，走向雲大圖書館，茶館老板初對同學看書久久不走，很不以為然，因此常要找麻煩，而雲大圖書館因讓聯大同學佔滿，也不樂意，後來便規定非佩雲大校徽者不許擅入，所以那時還未開始自修，便已要大傷腦筋了。行路當然也不方便，校內走道剛開，因此很鬆，還不踏實。雨季一到，便泥濘不堪，一腳踏下去，爛泥巴便會圍到腳踝，甚至把鞋也埋了。上課更煩，課分散，教室更分散，無時不須「馬拉松」。一課在新舍東北區，一課在後來改為女生宿舍的南天一柱，或是乾坤正氣大教室，另一課也許在昆北食堂，再一課也許又得跑出大西門到現在師院（那時的工校）去，而又一課或者又須跑進城到現在的雲瑞中學（那時的昆中）。跑到教室，工作並未完，還得搶椅子，因為坐位不夠，到這一步，便只有立着聽課了。吃呢？起頭還有幾桌有凳子，後來也取消了，大家都站着，早晨是稀飯，用煮蠶豆作菜，午飯晚飯是多土多砂的穀子的紅米。米飯也不夠的，因此大家圍着飯桶，硬把胳膊向裏插，菜是清水煮的蘿蔔白菜，沒有鹽，更說不上油珠子了，這就是初期的聯大。同學生活是很苦的，可是活動情緒並不低，有很多壁報，又有很多社團，有很多公開演講，有很多球賽

運動會很熱鬧。爲了襄助抗戰，也屢有下鄉作兵役宣傳的。

翌年，一九四〇三月三十日，新舍有了電燈，可是初期的電燈很黯，寢室裏還是八人一盞，而且吊得老高的。那燈光的強度製造近視眼是綽有餘裕，不須半年便可以造成一付速成近視眼了。暑假後，電燈改裝，改爲四人一組，公用一盞燈，寢室裏才可以自修，一月後，即同年四月一日，南屏大戲院開幕，首次放映銀翼春秋，五彩片，然轟動聯大者，則係稍後放映之魂歸離恨天，桃花恨及鐵馬等，時已有同一電影重看三兩次之風氣。此時聯大同學生活仍甚清苦，校門口早點攤只有兩個賣豆漿糯米飯的，香煙攤難得有一個，同學出外兼事之風氣已開，然爲數甚少，而外界對聯大之信任已日漸建立。「聯大學生在飯館吃飯偷菜盤走」這無稽的訛傳也早息了。這年的秋季來臨以前，已開始有同學種花種樹，最先在新舍種下去的是一株芭蕉，幾株雞冠，以及金盞菊。是在三號寢室的旁邊種下去的，後來種花的風氣才漸漸微佈開，學校才開始種松柏的樹，插下去。

一九四一的一月間，昆明已屢有空襲了，學校上課改爲七、十、三、六，中午十時吃午飯，夜晚六時吃晚飯，但往往早晨還不到七點鐘便響警報了，天黑了還不解除，偶爾夜襲，半夜還得爬起來，熬天在後山，課業大受影響，及八、九月間學校大遭轟炸。圖書館，飯廳，教室，寢室都有損壞，聯大同學當時是一牀牀雨漏無處處，便在此時，在圖書館看書要打傘，在寢室睡覺也要張傘，真別緻！這時譯員訓練班已成立，來聯大招考，第一屆應試者有十餘人之多，及一九四三，同學在外兼事之風大盛，聯大份子遍及昆明各階層，甚至遠及迤西迤南之中等教育界，可謂無遠勿屆了。

畢業後我回川省親一週便又回到學校來了。留在學校裏工作，物質生活富然是清苦的，可是從別方面可得到一些補償。從四川回來，我跟朋友寫信說我很高興我又回到聯大，又回到這學府裏來了。

，又立足到這片園地上來了。當我暑天在四川，羈滯在旅途上的時候，我多焦急，多望早日回來，這裏，有我熟識的面孔，有溫熱的氣息，有殷殷的情懷。這裏，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隱微細小的所在，每一顆樹，每一片草我都認識。這裏，蔚藍藍的天，白色的雲，溫暖的空氣，輝煌的陽光，我也都熟知。輕鬆。自由，適意，像回到了故鄉，像魚回到了自己的水國。重慶的燥熱使人不耐煩，頭上是炎炎烈日，足下是烘熱的砂岩，人整天流汗，整天懶懶癩癩上坡下坡，不是生活在綠蔭的平壩中，也不是生活在開闊的原野上；在貴陽，你也找不到這份清幽，寧靜，平和與秀媚。恐怕後方的都市裏，就只昆明最好，工作以外，你可以與人分度一些時光，聊天，噓語，或者散步。當你有興緻的時候還可以去聽一些愛聽的課，以最舒適的姿態坐着，閑閑地，悠悠地聽人向你娓娓敘述一些絮事，一些遠的，古的，美麗動人的情節或境界，沒有人會干涉你或打攪你，思想可以飄得老遠，心像受到無聲的祝福，而心花的舒放，就像花苞舒放一樣地輕悄，使你全然不覺不知，早晚涼爽使你潛醒，白日的陽光使你飽滿，自在，逍遙，可以隨意笑，隨意講，有甚麼不好的呢？

可惜的是現在該走了，但是任誰都會帶着這份對聯大以及對昆明的繫念，因為昆明與聯大是一體的；昆明感染着聯大的氣質，而聯大却非常和諧地嵌進昆明的自然景色之中，像西山滇池一樣的昆明有聲有色。

昆明在抗戰期中，一直是全國物價最高的城市。聯大同學的伙食當然更比旁的學校壞得更勝一籌。在別的學校，貸金或是公費總可以勉強維持伙食，交了貸金條就可以高枕無憂。然而在聯大，不成，除了公費，你總還得自己再去籌措一筆伙食費。兩宗伙食費加在一起，經過廚工的剝削。（大學生那有時間去監廚採買！）還只能供給兩餐飯。

停戰以前，我們是吃公米，提到公米，每個會在大後方當過公務員或是學生的，大概不會忘記那永遠煮不熟的黑米（原因是早有人「發一過水」加上1/10的穀子，稗子，砂子，泥巴的「八寶飯」）。菜當然不用說，有鹽無油已經是比較好的時候，是怕吃飯的時候磨友，們質問菜裏面爲什麼連鹽都不放。「牙祭」和「加餐」是大後方人們最感興趣的字眼，然而我們聯大除了「五四」或是舊歷年節由學校津貼錢給伙食團加菜而外，經年是提不上這兩個字的，我們的伙食也有一段黃金時代，那是在勝利初來時，大家都以爲以後會有一個安定的局面，物價狂跌，而貸金和公費也並沒有跌。這時，我們六樣菜中至少有四碗非肉即蛋，不少附近中學的同學都趕到聯大來包伙食。然而這只是曇花一現，內戰再起的時候，我們就又恢復舊觀了。

然而在這裏，事情就是如此：在學校後面鐵路旁邊茅棚裏住的貧民，每餐飯還帶了他們僅有的洋鐵罐，來搜索我們的殘餘。看了這種情形，同學除了自己要硬硬下幾碗「八寶飯」外，還要花腦筋想想：「中國的問題在那裏！」

除了伙食壞，我們還要忍受廚房的髒，有些女同學強調的說聯大廚房是全世界最髒的地方，這話當然太誇張；然而說聯大的廚房是世界上最髒的廚房，大概一點也不過火。學校裏沒有給廚工睡的地方，廚子就都睡在廚房裏，四個人合睡一架雙人床。經年不洗的被蓋，灰塵加上油類就在被面和被裏

都鏟上了一層有幾分厚的黑色膠狀物。有時買回來的菜沒有地方放，也就放在上面。廚房裏的桌子，大概也自從進廚房以來也就不會洗過。灰塵泥渣，弄得半滿地污穢，白天裏耗子就出沒無常，而昆明的蒼蠅，因為每年冬天都太冷緣故，一到初夏也就多得特別。這樣一來，飯裏菜裏吃出蒼蠅，老鼠屎，跳蚤，臭蟲，甚至長串的頭髮來，就是很平常的事了。「見慣不驚」好在人類有這種天性，如今我們還活在人世，真不能不說是託天之福。

坐著老子吃飯，在我們早成了歷史，自從三十三年學校把食堂之一改成了「會堂」之後，站着吃飯都要肩靠肩背靠背了。盛飯的時候，不準要說上幾聲「對不起」或是「Sorry」。

在飯堂裏我們餓銷了兩頓飯之後，早點還要自己想辦法。從前也有些熱心的同學舉辦稀飯膳團，另外收費。然而讀到大學的學生，多少都有了一點「學生老爺」的脾氣，誰也不高興六點鐘就起床吃稀飯，於是稀飯膳團慢慢冷落，後來也倒閉了。學生服務處為同學辦的三漿饅頭，倒比稀飯便當得多，最高的價錢不過賣到每半月六百元，而吃的時間從早上六點到十點都聽便，一直到聯大結束時他還擁有八百人的頭主。

上面說的是食的「黑暗面」，光明面卻也有。

拿兩餐飯來說罷，文林街有的是小館子，而包飯又是最時髦的事。在外面住的同學，當然得顯出三倍的價錢，懶得每餐飯跋涉到學校，又可以有幾片肉點綴精緻，一舉幾得，當然不願得到學校來吃「八寶飯」了。而早點呢？學校門口有一排頗惱人意的早點攤，雞蛋餅，牛奶，麵，包子或是豆漿蛋都隨你的意。每天雖然至少要花二百元，比起在學生服務處人多的時候要排隊等饅頭，就不知道「高級」若干倍了。這種「階級」在聯大也並不太少。至於有些在外面樂善的同學，無論是作家庭教

好，在店子裏當一師爺一也好，常常可以在老闆那裏找到一歸宿。昆明有的館子店夥大同學經常出入其間的也並不乏人。

從「食」的方面看，假若「大」字可作「複雜」解，你是否覺得「大」呢？

傳說中的昆明是「四季如春」，這話也許是不錯的，因為昆明从来没有過冷或過熱氣來，或是需要換暖爐的時候。可是昆明有時一天下雨出太陽可以輪上十來次，以致氣候的變化，一天之中，四季都可能會齊全。你不信嗎，聯大就可以供給你例證，有時當有些男同學還穿棉大衣的時候，女同學的穿裝業已上市；而有時當女同學正穿海勃絨的時候，一頁威爾士就出現了。

當我初來聯大時，英國細毛呢的西裝或是重慶呢的中山裝穿的可學不在少數，多數的同學却都是一件藍布布大褂或是一件Tucker，值料是布皮都有。在三十二年度寒假以前，有些淪陷區的同學，錢的接濟完全斷絕了，苦苦的熬一點差。因為門徑不通，多半是賤價出賣自己的勞力，所得的報酬除出必需的零花之外，那裏還能有餘錢製衣服。於是一件衣服補了又縫，縫了又縫，織了又縫。有時一雙襪子最後幾乎露不出一塊原來的顏色。而坐在太陽裏等衣服乾了再穿上身的同學，也不在少數。

三十四年以後，美國軍用物資的多了，他們多的是吃的穿的。招待所的侍役往外面搶，他們自己也常常因為沒有酒錢或是賭輸了而出賣衣服。於是G.I.給予聯大同學的力圖一個大的補給。美國人的G.I.給的要比吃的質地要好得多。雖及不上美國人的G.I.，比起中國人的普通服裝，既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既輕穿，又神氣，還極上便宜。於是G.I.慢慢在聯大普遍起來，勝利以後，物價大跌，而G.I.又因為政府一時禁穿，價格更是一萬千里。加上聯大在印度從軍的同學都向昆明，

得個大批 G.I. G.I. 就更充斥聯大，每個人多少總是少不了一兩件。昆明學生救濟處又代辦十軍會及供應局發給昆明大中學生一批衣物，這一來，聯大同學的衣著問題總算得到部份的解決。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昆明有一段雨季，雨季大約是從陽曆六月到八月底。在這期間，也不是天天下雨，間隔三四天可以有兩三天的晴天，然而在這三四天之中你就別想看見一點太陽。下雨不打緊，可苦惹了我們這批窮學生。學校就是在墳場中開辦的，泥土當然鬆，每一下雨，到處都是泥，從教室到教室，飯堂或者圖書館總要經過幾段泥不堪路，其間大小水溝，不計其數，一雙皮鞋，穿過一個雨季，就差不多「腳踏地」了。這裏又該感謝美國兵了，他們的鞋經過有效辦法製造，任何泥土和水都能夠「克服」。而他們大都是穿到半新的程度，就不屑於再穿，於是同學們接濟穿。這樣一雙舊鞋，至少可以維持一年以上，比土製的新皮鞋要經久得多，尤其適用於「雨季」，於是 G.I. 鞋在聯大，又幾乎是人腳一雙了。

在聯大，還沒有像在西川的學校，有穿草鞋的習慣；脚上總辦從仰光或是加爾各答「飛來品」的，倒是屢見不鮮。我回聯大後，沒有聽見過自己的汽車到學校來上課的勝事，然而辦新的 Motor-cycle 等在教室門口却是親眼見過的。在這裏大多數同學當然都平安當車，騎單車騎於學校也有，而且有的還是「三槍」或還是 Philp，當然這種情形畢竟是少數而又少數。

我們住的地方，比較抗戰期中修建的銀行大樓或是離會太寶門的官邸別墅，當然是望塵莫及，然而比起那些一來搜索我們的殘餘的貧民在鐵路旁邊的住宅來，又要略勝一籌。

草頂，土牆，透潮而又絕對通風的木格子窗。就在這種寢室裏，我們每四個人兩張雙人床，可以有六尺（中國尺）見方的空間。一間寢室依照大小由六個或是四個上面所說的「四個人」用油布或是破被單把他分開成爲小一組（Group）。除了床而外，桌子椅子一概自己設法。這就是同學們一天中大部活動的天地。雖然牆上的白粉大都脫落，而天花板上全是灰塵蜘蛛網，同學們大都還在寢室裏貼上兩張羅斯福的肖像或是自己欣賞的明星和明星來補償這破濫於萬一。而床上或是桌子上照例是東一堆，西一堆，臭襪子和筆記本揉成一團，從沒有過整齊清爽的時候。

學校對這茅草房，每年都要修補一次，因爲經過風季一括，雨季一淋，屋漏牆倒的事在所不免。在每年修補之前，一碰上頃盆大雨，半夜裏床上就可能成爲澤國，油布，臉盆都成爲防禦工事，打傘睡覺的事，也並不稀奇。而圖書館和飯堂裏一逢到下雨，門窗所在處，當然不能站立；就是屋子的正中央，雨點滴在桌子上，滴滴托托也形成了四面楚歌。還是我們這裏雨季的「風緻」。雨季一過，等不上一兩月就是風季了，這段時日裏，從早上九點一直到太陽落山，整天是呼呼的大風，地上的草根都有被他拔起來的模樣。風季來了，城裏的人還可以欣賞一輕風徐來一的滋味，我們城外的人便又遭了殃。教室寢室圖書館桌子上被蓋上，到處都是一層黃土，即使費了天大的氣力打掃乾，不過十分鐘，準又再蒙上一層；桌子上的紙張小本子一不小心，沒有檢好，過幾分鐘回來，就會連「身體」都找不到了。

初夏一來，跳蚤臭虫就都在你身上找出路。有的人據說是有「福氣」，雖然在幾面圍攻之下，仍然可以長睡不醒。我却實在沒有那本領，而住在我上床的劉君，就更不堪其苦，一夜裏他總要爬起來好幾次，拿着電筒四面搜巡紅黑道的吃血者。而白天，跳蚤好像專門跟他做對，一下跳在他的鞋尖裏

，一下又出沒在他的大腿上，四處都是癢搜搜的，捉又捉不到，打也打不得，於是弄得來一天到晚跟跳蚤打交道。天天向着我咀，該死的臭虫跳蚤，白天黑夜都讓他得不到安寧，他說這是他工作的最大妨礙。

這兩年來，同學們對培植花卉和種蔬菜，倒頗有興趣。前者想來梅貽琦先生的話：「我們不求美觀，但儘不必一定弄得來太『惡觀』，有空的時候不妨在寢室四周栽點花。」也許有些影響，後者則是有些同學想在這方面也可以收到兼差的效果。學校裏於是常常可以看見同學自己挑水拍糞，有的甚至一天到晚拿着書本守在菜圃花園旁邊，唸唸書，再翻翻土或是看看有沒有病虫，這樣一來，倒是爲學校增加了不少美觀。

有錢的同學，當然不必一定要受四個人六尺見方的擁擠，學校附近，文林街，文化巷，先生坡，錢局街有的是房子出租，花錢每月一萬至兩萬，就可以單獨有一間既清靜又舒服的住室。漏雨塌牆之類的事，就更用不着焦慮了。而且，住在外面的多半能預備一輛單車，那就更兩全其美了，這樣的同學在聯大並不太少，這只要看附近的民房有那一幢沒有聯大同學在租住，就可以明白。

「貧富有別」，金錢又劃分了我們的生活。

八年來聯大沒有沐浴室，從前還有一間地上滿積污水的空房子，讓同學自己在井裏取了水去「淋浴」。自從三十四年三月，自治會把他改作了輔食部，就連這樣一間淋浴的沐浴室也沒有了。至於在學校裏用熱水洗臉或是洗澡，當然就更不用提了。

學生爺們就有這樣的脾氣，有了錢甯可吃光。從沒有人提起大家共同來解決「洗澡問題。」

即便是有「淋浴室」的時候，每天有人在裏面「沖」已經是不容易的事，大家多是到雲大學生服務處或是青年會去洗；所以取消之後，影響也不太大。然而兩個地方加起來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還是靠同學們自己各尋途徑：有的人當然可以每星期花上一兩千元上澡塘去舒服舒服，餘下的大多數是在天氣剛熱起來的時候，在我們的井邊，穿一條短褲，拿一盆水，從頭到腳往下沖。天氣太熱的時候，他們也有辦法：在球場上找幾位朋友，玩玩籃球，出一身汗，到有足够的熱氣抵擋那透涼的井水的時候，再去沖。還有一個解決的途徑：平時走路都不敢多走，為的是怕出汗弄髒了身體，這樣好好「保養」，一個月洗一次澡也就不太「恐慌」。

我們儲飲水和洗澡同樣傷腦筋，學校裏的茶爐室。每天上午起床和下午兩點鐘時，供給兩次開水，由工友挑着水桶四處分送，同學自備瓶罐儲水。一桶水要管上幾個寢室，而工友是直接開你的盛水器具往桶裏兜，本來已經很渾的井水，就弄得更加不堪了。有的同學成年經月看不見熱水，有時就趁著開水來了，弄點來洗洗脚或是擦擦身子。這樣，同學們就很少吃學校裏又渾又黃滿是灰渣的開水了。文林街茶館裏生意的隆盛，還總不能不算一個原因。

昆明在風季剛完，雨季未到的時候，中間又有一段「乾季」。這時，井旁的儲水桶常常是空的，井裏面則常常是只剩下一點積在井底的黃泥漿。只有晚上九點鐘以後或是早上五點鐘之前可能得到一點乾淨水。這時井邊無工人又無水桶，於是同學們差不多都自備了小水桶，這類小水桶又是美軍的空罐頭改裝而成。譯員們回來之後，用鑰匙打水的也大有人在。

物價漲了幾年，到現在來，要洗一件襯衫或學生服就得花上一百元法幣，拿到後面的禁洗房去燙一燙，就要二百元了。這種情形下，很多同學都學會了自己洗衣服。肥皂，洗衣服的粗刷子成了大家

常備的用品。每天吃完飯，你就可以看見井旁邊的洗臉架上，有一排人在那兒列隊洗衣服。這樣也許每月又可以省下二三千元的洗衣費。

X

X

X

X

泡茶館也形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份。在平時，因為寢室不能喧嘩，而圖書館又顯得那樣嚴肅陰森，於是有一部份同學在茶館裏消磨。到了考試時，圖書館經常要很早跑去佔位子，後來者及每每向隅，茶館裏的生意自然就更興隆了。

同學當中，近幾年來玩橋牌是最普遍的娛樂。這就只有茶館裏最適宜了。一張方桌，四把椅子，泡上幾杯茶，一包花生米，任你高興的時候吵鬧，牌壞的時候叫倒臺，都沒有人來管你。有客人來要招待或是幾個熟朋友聚聊聊天，也只有茶館裏。上至國家大事下至教授們的怪脾氣，學校裏前幾年的軼聞瑣事，某個女同學又如何，你都能從茶館裏不勞而獲。

說到女同學，我很自然的想起了男同學中普遍談話的資料。我不知道女同學當男同學不在場時，是否也常談到男同學。男同學互相碰在一起，常常是聊談論到女同學或是女人的。說來很奇怪，也許就是所謂人的本性，談話的興趣，假若是幾個人在一起，其中有幾個人特別感興趣，也許有幾個人覺得索然寡味；同一談到女人。大家就一致興味盎然。戰時幾年大部份的青年學生都離開了家庭，政治環境給予青年無端的苦悶，在女人身上找出路，成爲很自然的舉了。

除了玩牌橋之外，電影也是聯大同學最普遍的娛樂。因爲物價的高漲，音樂活動在這裏，僅限於唱唱歌，或是到美領事館及原來的學生服務處，文林堂聽聽唱片音樂；而運動方面，打打球還要考慮到聯大的「消耗」，其他就更不遑了。還是電影在聯大同學中還能夠贏得人心的道理，說到電影當

然就離不了欣賞明星，在最近Ingrid Bergman, Claudette Colbert, Spencer Tracy, Paul Muni, Greer Garson, Vivien Leigh 是聯大同學最欣賞的明星，也有人欣賞Betty Grable 一流的人物，但却決沒有人欣賞Carmen Miranda 從這上面我們也可以看出一點聯大同學的習尚。

X X X X X X X X X X

在我們這裏，自從「一二·一」以後，中央日報及其副手們的一套東西已經完全破產。「大公」報的聲譽也一落千丈，因為有一次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及三日報導「學潮」的「本報訊」都彼此矛盾，與事實不符則是很明顯的事了。軍委會及中宣部發言人的談話，大家也都不會相信。相反的，因為新華日報關於「一二·一」運動沒有半點失實的報導，大家也就不予懷疑，現在，新華日報已經成為在聯大擁有讀者最多的報紙。

在勝利以前，昆明的民主周刊，聯大是一個主要的銷路。勝利以後，上海的刊物多了，「周刊」「民主」也常常看到，最近「消息」也頗流行。「西風」現在業已成爲過去，而「上海風」「大觀園」之類在聯大怕是不容易找出一本來。

美國兵在昆明的時候，他們的Pocket Book and Armed Services Edition也解決了一部份聯大同學的荒蕪中間，有文學名著也有戰地記者的政治，以至於偵探，神怪小說。如派爾的勇士們，士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和辛克萊等的短篇小說都是同學們平時想讀而得不到的東西，現在都有了。這種軍用品和兵軍大皮鞋一樣在聯大幾乎是人手一冊了。除了這之外，還有大批的Reader's Digest, Time, Life, News, Week等雜誌隨着他們來到昆明，也給了聯大同學一樣「優先」。據說那時昆明外國雜誌比從前在上海還要來得快。這些東西，會給了聯大同學一些可貴的知識，因為外國人的書刊是例不受檢

拉雜的寫下如此多無聊的東西，我不知道你是否對於那「大」字有了點了解。假如有的話，我不妨舉幾個實例。

聯大同學在「一二·一」運動中。總可以說是一個主力，然而組織「反罷課委員會」的也有聯大同學。在前一次開東北問題中，以喝各同業「工會」抬着旗子到聯大來開會的，也是聯大同學。

在昆明街頭張貼壁報主張立即實行政協決議，東北應無條件停戰後，再謀求政治解決的，是聯大同學。而領活動費登載「中共推行上床運動」的「真民主」的主編也是聯大同學。

這一次賠償罷課期間的公私損失，我們的查訓導長就驚奇爲什麼我們聯大同學如此富有：損失的鋼筆不是 Parker 就是 Sheaffer。而事實上也有一些同學競競業業拿着墨水水瓶插着鋼筆桿，上課堂抄筆記。

在聯大，有些人可以一天到晚躲在寢室裏 show hand；也有人整天往附近的中學跑，爲昆明學聯聯絡，幫助中學同學開座談會出壁報；也有人可以抱了書跑到大觀樓帶了燒餅去讀一天。

在聯大，一件事的意見，贊成的和反對的常是這樣的不一致，幾小時內，「論戰」就可以貼滿一牆。雲大同學就常常向我們說：你們聯大的環境太複雜了。

在聯大，在白天的時候，男女同學雙雙帶笑帶說的挽手而過，並沒有人會看他們一眼覺得奇怪。

現在，你對於這「大」字，又是否多有了——一點點模糊的概念了呢？

鹽行瑣碎記

章人

——工院生活

吃完了晚飯，如果是暮春天氣，或者是夏初的黃昏，有些工學院的同學是喜歡散步的，沿着巷子巷那邊的樹蔭，或着在靜的麥田裏，吸一口清新空氣。看一看天邊常在變幻的浮麗的雲彩。終日的緊張，也得在這一刻幽閒。我們是不會做詩的，當教堂七點的鐘聲，在暮色中響起來的時候，別忘了，明天還有一大堆習題要交。

鹽行的房子是兩層樓，前後有兩個院落，四四方方的天井，這正是我們的運動場。下午四點左右，金工廠，電機實驗室，水力實驗室……的朋友都陸續的過來了，還有一個鐘頭才吃飯呢，看點書吧，緊張了一整天，那裏還有那心情。於是前院天井的板球，後院天井的排球，再加上乒乓球，有些剛做完實習回來，那雙黑手和花臉還沒有洗，就加入進去了，走廊邊的觀眾不時叫出一聲「好」，或「加油」，樂得打的人更起勁了。啊！告訴你，還有樓坐呢，我們這個鹽行俱樂部的建造，就和「依利沙白」時代的英國歌劇院很相像，可惜的是，觀眾和演員都是GENTLEMAN。

傍晚，提琴的聲音，夾着二胡，從那個院落，傳到那個院落，工學院的這幾位琴師的確把空氣緩和了不少。沒沉在黃昏時和靜的氣氛裏，有人正對着窗子哼；「那牽引我到這一個夢中，我却有：

……，或是「在沙灘上，在暮色裏，有一個散髮的女郎……」也有時隔壁宿舍雄壯的合唱團會團團
有這一切。

一到星期六的早晨，天剛亮，東邊樓上的人差不多都爬起來了。如果是冬天，冷風吹得你發抖，像拉了緊急警報一樣，趕快抓了算尺，一邊走，一邊扣衣裳，進西會館的鐘，比這邊還快呢！趕到繪圖室，卷子已經發了，坐下就是兩點鐘的力學考試。

星期六的下午，臨行裏幾乎是鴉雀無聲，南風和大光明會吸引去一大批人，一星期的重担，暫時放下歇一口氣。不過如果星期天有考試的，連這一個兩小時的「解放」都不可能。

你如果有空的話，不妨在臨行的樓上樓下跑一趟。這裏，每一個寢室都像新舍一樣隔開來，不過並不整齊，一組是一個小天地，每個人床頭至少有電燈一盞，多半是「長明」。房間佈置均因時因地制宜，明星照片特多，尤其是外國的。大的收音機雖不能說每個房間都有，但是用耳機的却所在皆是。不信你看前院天井裏的鐵條齊得比蜘蛛網還密。

工學院的哥兒們，不少活潑，高興起來，有時，樓上樓下大聲大叫，要是新舍的斯文人看了，定會駭一大跳。「哈里，哈里，互給，咕嚕，咕嚕！啾！啾！……」這是我們得意時的呼號。

南院，我們的家

馬英

南院，這塊地方六年來迎接了撫慰了多少個從各地流來的女孩子，又把他們先後送到遠方。她成了她們的母親，她們的家。的確，你可以隨時聽到她們在說：「回家去，」「街上真煩死了，只有南院舒服。」這話點都不假，南院做了這麼多女孩子的家，為他們解決了生活問題。

但是，你不要把南院想像成一個富麗堂皇的地方，像清華園，北大，或者至少也該像華西：有石磚砌成的洋房，玻璃瓦，玻璃門窗，油漆的又細又整齊的地板……這樣想就錯了，就提高了或者說是貶低了它的身價。

南院的得名，不來自聯大。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了這個稱呼，那時是昆華中學的宿舍，為了與對面的北院區別而叫做南院。房子是一所大廟改修成的，當然就存留有古廟的嚴肅與古舊。裏面還有「菩薩」和白色的欄杆，可惜都被炸壞了。（敵機曾經對這地方作過好幾次的轟炸。）大殿上雕關公殿只剩下了一個周蒼頭。有時在欄杆旁邊唸書，不小心會給那圓瞪瞪的眼睛嚇你一跳。

宿舍當然也是古舊的，牆壁上沾滿了灰塵，蛛網。拆過後不了幾天便又恢復原狀。樓板上是斑駁的雨跡。樓下是凹凸不平的土地，又有濕氣，所以有地板已經算是很幸福了。樓上在走路，塵土直往樓下掉，桌上還有一個時候是乾淨，剛抹過，一轉身就又鋪上一層灰。住房間按年級來分，年級低的當然吃虧些，三四年級比較佔便宜，所謂便宜也不過是住個小房間，少幾個人，睡單床而已。而房間本身，還不是一樣的破舊可憐，有時落雨還得撐傘睡覺。

南院對於男賓是一塊禁地，正因為禁，就更增加了它的神祕性。他們會幻想裏面是天堂，是樂園。在幾次校慶紀念日，都有人提出過「開放南院，歡迎參觀。」結果是被女同學大會否決了。但是當他們有機會進去（看朋友的病或是因為特別事情），低着頭進了一扇貼着「男賓止步」的門以後，他們也許會失望的，因為這塊「禁地」，原來和新舍「男同學的地區」，差不了多少。而且還及不上新舍的寬闊和開朗。

南院的伙食是全昆明最便宜的。伙食費平均總比新舍要少四分之一，據說是因為女同學飯量少，又說是女同學有錢，不大在學校吃飯而喜歡上館子，但這不過是少數，的確有些嬌嫩漂亮的小姐，一定進飯廳或繡眉頭，細喉嚨咽不下粗菜飯，檢了幾粒就走了，不多一會却可以看見她們出現在文林街「米糠大王」的店裏；一兩碗鹵麵，一碗鹵餅，……的吃起來。可是最大多數却都是按鈴聲進飯廳的，吃飽了出來，有說有笑。（據說在北平中上人家飲食也不過如此！）

說到飯廳也許又會使人想到一個清潔整齊的大廳，有淺紅漆的桌椅，磁碗，烏木筷，湯匙……舒服的坐着吃，吃累了還可以靠在椅背上休息。可惜這只是想像而已，在附中沒有搬來以前，倒名符其實的有一個飯廳，雖然是破舊而且骯髒，但這供着泥菩薩的屋子，總算寬敞。自從南院大部份劃給附中和教職員宿舍以後，飯廳也就被「緊縮」了，現在所謂的飯廳，就是把以前的寢室騰出兩間來。加上一張走馬廊。桌子剝蝕了，歪了腿，缺了角，有的還得圍上十六個人，擠得頗為熱鬧。怕一下雨，還得打傘吃飯，汗傘睡覺和吃飯該是最大的特色吧。老鼠是成羣結隊的出來搶食，大得可怕。你趕趕它，它反而瞪着眼睛，奇不奇怪？

女同學全體大會就是在飯廳舉行的，有了事情，女同學會主席就在吃飯時報告，討論表決，因為

再也沒有閒時間能有這麼多人集合在一起。

幾年來流浪隨生活，同學們都在鍛鍊自己。吃着不夠營養的食物，做着繁重的工作，除書以外，多少瑣碎的事情還要自己動手：洗衣服，大掛破了改小褂，襪子補了又補；以前不要的衣服全從箱子底上檢出來一翻新，又再穿上身，這博得別人的羨慕：「是新做的？」「接着還要挨三下冤枉打。」

兼差幾乎是普遍的現象。她們大多是做家庭教師，時間則多半安排在晚上。白天上課，吃過夜飯就忙着去教書，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摸着黑路回來，下雨天還帶上一身泥漿。有時男朋友們常常在黑夜裏去接他們，但是大部份還是自己回來的。偶爾碰到無聊的人釘梢，更嚇得你心驚肉跳。三四年級的功課比較少，可以在附近學校裏找個兼差或是兼任教員當當，就比家庭教師優越多了。每個月辛苦一番，拿到薪水，還可以舒服服舒，買點肉餛飩菜來。於是滿院子裏都充滿了肉香味，邀幾個窮朋友吃一頓，然後看兩次電影，調劑一下機械的生活。

在功課方面，女同學一般要比男同學認真，一門功課考壞了有時竟會大哭幾場。她們很少缺課，但是由於生活圈子小，見識比男同學差，所有的知識，幾乎就限制在書本和課堂裏。課外的書籍除了小說和指定的參考書外，很少自動去找書讀。

每天，當院子裏的尤加利樹染上了金色陽光，天空還是淺藍色的時候，寢室門就一扇扇打開了。拿着臉盆，帶着盥容，有的還捲着滿頭的髮夾，互相地說着「早」。那個已經工作了六年的老婆子，佝僂着身體在打掃院子，小心地檢起地上的樹枝樹葉，好帶回家去做柴燒，不時向小姐們打着招呼，憑着她那衰老的記憶。當一陣灰塵揚起而又慢慢地落下後，在樹下，就可以看到總書務同學。

有早課的忙着吃稀飯，起得稍微遲一點的，就只有匆忙的洗過臉，連頭髮都來不及梳理，就拖着

書跑了。也許剛走到文林街，就聽到新校舍的鐘聲響起來。下午是南院最安靜的時候，有課就上課，沒課的就呆在屋裏唸書，或是縫紉衣服，織毛織，寫信，睡午覺，院子裏只有陽光映着樹影和飄動的着的晒在繩子上的五色旗：顏色不同的衣服，被單……

黃昏帶給人柔和的感覺，當藍空漸漸褪去了彩霞，南院熱鬧了。有的聚在院子裏談笑，唱歌，癡癡裏也在盡情高聲嘯叫。但是教書的却要在這時忙着去工作，她們連這點享受都失去了。外面院子裏也够瞧的，男士先生們站了一大排，工友們穿梭不停地忙碌着，打着高嗓子在叫：

「×××小姐，有人找！」

「……」

回答的總是這樣的話：

「來了，讓他等等……。」

於是有的忙着打扮一下，有的就匆匆地走了。目的地是茶館，大街，或電影院，整個晚上便消磨過去了。

隨着黑夜的到來，南院又落在安靜裏。寢室裏全都在靜悄悄的埋頭唸書。

六年多了，南院的人們就是這樣的生活下去，很少變動。當有一個大潮流，大變動捲來的時候，也一樣的會被捲了進去，熱烈地從事工作。但還多半是被動的。

六年多，來了多少，走了多少，在這個母親的懷抱裏學習，過着刻苦的生活。只有少數是例外的：她們有優越地位的父母朋友，她們把大學當作一塊好招牌，憑文憑當作身價證，他們少上課，多戀愛，少讀書，多談情，多跳舞，考試不是忙着抄別人的就是帶夾帶。這樣的人在南院出現，只有當

大考臨近時爲筆記和「聯絡感情」而奔走。但是這時他還忘不了自己的身份，好像這些住在南院的別

的同學總要比他們「低級」，有供給他們役使的義務。

戰爭教育了人民，女孩子們在戰爭中也鍛鍊了自己。她們知道如何在艱苦中堅定自己，如何克服

生活上的困難。自然當中國到了幸福康樂的時候，她們也會知道怎樣去享樂的，但是現在路還遠着呢。

師院生活

永年

聯大師範學院是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立的。院址位於昆明大西門外龍翔街，去聯大新校舍約半里之遙。

——編者

我們師範學院一百多個同學，除了很少幾人住在外面，大都是住在院內的。人數既然少，食宿又都在一塊，互相接觸的機會便自然多起來，同學之間的感情也就容易建立，決不像新校舍，有些同學雖同住一宿舍，同睡一張床，上下聲息相聞，却老死不相往來。

戰時一般的飲食都很壞，像我們這樣不能生產的學生更不能例外了。師院伙食既壞，而又不像新舍，每到開飯時，在食堂外面擺滿了煮豆腐，煮雞蛋，炒香腸……的小攤子，只要衣袋裏有幾文，就可以給你腸胃點油；到輔食部去弄碗牛肉來營養一番，也是很便方的事，花錢既不多，一桌人吃起來倒還滿有風味。我們師院呢？就沒有這許多花樣，廚房裏拿出什麼就吃什麼。假如要想到附近街上的菜館裏炒一盤菜，至少得花六七百元。窮學生是很少能辦到的，於是每天兩餐就只有拿出嘴來和繃米飯「戰鬥」了。

自從政府取銷公米後，伙食費加到一萬元。膳食才稍有改進，每天算是有了和量菜見面的機緣。到每屆半月的伙食結束時還能加一兩次菜，不致於像以前，三月不知肉味了。

師院同學的經濟情形，一般說來都比較壞，因之表現的生活，也是簡樸而勤奮。同學們穿的衣服，大都是粗棉布，藍袍大褂之類，雖有二三特殊階級，能够西服畢挺，在師院也是絕無僅有。在星

期日或平時飯後，盥洗處便會有許多同學，男的，女的，圍滿了一大堆，都忙碌地在洗着自己的一件衣服，這種苦幹的精神，有人美其名曰：「勞動英雄」。

此外師院同學有洗熱水的特權，這大概是新舍同學享受不到的。起初是學校當局因為住在師院的女同學很多，因此設有專人每晨給他們燒熱水。作爲洗臉之用，在門上貼了「本校女生用水，禁止外人取用」的大紙條。由字面上推諷，所謂「外人」也者，大概是指男同學而言，不然學校裏面何來外人。學校對於女同學這種特殊待遇，平常男同學們也不大計較，但到了冬天，天氣漸漸冷起來，早晨洗臉的時候，看見女同學們一個個捧着熱水，自己呢？却依舊要忍受着刺骨的冷水，不覺有些羨慕，於是首先有一部份男同學去偷取熱水，不幾天，這種秘密同學都知道了，大家都去取用，就這樣因此成習，直到現在天氣雖然漸漸的熱起來，同學們還多數在洗着熱水，同時「本校女生用水，禁止外人取用」的大紙條，還是安然無恙的好好貼在那裏。

使我們深以爲憾的是師院沒有運動場，同學們藏在這樣的环境裏，性子變得非常沉靜，從來沒有一個體育團體的組織，也從來沒有看見師院同學與別的團體有任何球賽；相反的同學坐圖書館的工夫倒培養出來了。有時同學除上課吃飯睡覺而外，幾乎整天坐在圖書館裏，以至圖書館很少有空閑的坐位，尤其是到晚上，更是席無虛設。這種絕對沉靜的生活，雖然對於少年老成的修養頗有幫助，對康健却大有妨害，現在不是戰時了，是否應該有補救的辦法？

我是聯大一年級生

(一)

冷眉

聯大的一年級同學，來自各地，他們裏面有剛從高中畢業的年輕小伙子，有在別的大學唸過兩三年的老學生，也有在社會上廝混過若干歲月面帶風霜的成年人。差不多在他們入校之前，每一個人都有過一段艱苦的經歷。

大一同學在選擇聯大作爲志願投考學校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特別熱烈的想望，這一種想望，多半不是畢業後的出路，或者是理想的讀書環境，而是一種民主熱情和反抗精神的熱慕。

他們初到聯大的時候，學校似乎未能滿足他們的熱望。他們首先必須領教的，就是聯大的小圈子作風和個人自由主義。這些對於他們很生疏的，或者可以說與他們原來所想像的有些差異，因而他頗感孤單，寂寞，失望也就跟着來了。在「一二·一」運動沒有發動以前，他們的這種感覺始終沒有改變。

大一的功課，多半與高中相仿，僅僅是範圍擴大而已，對於課程與高中中相重覆，他們頗感苦惱，乏味。讀完大一以後，很多同學都有這樣的感覺：所謂大學教育，卽就大一的課程來說，不但與生活和現實環境脫節，而且與同學必備的普通常識也差得太遠。可以說，這些東西缺乏興趣，又無實用，更不能不說是大一同學時間的浪費，目前教育的失策。

同學們多半在臨近考試時才看教科書，其所以看書，也只是爲了考試，可悲的是在中學他們已經獲成了這個習氣！爲考試而讀書的風氣，始終不能改變。說得誇張一點，這是整個教育前途的危機，充分說明了目前教育制度非有所改善不可！

大一同學的課外生活，是非常貧乏而可憐的。除坐坐茶館，偶爾看看電影以外，簡直不再有別的娛樂；如旅行開座談會之類也是不常有的，就是球類遊戲和比賽等等也很少舉行。他們缺乏生活的調劑，缺乏精神上的安慰。

他們因爲是新來客，朋友既少，相互之間又缺乏聯繫，就是同系的，也常有見面不識的情事。同時在他們剛到的第一學期，是沒有資格參加自治會的。他們有什麼意見要提出來，有什麼事情要討論，也不及高班同學來得方便。因而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尾有大一同學會的組織，就在這時候昆明學生罷課開始，校內政治空氣特別濃厚，它也就爲三青團人士特別注意。在大一同學全體大會進行中的時候，秩序混亂，吵吵鬧鬧，種種同學們故意延宕搗亂，想轉移大家的討論中心，最後甚至想哄散會衆，致選舉無法進行，結果因爲大家沉着堅定，特種份子陰謀未遂，全體大會貫徹始終，幹事會正才式成立。

大一同學在他們剛到聯大的短時期內，可以說還不能理解他們的生活環境，還不能洞察聯大的真實情況。自罷課開始，校內的靜止狀態打破，整個學校捲入劇變中後，他們才明瞭聯大的真相，理解什麼是聯大的民主熱情和反抗精神。

在罷課的第一天，校門口內外都貼上了各色的標語傳單，五花八門紅綠相映。大一同學因爲都沒有經歷過這等事，很多被弄得眩惑了，真有「何從何去」之感。有些人又乘機打着「無黨無派」的

旗幟出現，轟動大家，因而有一部份大一同學會上過當，簽上了附從的名字。但是他們都很快就發覺自己受了騙，一變而積極支持罷課，積極參加罷委會工作。在罷委會工作人員中間，尤其是在宣（傳）聯（絡）隊裏面，大一同學竟占了過半數，他們的工作熱情也不在高二同學之下。

大一同學的生活，整個的說來，是不算貧乏的：有苦悶，也有感興；有感傷，也有熱情；有消極，也有積極；有氣憤，也有高興；有失望，也有鬥爭。

(二)

心田

以一個「Refreshman」的資格來談大一，也許談得更詳細些，我願意忠實的報告一些生活的概況。

剛來到這裏的人，大有丈二和尚摸不着頭之感，行李挑進了校門，不知去找訓導處還是去找學生自治會？也許你認識幾個同學，然而攔路問人，他便會笑嘻嘻的告訴你：「不認識，你知道不知道他住幾號寢室？」「寢室？」那就只好搖搖頭了。你的同學也許是唸哲學的，問上幾十個人，也許不會有人知道。你要沿着寢室去問，而寢室有三十餘座，每座分甲乙兩段，每段又分成若干小組，每一小組彼此甚至於都不認識。你到每個寢室，每個小組去問，一個月也休想問到。說不定，你的朋友一來，搬到文林街去了，你又上那兒去找？

寢室從來不大空。這是空了，也沒有辦法找進去住。每個小組都嚴密保護，布張起，板子釘起，很多還有個小門，不認識的人跑進去，別人還當你是賊。這裏，也並沒有指定那一間宿舍是大的，你像遊街樣的逛了半天，仍然毫無頭緒。天要黑了，就只好找到飯廳，在飯廳的桌子上混幾夜，有時

混上十天半月也不算稀奇。

一、膳的地方暫告解決，吃的問題又來了。聯大的伙食團是很小的單位，名額一定，從來不爲新生加一桌或是辦個團。在沒有膳位之前，只好進小館。昆明的生活費高得出奇，路費帶少的人餓肚子是很可能的。我聽見小館的堂主人是同鄉口音，便去請教他，他才爲我介紹了一個同鄉的去聯大。一個學生到學校來，學校不設法，反要去請教開館子的老板，真使人有啼笑皆非，至少也有點滑稽。

假設你運氣好，找到了熟人，可替你找個床位；不過包宿還是不太容易；要去徵求，總着有老闆學吃得耐煩了要換換口味，或者你的朋友是分膳委，也許他認識總膳委，先替你登個記，等一屆完了，膳委發起慈悲來，請校外的人退出，你的大名方能補了上去。

麻煩還不只此。九月來的，十一月貸金才能核發下來。這一下可苦了戰區學生，一時手頭週轉不靈，伙食費不繳，膳位就成了問題。人在教室或圖書館，心裏却爲那寶貝膳位着急，而且貸金永遠跟不上物價，差的，還請君自貼。

好容易註了冊。選了課，教室的麻煩又來了。南區北區沒有摸清楚，該上微積分的却跑到邏輯堂上去了，奇積微積分和大作數解析幾何倒底大大不同，上完了一堂去交卡片，先生說：「你弄錯了，這是邏輯。」

教室弄清楚了，書又叫人傷腦筋。教務處從來不公佈書名，這是聯大的傳統。八年來只有大一國文會奉「部令」改過一次，其餘的都是世代相傳。好容易課本打聽清楚，買書又成了問題，有些書在新書店裏根本買不到，只有在校內「重價徵求」。這真是「事俱齊備，只欠東風」。然而書是越來越少的，「重價徵求」貼滿了全校，也許上了半年課仍然沒有徵求到。

你難道知道聯大精神嗎？這裏沒有升旗早操，更沒有紀念週訓話，也不像別的大學，一邊去有一個月的新生訓練，灌輸你什麼校史和「總裁言論」。在聯大你要想了解聯大精神，只有自己去體會，也去鍛煉你的經歷比訓練一下來得真親切，更明瞭。

當然你的朋友可以和你講幾個故事，譬如紅學大師XXX在「跑警報」的時候，指着有名的小說家XXX說：「學生跑警報是後生可畏，我跑警報是保存國粹，你為什麼資格跑？」或者是哲學大師沈有鼎在教授會辯論得最激發的時候，抱着他的德文書朗誦起來！……也許你的朋友還會講幾三青團演戲的事，拿着棍棒守門，把非團員和不滿意他們的人都認為是共產黨。而且我們的常委張伯苓也有同感；你還可以聽劉孔大逆行的悲劇……太多了。這些片斷的故事，你聽了一定感到無限的新鮮和興奮，然而這些還不能算代表「聯大」。

你空了，走到民主陣下讀讀壁報，你更會知道這裏的文字。在國內還沒有一個雜誌和報紙能登得出來。在這裏，你可以看出中國的黑暗面，官員們怎樣肥了自己而把中國人民趕進了墳場。它可能讓你大悟，以前在你心裏存在的一種模糊的不滿，在這裏都替你發洩出來，你會覺得有一種復仇似的痛快，雖然只是在文字上對專制者的一點暴露和反抗。

你也可以隨時去聽演講，不論是學術的或是時事的，從聽講當中，可以得到更多的智識，更堅定你對民主自由的信心。

慢慢地，你把許多事實，故事，演講和自己的經驗混在一起，你會像發現真理樣的體驗到聯大的精神：永遠不斷地追求真理。真理是愈辯愈明白的，是非黑白，在你眼底下劃分了顯明的界限，你就快變成「聯大人」了。

先修班

在現行的學校考試制度之下，表現得不合理的，莫過於先修班了。他們爲了爭取保送，不惜把全部的精神都用在考試上，考完了，還要斤斤較量分數的得失，但是誰又知道他

們的苦衷呢？下面是一位聯大先修班同學的駭訴——編者

「不保送，怎麼辦？」這是盛旋在每一個先修班同學頭腦裏唯一的問題。真的，怎麼辦？誰能理會那恐怖呢？誰能懂得去年一年來我們所受的打擊呢？誰能瞭解以後將要臨到我們的身上的苦難呢？我們大多是來自戰區，爲着想要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嚮往着聯大自由民主的精神，我們不顧一切投奔了來。首先，我們遭受到無情的一擊是瀾濶先修班，這我們并不埋怨，可是就將我們放在這裏

一切不給合理的解決，而只讓我們做長期的升學競賽表演，那真是不可形容的悲慘！

有多少早晨，我們餓着肚子上課，在腹飢腸鳴頭昏腦脹的時候，還要抄筆記？又有多少同學爲了十天半月的飯費，到處奔波，在病魔哀懇之下，才勉強支出？我們的鞋要破了，我們的衣服要洗了，我們的頭要剃了，可是一切都需要錢。我們只得忍受着有時候也只好就這樣破破爛爛的去上課。到現在，我們才知道生活的負擔有多麼重的壓力；到現在，我們才明白老羞臉向人借錢是怎樣的心情。有許多人因此而不得不去兼差，可是以我們這樣的學生，又能找到什麼好差事？在我們這羣中，有不少是靠賣學生報維持生活，有不少是當家庭教師，也有不少是在別的學校兼課；還有些同學犧牲了學業去做小公務員，是的，這樣能夠解決我們的生活問題，可是我們出來是爲什麼的？我們比大學師同

學，橫在我們面前還有一道難以越過的高牆，現在我們還在大學門外徘徊，而先修班的功課，又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競賽，而在這種競賽裏有大部份同學的精力不能不顧到其他的問題上。這可以想到在口口聲聲的一標準一下，我們是怎樣的心情？

這一切僅不過是一個開端，如果不能被保送，那以後的痛苦更不可言喻。我們不僅是失學，簡直可以說是失業。我們全部的同學都依賴着學校，如果先修班結束，不保送，就解散，那時，我們在異鄉作客孑然一身，真的恐怕連落脚的地方都沒有，我們不辭各種辛苦，從遙遠的地方來求學，而最後竟使我們在異鄉飄泊無處安身！

二年來，我們在這裏感到些什麼？痛苦，痛苦，更深的痛苦，去年學校因為準備北遷，招生標準忽然升高，我們中間有大部分因覆試而不得入大學之門。而今年因學校搬家，我們又將被迫在異鄉流落，有誰來管我們？有誰來解除我們的痛苦？望着大學部裏的同學與高采烈地談搬家，考慮將來是入清華還是北大？我們呢？吃的苦比任何人都深，因為我們是另外的一羣，沒人過問。復員還鄉，或是畢業，在我們都還是未知數，都得經過誰也沒有把握的「保送」！

「不保送，怎麼辦？」這已經成爲我們經常的苦難磨鍊，還常使我們深夜不眠，甚至連夢中都思念這問題，此情此景，又那是些有學校保障的同學所能想像於萬一的呢？

兼差在聯大

聯大同學在外面兼差的，據不完全的統計，在二分之一以上。周外的人，大概是不會了解的，而他們自己誠有難言的苦衷。有的漫說那洗衣成問題，即按月伙食的一點點貼補，也逼得他們走途無路；有的除開自己而外，還得肩負弟妹的生活負擔，於是，他們不得不面臨現實，以謀解決之道。而兼差完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方面，兼差確實耗費了他們不少的時間和精力，是無可補償的損失；而另一方面，却可以使他們進一步地去體驗生活，了解社會，把書本上學來的東西，與實際情形配合，何嘗又不是一個莫大的好處？在昆明，他們進入了各個階層，担任起形形色色的職務。就中最普遍的當然是中學教員同家庭教師。其他像探訪跑外勤的，金店當舖派的，電台播音的，在電影院裏作廣告員或是翻譯說明的，作電燈匠的，作小木經營的，機關裏當科長祕書的，作郵務員的，甚至於從前昆明鳴午砲夜砲的，莫不有聯大同學。所以有人說，聯大走了，昆明或者要起一點波動，因為當鳴砲的同學「退休」以後，昆明的午砲就一直沒有準過。下面我們介紹兩個兼差同學的自白：

(一) 我們的兼差生活

劉維

幾年以來，窮學生究竟是怎樣活下來的？這對於我還是一個謎。至於我，就是這樣活下來的：三十幾年來到了昆明，那時正是滇緬鐵路修築的時候，跑滇緬的，做「不老翁」的很多，因此節奏的也不不少。可以說那時是「兼差」的黃金時代。

我承認自己並沒有賺這種錢的本事，但却也由於一個很巧的機會，做了油漆汽車牌照的事。這工作是一個朋友承包下來的，我們並不是技術工人，只是從經驗中發現了油漆的方法。結果，我們賺來一些錢，並且用它來支持了幾期的小型文藝刊物。

後來就窮下來了，住在一間陰濕而沒有電燈的房子裏，使我得了惡性瘧疾，而不得不在醫院裏住了一個多月。如果沒有朋友，那是很危險的，因為我還沒有找到可以欠賬的醫院。

那時候，如果要下鄉教書，倒是很方便。但是我却死也要待在昆明，於是後來就幾乎無路可走了。我替朋友代過課，又像正式的教員，又像非正式的，因為學校當局并不太負責——這樣的事，我做過二次。

我又做過兼課的教員，比專任教員只差二小時，而錢却差一倍以上。有些中學是以多請兼差教員為原則，這原因當然很容易明白。

我校過稿，文章刊登了，但常常拿不到稿費。即使是朋友，明知道你窮，也覺得寫文章是不花本錢的，不應該拿稿費。

兼差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便只有一個辦法：下鄉教書。當然，這條路并不是絕對走得通，不過比起別的機會來，要多一點。

却說我從鄉下教了一年書回來以後，立刻面臨着失業的恐慌。而那時是民國三十四年初，正是一人浮於事的時候，找了六處事，好像很有希望，而其實是毫無希望。人也跑病了，後來才毅然對自已說：何必一定要找事呢？慢慢混下去不也是一樣嗎？——如果你不怕窮，「混」倒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後來意外地同朋友做了報館編輯。因為修養不夠，不能捫住良心造謠；終於勉強幹了兩個月就滾蛋了。而且幾乎是戴了頂紅帽子滾蛋的。

我兼差也有一個最忙的時期，那就是同時做一個專任教員，一個家庭教師及一個報館編輯。

最近我在做家庭教師，辭了兩次既然都沒有成功，因此，這件事就維持下來了。

我以為：兼差除支銷你寶貴的時間外，也有一個好處——可以增加你的生活經驗，使你看到你周圍是怎樣的一個社會。

因此，我感謝這四年多以來的兼差。阿門！

(二一) 不必要的忙碌

木水公

我已經是一個有六七年歷史的老郵工了。自從高中畢業以後，抗戰爆發，所有家裏的人，就都靠我在郵局掙得的來養活了。然而誰又甘心過一輩抄寫阿拉伯字的生涯？終於，我考取了大學。大學并不能解決我的生活，我還得繼續做郵工。

爲了牽就上課的時間，我是做下午六點到午夜一點的晚班。剛上班的頭一個個，大家還可以聊聊天喝喝水，以後就一直緊張地做着那世界上最單調乏味的工作。如果是管掛號，一天則分得七百到一千封信。別的工作，大概份量都差不多。至於工作情緒和興趣是絲毫不會顧及到的。當然，外面的人，只知道郵局裏工作人員的架子大，而那裏又曉得是生活把他們折磨得這樣？

因爲郵局在城的東南，而學校則在西北，所以下午五點的飯吃完，就得往城裏跑。尤其可憐的，

是經過七小時的疲勞工作以後，下班了。昏沉沉地走出了辦公室。街上，沒有行人，滿有大胆的，不時跑過街心。這時，想找代步的工具，已是不可能的事。我提起僅有的精力，跨一步跨一步到了學校。環境又使得我多憂多慮，擠在腦子裏的事情，無法沉得下來，而當躺上床的時候，一件一件地逼着你去想。去解決。於是，剩下來不多的休息時間，又被「失眠」無情地佔有了。

因為這樣，第一學年上學期的各科成績，就沒有超過四十分的。這，使得我恐慌起來，但是，爲了生活，還得工作下去。大考的時候，幸好局裏准了我二星期的假，因此才得渡過難關，而沒有被推出學校。

校內的一切活動，從沒有過我的份。因爲稍有空暇，就想躺在床上養精神。這樣，不但娛樂被剝奪了，連讀報的時間都難得抽出來。

局裏的新水，因爲在昆明，所以能拿到十二萬。除了弟妹的生活費外，還得顧及自己身體的營養。因此剩餘的也就有限了。

聯大同學，像我一樣當「郵工」的，至少也有一打。我們不了解爲什麼做一個人竟是這樣的辛苦。眼見旁的同學正努力在充實自己，而我們則爲了生活，捐出大部分時間，讓大好年華白白地被耗費掉。這個，該向誰控訴呢？

(三) 賣報，賣報

胡益

一提起賣報，我就想起了人世間的酸，甜，苦，辣，這裏面真不知含了多少眼淚。

在第一次拿着編委會通知上街的時候，喉嚨是硬的，叫一聲，臉要紅一陣，別人送了錢過來，有

點手足不知所措，心裏發慌，手腳都在發軟。

然而，爲了正義，爲了公理，爲了戳破墨寫的謊話，爲了四烈士流的血，我們拿下了大學生的「樑子」終於在街上叫賣起來，和那些報章並肩作戰，從此，我們又學會了一樁吃飯的本領！

但是，當你以這爲職業，靠賣報來維持自己的學費的時候，你會知道無論做一件什麼事，都有它難賣的苦衷：

你拿着報，走到大街上，大街上買的人多，賣的人也多，你當然不好意思真像報章樣的去和你的同伴們搶生意，你只能多費點腦筋和精力，怎樣去引起人的注意，你可以在報上找出那最惹人心動的詞句，別人聽你一叫，就像晴天裏一個霹靂，非買一份不可。穿過了大街，走進了小巷，一個人拉起嗓子乾叫。走到沒有人的地方，也許你還在叫，等你發現了你精力白費了，就只好垂頭喪氣地，加緊了脚步，另外找個有生意的地方。

在街上，你可能碰見你的熟人，他也許是你以前的同事，現在升官了，也可能是你很有面子的親戚；或者，是你以前教過的學生，現在變變對對，西裝革履，口紅胭脂，挽手而過，你就該眼明脚快，老遠看到，就往人叢裏一鑽。萬一碰個滿懷，走不脫，就只有裝洋的說：「賣報，賣報」，轉過身就一溜溜的走了。

電影院是生意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容易發生這些事的地方。

因爲你是大學生，在很多的場合，你可以得到很多的方便，可以在電影院裏穿過擁擠，有了那個三角招牌，別人不便阻擋，然而正因爲你有了那塊招牌，會引起多少麻煩和苦惱。

買主們，一高興就和你攀談，問長問短，從國民黨談到共產黨，從罷課談到我們所學的功課，常

常還要你發表意見。有一次，在雲南大戲院門口碰見一個公署員模樣的人，爲東北問題，就整整談了一個鐘頭。

有時候，星期六沒有賣完，星期一又要上欄，賣的人少了，買的人也少了，時常弄到深夜。九點鐘的電影散了場，才懶洋洋的拖着疲倦的身體回來。

你還得時常接受不必要的白眼和侮辱，有人把報拿上看了老半天，向你丟上一丟；有人張了一張自己手上的一份說：「我買過了。」你還得賠小心樣的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有一次，在南屏大戲院的門口，幾輛滿神氣的從印度回國的軍人，抓住一個半死的乞丐，往我這邊一推，向他指着我說：「他是講「民主」的，你叫他把報送給你，老子給你錢。」我很慷慨的送給他一份，那個乞丐拿了報過去。他們把報一撕，說：「老子才不看這些王八蛋們的報！」

當然，你有時也會得到無限的同情，有人買報，便不肯叫你找錢，真使人有點進退兩難，有一次，夜深了，我還在南屏的門口徘徊，一個很摩登的太太帶着他的孩子，叫住了我。

「你是聯大那一系的？」她笑着問：「因爲我帶有校徽」。

「××系」我也笑了回答。

「你不是白天讀書，晚上出來工作，」

我搖搖頭：「不，只是星期天出來賣一下報，我們功課很多。」

「你倒是個熱心的工作者。」

「不，我微笑的說：「賣一份報可以賺五十塊錢作零用，我是收復區的學生」。

「家裏現在還不能通訊嗎？」她有些驚訝的問。

「這就有什麼用，收復比漁陽更遠！」她掃掃頭，做出低聲的囁嚅。

她把我從頭看到腳，憐憫的眼光使我直覺得發冷，她看見我腳上拖著的一次破皮鞋。

她也嘆息了一聲，拿了一張報，從皮夾裏摸出了一張紅的關金，遞在我手裏，轉身就上樓去了。

「太太，我找你錢，」我發現這是兩千元一張的票子。

「不，你拿去，」她匆匆的向樓上走。

我全身麻木，我走不動，我忽然打了一個寒噤，數清了一千八百五十塊錢，追上樓去。

「太太，還不行，比我可憐的人還多得很，而且，我也用不着你憐惜，我謝謝你的好意！」我把

錢往孩子身上一遞，像被激似的，一口氣跑了回來。

從軍生活

周至

(一) 從軍行

在 昆 明

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是聯大同學入營的日子，圖書館前亂烘烘地站滿了送行的人，在震動拍拍的震動聲中，一條開開喉嚨的行列出了校門。到了北校場，馬上編了隊，聯大同學編成了二〇七團第一營補給連的二等兵。

剛入營飯菜還不錯，有時是滿鍋的蘿蔔片，有時是整鍋的肥肉，加上在校同學不斷的遞小票來，吃的方面算是很滿足了。被子氈子都是新的，睡起來很舒服，一覺醒來，連忙穿上衣服，打掃房間，理好內務，等着集合，剛入營的時候，大家都還夢想：青年軍當然要比老粗強！

二月二日的下午，爲了領半月廿五塊錢的餉，我們一營人在大風沙裏站了兩個多鐘頭，軍需處裏架子真大，左等他也不來，右等他也不來，同學們那天第一次嚐到了軍隊生活的滋味，那時，我們還是天不怕地不怕，既然抱了建立新軍的目標而來，就先從他改造起，痛罵他一頓出了氣。

中央勞動黨的主任來演講，一開口就說自己是大學教授，接着就形容領袖比神還偉大，然後就大

發議論，同學們早就耐煩了，他竟不知趣，越講越上勁，同學就拍手叫好，咳嗽，跺腳，鬧得一塌糊塗。

據說連裏的訓導員是我們的導師和保姆。在一次小組討論上，虧他機警有口材，不然就掉了人，我們除教訓他一頓外，更指出我們從軍的目的來，記得結論是這樣的：「青年遠征軍是國家的軍隊，絕對不應隸屬於任何人或任何黨；並且唯有民主的政府，才能保證我們的血不白流！」

可是兩三個月後，就使我們的理想破滅了，半年以後，我們就過着豬狗的生活。

要飛印度了，四號忙了一整天，晚上又在巫家壩飛機場坐了一整夜，眼巴巴地等着飛機，而穿便衣的黃魚，靠了官們的神通，反而先飛走了。

五號飛機到汀江，又整整的餓了一天，在雨裏混身上下淋得透濕的，又是累，又是困，又是餓，又是氣，許多同學都氣得哭了，這是我們從軍後第一次受到不合理的待遇，當時氣得什麼似的，可是一年以後在車家壩情形又怎麼樣呢？

在 汀 江

一到印度就很快地懂得了幾個印度字，一個是「阿卡，阿卡，」這是不論印度的大人或小孩看見我們就要豎起大姆指叫的，和我們中國小孩子見了美國兵就叫「頂好」一樣；另外兩個字是：「巴克斯，巴布」，他們叫的時候伸出手來，是「給點東西吃吧，老爺。」團長命令我們不準把吃剩的東西

西給他們，因為怕引起「國際糾紛」。

又重新編了隊，大部的聯大同學都編在服務營第二連，簡稱天馨服二連。

這幾天吃的，米有好有壞，飯不生就胡，不過自己作的怨不得別人，菜很好，有牛肉罐頭和沙下魚，睡的地方很慘，夾在兩個人中間動也不能動，真是活受罪。營房後面有一片森林，每天晚上都聽到狼叫，小猴子還跑到帳篷附近來。

陰歷大年初一的清早，我們在露天下脫個精光，原來的服裝，燒得一乾二淨，新發的美國軍服，穿起來滿神氣的。

二月十四日早上在營房的前面上了火車，在盤渡（Bandel），由於我們下車，上船，渡渡，上車，動作迅速，秩序良好，博得美方聯絡官一個「空前良好」的評語，說是勝過在那裏經過的任何部隊，英美的軍隊也算在內。

四天四夜的愉快的車上生活結束了，我們到了目的地——藍伽（Ramgarh）

在 藍 伽

說起藍伽就不能不叫人想起那裏美國人的熱誠，英國人的可惡，中國官方的腐敗和印度人民的窮苦：例子太多了，真是不勝枚舉。

我們一到，吃住就安排好了，過一天就檢查身體，第三天就開始受訓，誰辦的？英國人辦的！在受訓期間，不管是上課是駕駛是看教育影片，問一問那一個人不是精神貫注？在那一次集會的時候誰敢遲到半分鐘？他們是那樣的熱忱，苦口婆心的教導，是那樣的認真，叫你一點不敢馬虎，廿幾小時的課堂，廿幾小時的駕駛，就使我們學會開車，還會一點修理，想一想這是怎樣的訓練；而以後把各個教練到排教練換了八個月，敬禮，禮畢也學了幾十遍，比一比還是什麼教育！誠心建立新軍嗎？有計劃嗎？有決心嗎？

團長是個熱情的人，很能吃苦耐勞，到處見他跑來跑去，什麼事都管，在汀江，因為同學換了飯，他哭了，他自動餉餉了一天，率領長官做飯。

團長愛點虛名，有些喜歡吹牛，也有點模糊的理想，他組織天聲社，所有的學術，康樂，消費合作等股，都由同學自己料理，他獎勵壁報和體育活動，舉辦各種活動和演講，在藍田，是他聲望最高的時候，也是門一團的黃金時代，那時同學敬佩他，他也愛護同學，把那些飯桶官長都氣死了。

有一次，團裏丟了一雙皮鞋，他說：「百分之九十九是官長偷的，」這一下鬧得不小，官長們把他包圍了，說他侮辱了他們，堅決主張全團大清查，這一清，不打緊，果然是個掛長偷的。

聯大同學的國語，英語，講演競賽都是第一，可是有一次甘拜下風，那就是未舉行的「一個辯論會」，題目是「軍隊裏需要民主嗎？」聯大不幸，抽到「軍隊中不需民主」這一方面；大家決議「軍隊

英國人把存在倉裏幾十年的臭米拿來了，把霉了的糠子運來了，不吃也得吃，伙伴老是有本領，米裏滿是砂泥也不洗，牛肉煮得咬不動，並且發明了一種飯叫「煮麵塊」，一個麵塊拳頭大，真叫你哭笑不得。大概有史以來，蘇俄的老鷹最高興了，一開飯就成羣結隊飛到營屋上空來，俯衝，追逐，閃擊，撲打着搶食物，作着各式各樣的表演，同學們也樂得和牠們玩。

受罰八天之後，我們已經可以單獨駕駛了，夏××同學說：「別人轉彎都說圓的好，我看不如方的好。」他每天都爲這個主義而奮鬥，左衝右撞走着折綫，他的那付咬牙瞪眼的尊容，和兩臂抱定方向盤的緊張態度，成爲全連的談笑資料，尤其是「夏先生上吊」那一幕，恐怕從軍同學，誰都不會忘記。

三月二十六日，天聲服二連全體學員一齊畢業，這是汽車學校的創舉，第一次由聯大同學打破了他們的紀錄。

在軍隊裏，我們喜歡的是「乾脆」，少說話，多做事；而長官們只知道貪污，揩油打官腔，沒有事就賣他的三揀，兩騙，五集合，不讓你有一點空閒時間，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爲的什麼來。

在藍伽，我們連上辦了四個壁報，美其名曰「囉來」

星期天變成了苦難的日子，一爬起來就整理內務，忙得要死，還要受氣，後來索性用麩子包了木板，用瓦片支住稜角，敷衍了事，應付一時。

放假就到街上玩，吃吃印度菜或看看「巧克力」（印度話「女人」）。不然就在家裏洗衣服，洗澡，說起洗澡就想起監獄的炎熱天氣，在兩三個月當中，只滴過幾滴雨，一天到晚，紅紅的太陽，連雲影都少見，每天必須洗三次澡才行。

寫封信真難，這不准寫那不准寫，絞盡了腦汁寫好一封信，又被檢查先生絞成碎紙片；來往的信件都要檢查，故意的吹毛求疵，在昆明時同學寄來一份「國是宣言」，楊宏道同學把它公佈了，爲了大家看看方便，誰知道剛三天之後，半夜裏他就被憲兵架走了，並且聽說還要繼續捉人，有人到憲兵連去探視，那些憲兵恨恨的講：「你要看共產黨嗎？」又說什麼：「在監獄的奸黨活動得到了綫索，」後來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求援，說情，保證，才放出來，不然，按他們說「要槍斃的」。

在 加 爾 哥 答

我用不着寫那繁華的市容，我用不着寫那名勝景色，我更用不着寫那鬧嚷嚷的人羣；要寫的是那些印度人，他們一見面就那樣的親熱。中印像是一家人，還有那些華僑，當你迷路的時候他親自送你回來，當你要買什麼東西，找不着地方的時候，他帶你買，決不嫌監獄的老鄉們，壞得叫人可恨。

我們進入一所大學，大學的教授喜歡得跳起來：「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一課堂裏正在考試，那些印

度妮用手掩着試卷，說實在話那些歪歪曲曲英文字，是不大高明。

在 雷 多

我直到現在還想不通，爲什麼那羣軍官特別恨學生，看見了我們像見了仇人一樣，看見我們愛書就特別高興，他們常說「大學生算個屁，看我一樣的打。」說不定，他們打起教授來會更高興。戰車營的官長向他們的士兵說：「看見民主團（那時汽一團在印度；外人稱爲民主團）的兵，拉住就打沒有錯！——我們和他們面都沒看見過，不知道那裏來的血海深仇。」

一到雷多，就給我們指定一個地方，那地方曾經鬧過很利害的霍亂病，從前住在那裏的中國軍隊，不知道死了多少，後來一把火燒了營房，搬走了。剩下了斷井殘垣，一片淒涼，那燒焦了的樑柱樹木還在，增加了不少恐怖景像。我們被指定了，必須住在那裏。駐印軍副總指揮鄧洞國說：「汽一團比霍亂菌還可惡，必須隔離。」

經過半個月的拚命工作，在野人山下，建立起我們的營房。營房靠着清澈的江水，對面是高峻的山嶺和原始的森林，聽人說山上有虎豹出沒，半夜裏大蟒蛇會吞食過衛兵，我們雖然什麼也沒見到，但猴子常開跳舞會是大家都能聽得的。我們都會猴子叫，一高興，就和它們唱起對台來。

吃過飯，我們就在那條河裏洗澡，有不少同學在那條河裏學會了游泳。

團長終於向惡勢力投了降，乖乖的取消了天聲社，並且把天聲服二連和別的幾個連一齊解散了，官長們認爲這都是「搗亂」集團，是的，因爲他們受訓的成績最好，對團體的活動最熱心，他們帶來

了新的氣象，他們對團裏的黑暗最看不上眼，當然是一攪亂一啊！

爲了他們無理的迫害，我們抗議了，爲了紀念這個連，我們開過追悼會，讀過祭文，唱過歌，並且沉痛的唱過下面的歌曲（樹上小鳥啼歌譜）：

天聲服二連。

天聲服二連，

提起來真可憐，

提起來真可憐。

一幫學生，有誓他不唸。

初志未成，先被人改組。

投筆從戎，來把新軍建。

諸位同志，多多吃飯。

環旋惡劣不容變。

一切閒事，莫用管。

到——處，碰——壁，

倒——東——，歪——西。

新軍的新前途真是太暗淡

官長的命令，我們照着辦，

不顧一切，直向前，

明哲保身，不多言，

這裏是天聲服二連。

這裏是汽車第一團。

這個歌流行了很久。直到現在，服二連的同學還會唱。

後來，我們又搬了個地方，環境也還是一樣，阿薩密是有名的多雨的地方，是個又濕，又熱，令人發霉的天氣，到處都是霉爛的氣息，有些同學病倒了，害的惡性瘧疾，並且有兩個中華同學害「紅虫熱」死去了。

醫院是美國人辦的，設備不好，醫生和護士架子又大，有時一天都不來一次，病人幾天都沒有醫

吃，有些同學要靠外邊送藥來醫治，一所病房住上四五十人，一進來說一服藥，地不消停，無時無刻不出水來，在床下或床頭牆壁上都能長起小草。

在黨訓完畢以後，同學就開始作飯了，因為實在不敢再欣賞他們自己的傑作，後來，伙夫們有的升了什麼尉官，反過來管我們，有的到加爾各答做買賣去了，有的還是伙伴，不過除賭博外，別的什麼都不做，我們作好飯，他們就來了。

我們到河邊拾水，檢柴，作飯成了我們份內的工作。

有一天來了五個衣服襤褸像叫化子的士兵，請求作我們的伙夫，聽這長胡恩，我們就成了伙伴。記得一個是中央大學水利系的，兩個是銘賢學院的，另外兩個忘記是那個大學的了，他們連夜從宿舍那逃來，聽了他們的遭遇，鐵石心腸的也會傷心流淚。他們說：「我們真幸運呀！留在這裏的同學，不知道怎麼樣了！又要自殺吧……」

可是我們那裏又有什麼好呢？兩個月當中，吃盡了苦，受盡了氣，一天天，讓那盼望著回國來。

在 史 迪 威 公 路 上

七月，在滄多雨的季節裏，我們奔馳在史迪威公路上了，一千零五十九英里路程，在我們的心裏是永遠不會抹滅的！你記得伊落瓦底江嗎？當你離起那浩渺的江水，你的心神不是也和江水一樣，緩緩地流向了遠方嗎？在緬北，那一望無垠的平原多像那綠色的海洋啊；我們不是再三的把車子停下來看那撫媚的擺渡人嗎？那奔騰澎湃的怒江，水是紅的；江上的蕙蕙船，你該還記得吧？那高峻的巒嶺和高黎貢山上，不是還有我們同學的血漬嗎？

在鬼門關上(Hellgate)盤旋的時候，我們是多麼的高興，可是，在新平洋我們知道了一連翻
 了幾部車，同學派到深溝裏，受了很重的傷。第二天在去密支那的平路上，我們都特別小心了。

在密支那的郊外，橫躺着許多列車，車廂上滿是槍眼，那裏會有過激烈的戰鬥，加油站一旁，豎
 立一個高大的路牌，上面寫着八莫，昆明，也寫着東京，當時覺得很好笑，然而現在我們的路，不
 是引向東京了麼？

在八莫，在芒友，你可以看見多少緬甸人，他們真像中國人，但是當他們用英語回答你問題的時
 候，真叫你大吃一驚呢！

在出發以前，同學組織的糾察隊，老早檢查了自己，誰都不准帶私貨，多帶一條手絹或一把牙刷
 ，也要當場燒了。所以汽一團經過檢查站的時候，一攤手就過去了，別的部隊有本領的把榴彈中的火
 藥倒了，裝上口紅，把整桶的汽油倒了，裝上花旗袍和高跟鞋。

到晚町，就進了「關門」，有個大檢查站，那些憲兵，摸一摸我們的行李說：「你們好窮啊，連
 個箱子也買不起！」

窮的倒是中國的鄉下老百姓，一個個黑瘦瘦的，皮包着骨頭，比印度人還慘，我們出國半年，物
 價又飛漲了六七倍了。

在 車 家 壁

「男兒快意着先鞭，投筆從戎志最堅。一盞首圓歌已經好多天不唱了，圖也改了名字，叫離重吳汽

車十四團，我們最痛恨的高副團長管理一切，團裏的官長，有的盜賣了公物開了小差，有的請求調了職，認為這個團不夠肥，有的住在家裏，什麼事也不管，有的還帶了野雞在團裏過夜，有的是眼睜睜的等着發車子，希望能夠好好撈一筆，同學們大都復了學，也有的作了譯員，最初從軍的一百五十幾位，打算堅持到底的，只有二三十個了。

昨天考 *tests*，團長叫人代考，公開作弊，今天點名發餉，團裏臨時拉了一大批老百姓，換上了軍裝冒充，騾馬隊的士兵也請了來，這就是青年軍！

政府規定的條文，每個字都像鍍了金，可是：一好話說盡，壞事做完一兩當局，已經一再使我們失望，在車家壁五個月當中，那一次不為給養發愁，着急，吃了上一餐，不知下一餐；吃過今天，望着明天，忍饑挨餓的事情已經司空見慣，一天一次稀飯，也不足為奇，可是，反過來看看團部，有的是雪白大米，有的是充足的蔬菜，為什麼，在九月七日，爆發了「搶米風潮」，在鬧糧荒的時候，大學生也小氣呀！

從印度回來，每個人只有毯子兩條，單衣數件，雖然是初冬，我們已經嘗到寒冷的滋味。聯大同學還可以回學校，找同學幫忙，那些西北的同學，夜晚緊裹着軍毯，和衣而臥的樣子，實在可憐。

十月底，三個人才發下兩套棉衣

人不能就這樣活受罪，沒辦法要想辦法，有一條活路被我們發現了：「工作苦力去！」我們偷偷的和修路的工頭商量好，離開車家壁不遠的地方，公路壞了一段，我們去搬石頭修路，爲了應付團裏的集合。我們經常的抽出一批人，輪流的代替答道，大概因爲工作太熱心，路不久就修好了，我們也就失了業。

復學沒有希望，就從學校拿點書來看，在大家互相勸勉鼓勵下，我們把頭埋在書堆裏，官長，你罵好了；只要你不奪下書本。在飯車的前一個月，我們把寢室變成了圖書館。

大家老是盼望着的車輛領來了，跟隨着它們帶來了我們的災難，每天把它們洗了又洗，輪胎上的泥沙，官長們恨得不得叫我們用針去挑。爲了好看，我們把車子週車擦了機油，連輪胎都抹得烏黑光亮，誰都知道這是損壞車輛的最好辦法，可是爲了那表面的好看，總司令都稱贊的，車子本來就不是爲復員用的，不然，爲什麼用木椿架起來，一放就是半年。

車家壁就在湖邊上，一高興，我們就去別船，常常把船划到湖中心，任它飄盪，只有在那時候，面對着雄偉的西山，廣邈的滇池，那如畫的美景啊，使我們忘記了愁苦。

有時，我們坐在田埂上，聽插秧的青年男女對唱秧歌。

「好久不到這方法，這裏妹妹好人才，早知妹妹人才好，十里當作五里來。」

「太陽出來熱辣辣，郎晒頸子妹晒腰，郎晒頸子有高領，妹晒小腰有花園。」

我們從秧苗五六寸高的時候，聽到收割完，大家都熟識了，有時她們也教我們唱。

倒霉的事情常常有，有一次，什麼軍政部的交通司的司長來檢閱，我們在雨裏等了一個多鐘頭，渾身衣服打濕完了，把做禮演了，多少次的隊伍整了又整，到後來團長宣佈，「隊伍帶回去，檢閱官因為下雨不來了。」

團裏的法令，並無明文規定，事後處罰，全憑心血來潮，禁閉除隨心所欲，一位同學踢了連長的狗，竟以「侮辱長官」的罪名關了禁閉，類似這樣的事情真不計其數。有人是帽子沒有戴正，有人是說話不小心，有人是見了長官沒有做禮，針尖大的事情，都關禁閉。

禁閉室設在碧雞關，一間小小的黑房子比豬圈還要髒，一牆：一是股臭味，一邊有個石磨，佔去了房子一半的地方，一邊鋪了稻草，幾個人坐在地上，腳都凍下。

一個同學已經關了一個多月了，他害得嚴重的痢疾，病是一天重一天，而團裏並沒有放出他的意思，許多同學去爲他說情，那個副團長楊胖子起初不允許，後來說：「放了可。不過要開除還要脫了衣服。」同學就說：「脫了衣服怎樣活。」楊胖子大怒，「我曉得他怎樣活？」有個同學氣急了，指着他說：「你有沒人性！」楊胖子把手槍拉出來，對着那個同學說：「你說什麼，你想怎麼樣？」那個同學一把奪過手槍來，劈頭劈腦給他幾個耳光，後面的同學蜂擁而上。痛痛快快地把他揍了一頓，然後大家就溜之大吉了，後來雖然下過通緝令，一天幸沒有被捉到。

十月三日，雲南省政府改組，汽十四

大同學駕駛的。

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團長報告一個驚人的消息，「大罷課了。」並且用很多恐嚇的話警告我們：「誰都不准進城，更不准回學校，不然的話就嚴厲處分！」可是，有誰理他，一回去，就再也

不想當兵了，十二月二日車家壁就出現了許多學聯反內戰爭民主的傳單。

「情形不穩呢趕快走吧，」後勤部着急了。

在幾天之內，汽十四團滿載汽油和砲彈到湖南去了，團裏仍然留着二十幾位同學沒有復學。

尾聲

在貴陽他們寫信來，一天兩頓稀飯，餓着肚子還得開車，路邊的油不夠用，多燒了，上面要我們賠，我們那來錢！」

二月間，他們寫信來說：「去年十二月份的餉錢沒有

在衡陽他們說：「每次出發，都要出事，就看輪到誰的頭上，五連還好，沒有死人！油又多燒了，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帶黃魚！」

又有人來信說：「他們的生活不該這麼呢

請問：還是誰的罪過？

我們從軍的目的是爲了耗精力浪費時間嗎？不然的話，代價又在那裏呢？尤其是被捲入火線的

伙伴們，我們要問是誰坑害了他們？是誰就該負責任。

（二）從軍苦

當兵苦，

當國民黨的兵更苦，

爲什麼啊——

且聽我道來：

X

X

X

當兵苦，

有話說不出，

眼淚只好向肚子裏面流。

X

X

X

團長對我們訓話：

「軍隊裏沒有理由講，

黑的就是白的，

你們只有絕對服從。」

X

X

X

營長對我們說話：

「杜總司令是新軍的領袖，

胡總司令是舊軍的領袖，

我們很光榮；

是「杜字號」的新軍，

我們絕對服從團長。」

X

X

X

連長對我們說：

「大家注意哪！

你們今天晨操的動作啊，

要是杜總司令看見了，

一定要傳令嘉獎。

我們要努力啊，

要替團長爭面子，

要替營長爭面子，

也要替我連長爭面子，

所以更要：

努力整理內務，

打掃環境衛生。」

X X X

排長可更兇了，

有一次我的帽子沒有戴好，

被他喊去，在房間裏訓了一頓：

「你們文學堂裏的文學生真壞，

就是會俏皮搗蛋，

可是我就不賣賬，

告訴你

我曾經親自用扁担打過

文學生的屁股。」

我用手摸着自己的屁股，

提起了勇氣，反抗他說：

「你是不是人啊？」

你講不講道理啊？」

帽子沒有戴好，

這與俏皮有啥子關係？」

與搗蛋又有啥子關係？」

什麼打屁股不打屁股的，

我不怕，

請你親自動手吧！

……」

X X X

排長把桌子一拍「海！」

「你侮辱長官，

好！走！

到營長那裏去」。

X X X

營長嘴裏有兩顆金牙齒，

賊頭賊腦的豹子眼，

在由昆明至汀江的飛機上，

我就看中了：

準是個壞蛋。

X X X

排長見了營長，

立正敬禮。

「報告連長：
他侮辱長官。」

X X

連長發火了

「還還了得，

把他關禁閉：

關他一星期！」

X X X

坐在禁閉室裏，

雖然黑暗，

心裏倒安靜些：

可以減少許多煩惱的事情，

可以不出操，

可以不整理內務，

可以不打掃「環境衛生」

可以免得稍息立正。」

X X X

在軍隊裏，

（在國民黨的軍隊裏）

就好比在軍中營當囚徒，

失去了一切做人的自由；

信件要受檢查；

思想要受統制；

引動要受監視。

X X X

禁閉室裏，

雖然不自由，

有人卻願意來，

每天到這裏的人加多了。

X X X

他們來到禁閉室，

有的是因為看到長官沒敬禮；

有的是穿衣犯了規；

有的是因為發牢騷。

X X X

西北大學裏有個播廣

看見營長沒敬禮，

營長說他侮辱官長，

潘廣很客氣地問他道。

「你沒有配帶領章，

我怎麼知道你是營長。」

x

x

x

侮辱官長的帽子，

可大可小，

潘廣被送至軍法庭，

判處了七年徒刑。

x

x

x

同學楊宏道，

接到一份聯大自治會發出的：

國庫意見書，

貼在牆上，

就被認爲是共產黨。

晚上兩個憲兵，

駕了一輛吉普車，

把他捉了去關在重禁閉室裏，
險些兒被槍斃。

x

x

x

趙國志，

在蘭加死的不明不白，

有人說他在軍法處裏，

不滿意軍法處的黑暗，

日記本上的祕密洩露了，

被人害死。

又有人說是游泳池裏淹死的。

我聽說：

有些人受不了：

那非人的待遇，

受不了官長的壓迫，

感覺到生不如死，

於是自殺以減輕痛苦。

x

x

x

戰車營，

自殺的有三十多。
有的喝蚊子藥水；
有的跑進森林裏去。

X X X

他們死的多麼慘啊！

可是至今有誰替他們伸冤，

這一段慘痛的事，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當兵苦，

當兵苦，

肚子餓得苦。

X X X

英國人，

把幾十年的臭米，

把豬也不吃的麵

都拿來給我們吃了。

X X X

英國人最初并不這樣壞，

壞的還是中國的官長不要臉；

把發下的好米，

厚顏無恥地：

偷出賣了。

還樣，

吃齋的不是別人，

還是我們當兵的。

X X X

臭米不能吃，

粗麵不能吃，

常常餓肚皮。

X X X

從軍的熱情，

到這裏已經從頭冷到腳跟，

從軍原來的動機：

為的是提高軍人的素質；

為的是建立國家的軍隊，

為的是把從黨的武力變為人民的武力。

可是國民黨：

只會騙人，

只會說謊，

只會造謠，

說選最好的軍官訓練我們，

說絕不受黨的統治。

可是最好的軍官：

在印度，

偷英國人的皮鞋，

偷美國人的汽油，

簡直是強盜。

「杜字號」的新軍，

是不是私人的軍隊！？

黨的軍隊！

軍閥的武力嗎？

軍閥們，

思想頑固，

腦筋簡單，

他們所需要的幹部：

是能服從的奴才，

是喪失人性的野獸。

軍閥們自己也是奴才，

也是野獸，

可是他們自己不覺得。

只覺得：

比別人優越，

只覺得：

應該統治別人。

大奴才統治小奴才，

是依順服從。

是依賴命令，
命令的系統，
層層節制，
不准越級報告。

X X X

小奴才管士兵，
也要士兵變成奴才，
變成沒有思想的頑石；

打屁股不准反抗，
關禁閉不准反抗。

X X X

被寬打了屁股，
要是越級報告，
到團長那裏想伸冤的，
更要加倍處罪。

X X X

不准越級報告，
是下級幹部，

對士兵無法無天的體身符，
士兵沒有正當的手續，

以伸述自己的委屈；

按級呈報，

奴才便按着不替你向上轉。

X X X

如此的統治，
軍閥們以為，

像鐵一樣的堅固了，

可以高枕無憂了，

可以用這些鐵的隊伍；

去鎮壓人民的反抗了。

X X X

殊不知，

事情并不如此簡單；

像他們想的那樣舒服。

X X X

士兵在平時就積備了怨恨。

等清國會報復，

平時不反抗，

也許作戰時會反抗。

×

×

×

打日本人，

一打一垮！

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

×

×

×

千萬個士兵，

今天正受着這種痛苦。

他們被迫着去「搦搜」，

可是他們內部蘊藏着，

一股反抗的力量。

潛伏在士兵心裏的怨恨：

是一顆炸彈，

不久要爆炸了。

×

×

×

脫離了苦海的人，

我們不應當忘記：

與我們站在一條綫上，

受過苦痛的人。

我們還有更重的責任：

就是勸阻那些，

沒有投到苦海的人，

不要閉着眼睛再向苦海裏跑。

已經在苦海裏的人，

我們要想法子，

把他們救出來。

「翻譯官」

三十三年四月聯大教授會通過四年級的學生一律徵調作譯員，這是全國大批徵調的第一次。還在這次之前，聯大已有很多同學志願投効翻譯。以後因為聯大地處昆明，眼見各種事的顛激，而翻譯班又近在咫尺，作譯員的同學始終比別的大學多，據官方正式的統計，前後一共有一百餘人，佔全聯大學中一個很大比數。這裏我們選載了兩篇有關譯員生活的報導。

(一)

張祖

「國家……民族……難道中國的青年不敢爲着他的祖國冒險嗎？」梅先生低沉而有力的聲音像鐵錘似的打擊着我們。

「不幹的是孫子，到翻譯班報名去。」這番富於刺激性的話，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同學們感到興奮和激動。「幹！」的吼聲從每個寢室發出來。

在譯訓班，我們被訓了六個星期，每天除了讀英文記生字而外，早晚教官都要我們對我們的「明莊武」的領袖祝福致敬：「蔣委員長萬萬！」我們必得舉起手跟着喊。

受訓的時候，蔡維藩先生給我們訓話：「諸位，這是犧牲，百分之百的犧牲。」冥玩不靈如我者，也大爲感動，甚至於流了眼淚。豈但如此，在學校的同學帶來了服役期滿後

校可送二十四到三十二個學分，並且免修軍訓和體育的息消；還有，外事局中人稱：國員中，有百分之十將來有留學機會。這樣的「皇恩浩蕩」能不叫人感激涕瀉嗎？

在訓練班畢業後，我們這一批分發到印度，一部份人是在後方擔任訓練工作，他們整天在烈日下，在不見人跡的原始森林裏跑，和螞蝗野獸爲伍。我們則在前線做聯絡工作。

在印緬前線，除了自己挖的散兵坑，睡覺在裏面，吃飯在裏面，整個生活都在裏面。「性命關頭」，誰都不怕吃苦，否則，遲早是敵人狙擊手的槍靶。

印緬區一到雨季就積水盈尺，是人所盡知的。及散兵合營裏一道睡在坑裏，到半夜，身體就浸在水裏。開始，一下雨，營長就叫：「翻譯官人受了受不了，在帳篷去。」我總是賠了他去，睡覺犧牲了不打緊，一到帳篷裏四面就起水。以後，我寧願睡在水裏。

日本人的狙擊手是有名的，白天，瞄準了位置，把槍縛在樹幹或是樹枝上，晚上就打。有天晚上，我睡在坑裏，「咚！」「咚！」槍聲響了，我趕緊把腳縮來，子彈直往坑裏射，我模糊感覺到腳底陣土直翻，「咚！」身上一直抖到天明，到早晨，果然腳底都是彈痕，土已經翻起一個一尺多深的大洞，假若我的腳不縮起來，不知道已經成了什麼樣子。

通常離營部連部二十米的光景，就是敵人的陣地，有一次，我還在營部裏，槍聲響了，我們躬身平俯在地下。等槍聲稍稀時，我發現子彈以我的腰爲中心，一尺爲半徑，向上畫了個半圓。

炊事兵送上飯來，他看見兩方陣地只離開有二十米，因為進攻困難，在那時期，相當膠着，大家說話都聽得見，他跑上一個高地，向敵人揮着手，打起四川腔說：「嘿，過來吃飯嗎！」「呾」，這位伙夫倒下去了。

同美國兵一道在坑裏，他們比我們更怕得厲害。有一次，我們的坑又被發現了，一直躲到晚上，槍聲還不停。美國兵餓極了，向我說：「翻譯官，弄點東西來吃。」我看他們也太慘，就找了傳令兵弄點東西來，他們却還要傳令兵拿煮鉛製的炊具到外面去洗，我把炊具拿了下來，問道：「是否你們比我們優越！」

然而，在這種情形下，大家都毫無怨言，我們要活下去，人民也要活下去，我們要勝利，要透過勝利去尋找天堂。

勝利終於來了，我們首先看見，有翅膀的人發復原財。以一個征服者姿態出現！現在又是滿目瘡痍，遍地災荒。日本人投降了，老百姓也投降了。

我們呢？「百分之百的犧牲！」犧牲之後，又怎樣？代替送學分的是必須讀及格；體育免修變成廢地挺身，留學變成了流血。

然而，總是用不了第二次的。

(二)

甲人

一連看了兩晚的電影，不覺得有趣味，反而教人有點悶悶不樂。什麼原因，自己也不大明白。

從電影裏看見了繁榮安寧的美國人生活，看見些「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雍容華貴的舉止風度；想想自己所在的又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這完全是一種諷刺！

洋人和二毛子在樓上賭，侍者們在下賭。房子裏黑黑的，大家坐着，對着半明半暗的青油燈無話可說。沒有興趣賭博也沒有錢賭博，於是唱歌，歌也有唱厭了的時候，聲音也沙了，於是就提議到屋外看月亮去。

月亮大而圓，湖上刮着風，湖面起着小浪，像魚鱗般閃耀發光。小河叉口，有幾個漁人在漁船裏擲東西，遠遠望去，只看見靜悄悄的幾個勞動者的黑影。

月光下的湖顯得很神祕：那樣的廣闊，又那樣的含蓄，似乎一眼就可以把他看完，又似乎有眼睛也看不見東西存在。天上有兩堆厚厚的白雲，跑得很快，一下就把月光遮沒了，於是四週的山都顯得陰晦，黯然無邊；湖面却更加亮了。風吹得更緊一點，呼呼的叫，有點冷，於是我們跑到大樹旁邊，三人一塊貼樹身躲着，眼睛還不斷的往湖面上瞧！——有點恐怖，又有點想笑。

到這鬼也沒有一個的山坳里來已經三天了。還如有人說過似的：「登山一望，但見蒿草滿目」，荒涼極分。

天天有大霧，白茫茫一片。「訓練」自然停止了，大家落得個乾淨。洋人躺在床上海火讀小說，十分逍遙。中國軍官又有什麼可幹呢？

似乎和外邊的世界隔絕了。整天濕潤潤的，潮濕的空氣從窗縫裏鑽進來——關在這些地方，令人只有憂愁。

好容易盼到一個晴天，霧散了，太陽光露出來，眼前立時爽朗得多，藉此機會把整個山谷巡視一番。士兵們有的在晒太陽，有的在擦槍，有的呆着不知道在幹什麼。看見「翻譯官」似乎都變得自然起來。弄得人怪難過，儘往偏僻的地方走。

這事情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再下去會使人發狂的。

晚上有一個連長到寢室裏來，總是爲了訓練的事，幾句話後，彼此便無話可說。他坐在老薛床上，很自然的樣子，一點不顯得爲難，我也扭着頭看我的地圖，如此大家保持安靜，十分鐘後，他站起來走了。樣子不顯得高興，也不顯得不高興；我對他沒有好印象也沒有壞印象。

青年軍的事鬧得很厲害，學校裏很多同學都去了。也會想到離開這裏，正式加入青年軍，也許可以比較痛快，可以真正作點事情。但是這地方太偏僻，消息不靈，另外，外事局是不是准許離職呢？母親來信，大骨也當「智識青年」從軍去了，聽說還有許多地痞流氓也去當「智識青年」從軍去了；這真好像是十字軍東征，各種各樣的人的各種各樣不同的目的匯集在同一旗幟之下——天知道！

「薛翻譯官」從營部拿來毛筆一支，在房門兩旁寫了一幅對聯，左邊是「人心甘苦見交情」。右邊是「世事難觀知曲直」，當中是「隱廬」二字，另外在牆上還提題詩一首曰：「一日離家一日深，好似孤鳥棲寒林，縱然此地風景好，難免思鄉一片心。」

我們雖然住同一寢室，自然有也變成「隱士」，可惜的是我並不講「交情」，對世事也沒有「靜觀」的能耐，既不想家也不欣賞這光禿禿的荒山。每日兩人對坐烤火，各想心思，不發一言。

對我這種毛頭小子，四十餘歲的薛老先生自然是看不慣的，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本來不是同樣的人。

聯大的團體生活

羣社

殘年

清華，北大，南開的同學由長沙到昆明時，有一個步行團。這六十八天的生活給予了同學們一個集體生活的習慣。到昆明後，他們覺得這種集體生活在平時也並不是不需要，於是這一部份同學爲基礎，在蒙自分校回到昆明時，有了羣社的組織。

羣社最盛時，有二百多社員，前後則有一千餘人。

那時羣社的經常工作是出壁報，開辯論會，討論會，時事座談會等。

羣社除了有一個通俗平易的街頭壁報之外，在校內有「羣聲」，「羣聲」偏重於生活的描述和政
治評論，可以說是羣社的機關報。「臘月」是純文藝的刊物，那時，羣社裏寫文章的能手相當不少，記得有一次，一臘月，出刊在雲瑞中學時，一星期之中，有篇文章前面，始終擠滿着人，前往欣賞的教授也頗不乏人。「熱風」是一個畫刊，以漫畫，尤其是連環漫畫爲主，圖有些短小的雜文和木刻。「熱風」畫刊最精彩的一次是有六幅連環漫畫，第一幅的標題是「燈紅酒綠，翩翩我我。」描寫男女聚會的勝況。第二幅是一個跳舞場面。第三幅是男的爲女的提皮包背大衣。第四幅是「不能不以身相報。」雙雙走進旅館。第五幅是女者抱着大肚皮痛苦。第六幅是一個老教授諄諄告誡：「這種事情只有你們女人才有責任。」事實上，那時候這種事情也時有發生，所以女同學並未抗議。其他還有「書評」壁報。

辯論會曾經有過各種題目，最激刺的一次是辯論戀愛與結婚問題，女同學堅持不結婚男同學則主張應該結婚，雙方旗鼓相當。討論會舉凡國共問題，戰時教育問題等等都討論過。

那時候大家對於旅行都很感興趣，羣社曾舉辦過路南夏令營，在路南住了一個星期，這在一星期中他們作過兵役宣傳，舉行過各項比賽。此外附近的名勝如桃園，楊宗海，等等他們都到過。記得在桃園的一次，一共有六隊，每隊將近百人，每隊僅交五元法幣的桃子費，吃了兩頓桃子，最後每人還帶了很多回來。回來時，因為時間太晚，公路局特從昆明派車來接同學回去。

在假期裏，羣社裏分成各種學習小組：社會科學方面有哲學，經濟，文學方面有文藝，詩歌，及俄語世界語講習班，講員都是同學，最寶貴的詩歌，現在雲瑞中學最大的教室（可容五百人都擠滿了）。藝術方面，有戲劇，歌詠，木刻。時事方面有中國問題等。受他們的號召而參加學習小組的同學最多時達到七百餘人。

對於娛樂和健康，羣社的社員也沒有放鬆過，他們有球隊，連不會打球的老爺都要上，他們有，月光會一類的聚餐。

對於民衆的教育和宣傳工作，他們經常在街頭壁報，並且以各種方式作兵役宣傳，羣社的街頭劇隨時也可以看見在街上演出。

羣社的社員有苦幹的精神，記得羣社戲劇組在省黨部演出阿Q正傳時，就有一位女同學把頭髮剪了演尼姑，因為沒有錢，所有的東西都拿人來代替。如條幕布用人支持等等，以至動員六十餘人。而且他們開了先例：演戲不吃東西，下午在學校裏吃了飯跑去，晚上演完了跑回學校吃飯。守夜的也只吃一隻「麻花」。

除了這些，羣社有一個集體學習的制度，他們上某門課的同學，大家排輪，規定每人應該看多少書，看完之後，負責報告，這樣他們省去了多少時間，而能多學到很多東西。功課好的幫助壞的。教書先生都驚嘆他們的功課為什麼如此好。金岳霖先生有一次向教授們說：「這些人平時不上課，考試來總是很好的，真沒有『辦法』」。因此現在的在校的助教中還有很大一部份是羣社的。

自從皖南事變之後，羣社遭到無理的壓迫，他們的活動便慢慢的停下來，最後羣社就因此解散了。

羣社雖然結束了，他們的精神却給予聯大同學一個永不忘記的印象。而後如像冬青社，戲劇研究社等都是從羣社演化而來，他們的表現，同學們也自有公論。

記冬青社

公唐

「冬青社」是聯大歷史最久的文藝團體，有聯大就有「冬青」。生機勃勃的春夏，它是聯大一切花朵中最壯麗的一個，而在沉寂的冬秋，他的一股生命仍在靜靜地流着，孕育來春的花朵。還是一株名符其實的冬青樹。

熟習聯大歷史的人該不會忘羣社吧。「辭別了五朝宮殿，暫駐岳衡山湘水」的三千學生，跋涉千山萬水，來到昆明之後，彼此不再是同窗不相識的陌生的人了，爲了集體學習，集體娛樂，因而組織了以二百餘人爲骨幹的羣社。當時在校的同學，誰不能聽到羣社的歌聲，誰不迎到羣社的笑容，又誰不受到羣社集體學習的號召！在羣社裏，有一羣愛好文藝的同學爲着展開集體的文藝活動，就組織了冬青社。聘請聞一多、馮至、卞之琳等先生爲導師。從此，在校內亮一張以精幹的雜文爲主的冬青壁

報。在校外，有生動活潑而能反映現實的冬青報頭報。聯大的文藝空氣在這一支生力軍的勢力下，蓬勃的展開了。但，冬青的影響決不止於啓蒙作用和教育街頭的民衆，他還從事深刻的研究工作用以提高寫作的藝術水準。它不是爲藝術而藝術，也不認爲宣傳即等於藝術，它抱定文藝並不能於政治的觀點，而唯有藝術水準愈高的作品愈有政治的作用。因此，以後冬青又發刊一種水準較高的，「冬青文抄」，每期有數萬字，裝訂成冊，放在圖書館供同學們閱覽，內容有論文，小說，散文，詩歌，批評。這一時期的聯大在羣社領導下是活躍的，壁報多至十餘種，而羣社的姊妹團體冬青却領導了同學們的文藝活動。

一九四〇年四月×日，人們在早晨從夢中醒來，突然聽到國內的政治環境急趨惡劣，連學校裏的團體活動也受到了威脅。於是，羣社解體了，冬青的文藝活動也沉寂了。此後，羣社雖不復存在，但冬青仍舊維持着，爲適應環境起見，它不再和大家見面，社友們沉靜地互相研究和埋頭寫作。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一九四四年夏季。在這長時期裏，冬青雖不常爲外人所知，但它是更堅實的鍛鍊了自已。社友們的寫作技巧進步了。表現在外的有在貴陽革命日報（即後來的貴州日報）發刊的一冬青副刊一，撰稿除社友以外，經常有馮至，卞之琳，李廣田，方敬，林庚等文壇名作家。「副刊」的篇幅雖小，但有獨特的作風。社友們在此時寫作很多，還沒有足夠自己作品伸展的園地。多半投稿國內各種文藝刊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公報「文藝」，在有一段時期裏。大公報「文藝」的稿件幾乎有一半以上是冬青社友們的。一九四三年冬季，社友們計劃出版冬青文藝月刊，籌備多時，創刊號的稿件也已都分集好，終因領不到登記證和印刷條件的過份困難而流產。那年春天，又和一書店接洽，計劃在桂林印刷，後來也因故作罷。但，刊物雖沒有出成，社友之間的連繫却更加密切，而寫作也更勤

了。

一九四四年暑期，因舊的社友陸續離昆明，乃公開徵求新社友，人數由十餘人而增至三十人，在新舊社友相接待的一次大會上，決定在昆明恢復冬青社報，在校外發給報紙，冬青的新生命又開始了。

一九四五年春，聯大恢復，生氣，冬青也重以傳統精神風做自己的工作。冬青報仍以雜文為主，成爲人人稱道的短小精幹而最能反應現實的一支文壇力量。當昆明文藝復興，它會聯合文藝社，新詩社和文協分會舉辦紀念會。同年冬季，又會和以上昆明文藝團體，辦理曼羅爾和A，托爾斯泰追悼會。

今天，聯大雖已北遷，冬青社友雖已分散，但冬青就是會永遠活在聯大同學和全昆明同學們的心頭的。冬青社友已是全文壇上同一支生力軍。我們認爲冬青的作風正是聯大同學精神的代表，它是永遠和羣衆在一起向深處發掘的！

學生自治會沿革

中 道

由長沙到昆明後，二十七年聯大成立時即有學生自治會之組織。這時，自治會有幹事會及評議會兩部，幹事會有正副主席，總理會務，代表自治會。評議會爲一監察與核撥機構。當時評議會權限頗大，一切重要案件須經評議會認可方能實行。

由二十七年至三十年春季，自治會幹事會及評議會大體均爲三民主義青年團，羣社，聯大基督團契三團體份子組成，三青團員多任正主席，羣社社員多任評議會召集人。

在此時期中，自治會並未積極發揮其功能，因主要課外活動均為學生自組團體所領導。

三十年春天晚南事變後，自治會職員全部由三青團團員充任。此時自治會工作更趨沉寂。

三十一年度之自治會原選出之負責人，均願就任而辭職。其主要原因係投票同學太少，選出之同學自付組成幹事會後仍毫無力量，無上台能力，因是不願當面造成。

三十二年度自治會重新成立，然而在此年度中，所有團體活動均為級會系會或壁報團體所推動，自治會始終保持沉寂。

三十三年度開始選舉，各壁報呼籲同學慎重行事，並正式成立各系級代表會，由代表會中選出幹事十七人，內常務理事三人，分掌會務交際等。下設學術、服務、庶紀、康樂及總務五部。此後各種活動大抵均由自治會推動。

三十四年下學期，「一二·一」罷課以後，一般同學對自治會理事係由代表會就全體會員（即同學）中選出十七人充任之。一之辦法表示不滿，因選舉時代表不及徵求選中同學意見，而代表在其所認識之同學中欲選擇十七位有能力負責任之同學，於是提出建議法。由各系提出候選人，而由全體同學投票。此議即在代表會通過實行。

此後自治會仍有三常務理事，其職務則合會務、交際、壁報工作，其餘組織仍舊，外并選出兼任學聯代表三人會同負責學聯工作之常務理事出席各系同學會并參加工作。

二十五年學校結束後，聯大自治會亦因之結束。然學生遷校，輔助會仍係學生自治會理事會留校同學及理事會全權聘任之同學所組織。

由同學看「黨」「團」

行 彙

聯大剛搬到昆明時，學生自治會大抵是三個團體組織「聯合政府」：青團、羣社、聯大基督團。他們分任了正副主席及評議會主席，但常是三青團團任正主席。

二十八日，三青團青年劇社原準備與羣社劇研會聯合演出。臨時因事申緩。劇研單獨上演。青劇後亦單獨上演五幕劇「刑」。然由團員分送坐票，以至引起一般同學不滿。羣社預知演出之日或有事故發生，告知社友當晚不必回校。然由上演時，未能入場之同學即在場外高聲唱歌，張伯苓適在場內，說了一聲，你們吵好了，於是場內同學木棍桌子腳齊舞，場外同學早已蹤影不見。其時有三青團負責人汪君爬上舞台，聲言這是羣社搗亂，大罵羣社無恥。台下一遍掌聲，一打倒羣社之聲。適有羣社一女同學馬君在場看戲，站上桌，指着一位喊打同學說：「你敢打！」全場一時哄然，等大家清醒後，馬君却已不見。重新開演時，電燈又突然熄滅。第二天張伯苓一天要清查剪綫的同學，因為團員一致認為這是羣社同學鬧出來的。然而後來去自首的是一位平常只讀書不大問事的同學。同學認為事情並不如他以前所想的如是簡單，茶會招待兩團體負責人，席間大談周恩來與他的師生情誼。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二十九年學校工友要求加薪罷工，曾經在新校舍貼標語，並向同學呼籲援助，有關同學生活之事務則一律未停止。在標語中有一反寫R之圖記，三青團方面即認爲乃羣社與共產黨所鼓勵指使。後來

這個人自己出面證明，原來是他們喝酒時遺下紙幣一只，上面恰有一商標字樣R。這位王友並將原物公佈作證。事實真象乃大白於同輩。

二十九年時，「熱風」漫畫壁報會作一掃寫現實，男女關係之連環袋，（見羣社記事）三青團覺得女同學對此毫無反響，於是有一次於南院，同學宿舍前貼了一幅六卷上卷：聯大女生無恥。這一下無病呻吟乃引起女同學全體抗議，後來了結的辦法是汪君以團方負責人向全體女同學書面公開道歉。

皖南事變以後，學校一切活動漸趨於沉寂，羣社解散。除三十年度學校為自治會外，所有自治會均為三青團所佔據，直至三十年度。在此一時期，自治會不特無異議也不能有異議。同學對自治會選舉投票不踴躍，普選時，（一般同學對普選辦法均不明瞭。）三十餘票即當選自治會主席。

三十三年「五四」之後，學校漸有生氣。同學感到政治之腐化紛起作民主之要求。三青團同學在此時則始終保持沉默。他們也出壁報，不過大抵都是出現一兩期後就停刊，或者掉頭換面，有的甚至以平常極少活動的同學作為他們的負責人，但由團員實際負責。有時「宣言」起來，再加上臨時編幾個名稱，他們總有五六個團體單位的簽名。

自從他們和自治會脫離關係以後，對自治會一切的措施都站在反對的立場。三十四年五月聯大

最後，我還錄上一段昆明學生報的一段消息：標題是「黨團競選選舉多，聯大發揚同學退出三青團」，接着是：

（本報訊）此次三青團競選聯大代表，指出賄選的醜事，把國民黨反動份子的腐化專制行爲暴露無餘。三青團會於日夜間在財盛巷舉行團員投票，選出的代表都是一些淺薄，低能，糊塗，無知識的「黨棍」他們都是經過上層的團定或指派的。在選舉之前，並公開投票賄選，其中一部份三青團同學對於國內此種不民主的腐化作風極爲不滿，聯大三青團團員姜濤同學（讀者按：姜濤同學會爲三青團主要負責人之一。）於會後親筆簽名投函學生報，指責這種無恥的醜劇，並宣佈退出三青團。

關於「聯大文藝社」

文藝社

三十二年的深秋，聯大同學各方面的情形，顯着非常的鬆懈與荒涼。運動場上滿是開始枯實的小草，還不用說了，即連壁報也只是間或出現的斷續似的幾張。受不住這荒涼淒涼的壓迫，幾個愛好文藝的同學在商量計劃了一陣之後，有了一個決定，這決定的具體表現，就是「文藝」，一個抄寫得很整潔的壁報，在那年十月一日出了創刊號。

文藝壁報的同人們是被人認爲「頭幹」，不拿說話的。事實確是這樣。壁報每半月一期的出着，永遠抄寫着那應秀麗醒目的，而且從不脫離。內容方面，它包括了所有文學各部門，論文，書評，小說，散文，詩歌，有時也出現個把滑稽的短劇。

文藝壁報同人的這種不求聞達，埋頭苦幹，只問努力的嚴肅態度，並不是毫無結果的，它一方面

豐穰的內容有精不斷的改進，一方面贏得了相當多讀者的歡迎，誇獎和信念。這情形，在三十三年達四，文藝壁報主辦的五四文藝晚會上可以看出来。晚會會場原訂在聯大南區十號教室，但結果因觀眾達千餘，這是兩個甚至三個南區十號也容納不下的，後來竟因為臨時改換會址，被人作有計劃的騷擾，而未能進行。這次晚會的流產，顯然很使文藝壁報同人覺得很对不起師長和同學，但以後便儘量的責任問題的論戰，從大多數人的支持和聲援中，他們却獲得了更多的鼓勵和勇氣。文藝晚會在五八晚由文學會主辦而重新舉行了。同時，這會也引來了以後兩年內不斷舉行的各式各樣各種性質的晚會和座談會。

文藝壁報的版面一向是以素淨、美觀著稱的，有些人不免由此連想到「文藝」的態度大概是軟弱的博愛術而藝術的，但事實却恰恰相反。三十三年初冬，文藝壁報持着絕對的「爲人生而藝術」的態度，和倡「爲藝術而藝術」論的糾紛壁報作文藝問題的論戰，使全校各種壁報幾乎都牽入這場而絕大多數的是和文藝壁報站在一條陣綫上的。

由於壁報的強勁有力，和外界的期望，文藝壁報公開徵求社員。短短幾天內，參加的社員達四十餘人，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的雨聲淅瀝的晚上，燭光下面，第一次，社員聚會於決定了，聯大文藝社的名子，並決定以十月一日，文藝壁報創刊的日子爲社慶。

這以後，除了每月一日和十六日繼續出版文藝壁報外，更展開了集體學習的活動。討論會是我們最主要的工作。討論會的第一個階段，是一些普遍的問題，如生活，寫作，世界觀一等。第二階段，在三十四年的暑假前後，我們每一星期一次，討論了費馬，紀德，斯坦貝克，魯迅高爾基等五個作家。對外活動方向，在五四紀念週中，文藝社和昆明文藝等團體聯合主辦了五五文藝晚會。

秋季開學後，文藝社的社員達到了六十餘人，成了聯大當時最大學生團體之一。在學習活動中，決定了專費的討論，預定的作品有「國賊記」，「清明前後」，「新藝術論」等，同時開始了討論社員自己的練習作品。六十幾位社員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參加詩歌，論文書評，散文雜文，或小說四組中之一或二組。每組每月有一次討論。因此每星期都有一個討論會在舉行着，不只一次，在討論會上會引起了極為激烈的辯論。也是在這個時期內，文藝社還和昆明市的文協，各書社，新詩社聯合舉辦了一個文藝講座，還講座直到「一二·一慘案」發生，才暫時中止。

「一二·一」是一個偉大的運動，在這次運動裏，昆明學生充分的表現了他們爭自由爭民主的決心和力量。文藝社的各項工作和學習活動，由於社員們分散到黨課委員會的各部門中參加工作，暫時都停止了，但文藝社主編的「文藝新報」却在這次運動中有了相當好的表現並發揮了不太小的力量。

④「文藝新報」是文藝社工作的一個新的表現，它創刊在三十四年的十一月一日。運動還是開始在十一月之前，就是十月一日那天。三十四年的十月一日是文藝二週年社慶紀念，除了在那天晚上舉辦了一個總題為「抗戰八年來文藝之總檢討」的紀念晚會外，我們同時出版了一個四萬字的「文藝社二週年紀念倍大號」的壁報。這四萬字的壁報給了我們以勇氣和信心，既然稿子來源毫無問題，那麼與其出壁報何如出鉛印刊物，與其只在家里說話，何如把我們聲音喊到社會上去呢？憑着青年人特有的熱情，決定了除了壁報外，再出一份鉛印的「文藝新報」。出了兩期就趕上了昆明學生反內戰罷課運動，罷課是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始的，罷課的第五天，我們就趕出了一個「反內戰專號」。接着一二·一四烈士死難，懷着滿腔的憤怒和悲痛，在第四期，我們出了一個「四烈士殉難紀念專號」。在還

兩期裏，多少表現了一些文藝社對政治態度。

一二，一運動的結束，帶來了聯大同學間普遍的情緒低落，文藝社沒能例外，在三十五年開始的這半年中，文藝社只若斷若續的維持了一個「文藝新報」，壁報從一二，一以後就無形停止了，而比較值得一說的倒是文藝社主辦的一二，一運動中文藝各部門的表現的座談會。

文藝社成立已兩年多了，這兩年多的時間中，對世界，對中國，對聯大說，都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回顧兩年來文藝的工作，其實雖然不能說是「太小」，但也不大，其唯一值得自慰的地方，是文藝壁報時期的態度和作風，到現在是一直保持着的。今天，三十五年的五週年，聯大出的壁報少得可憐，而這寥寥幾星的幾份壁報中，其中之一也還有「文藝」。「文藝」是從聯大「不景氣」的情形中產生的，而也是在聯大「不景氣」中，它出了第三十六期，在昆明的最後一期，告一段落。

是的，這只是告一段落，不是結束；或者更恰當的說，這不但不是一個一個結束，而且是一個開始，一個新的開始。

幾個月後，在北平，在北大，清華甚至天津的南開裏，它將重新出現，羣它所有的力量，作一個走卒，在這偉大的人民解放的民主運動裏面！

我們的級會

生活報壁

曾經作爲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一九四六級的每一個分子都會因提到這個班級的名字而覺得驕傲和引以爲樂，因爲在我們這一級中，人與人之間有着極短的距離，有着異乎尋常的深厚的感情，這感情建築在我們對於國家有一種一致的認識，並且願意爲這認識而奮鬥。

在今天，回憶我們這一班級會的歷史是够令人尋味的。

一九四一年以後，大後方驕橫着一股反動的逆流，恐怖和黑暗統治着全國，特種人物威脅着每一個求學的青年，在學校裏同學與同學之間高築起一堵不可越過的圍牆。「逢人只說三分話」，彼此存在着相互間的猜忌，上下聲床的人終年不交換半個字，同學了幾年大家都不曉得叫什麼名兒。對國事毫不關心，對周圍的事物置若罔聞，不關痛癢，生活不是打牌睡覺便是談談女人；充滿着無聊和空虛。沒有活力，沒有生氣，沒有歡樂，絕對的麻木，完全的沉寂。

當時的離大，就是處在這種情景之下。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我們班剛渡過了一年級正式入系的時候，級裏面幾位自覺的同學，首先覺得有打破這種空氣的必要，於是籌備發起組織級會，目的在打破隔膜，增進感情，立刻得到大多數同學的響應。一天晚上，在南區十號教堂開成立大會，通過章程，選出幹事。

級會成立後，各股幹事發起各種各樣的活動：旅行，唱歌，球賽，出壁報，開討論會。每天午飯後在北區一號教堂洋溢着狂歡的歌聲，在南區，北區，新校舍，昆中北院，這裏那裏激盪起熱烈的辯論和談話，三五成羣走在校舍走道上的打鬧，常引起刺耳的笑聲。

人們慣把突出的東西叫做「瘋狂」。在當時聯大這一池死水裏，居然激起這驚人的浪花，無怪外級外系的人把它叫做「瘋狂」。而本級的級友也居然不以為辱，反而引以為榮。在生活壁報上，大膽標榜着「瘋狂主義」，更是使一般安於現狀的人為之驚異！

壁報的壁報定名為「生活」，當時提出了三個口號，那就是反映生活，批評生活和改進生活。內容雖在觀察和表現方面有着某些缺點，可是三年來的壁報一直在循着這道路走，而重疊了相當的狂動

·第一年壁報的內容，着重在對於學校生活的批評和建議。第二年因為國內新聞的封鎖，國事的發展常被蒙蔽，同學的興趣是外文，看到外國雜誌常有關於中國各方面真實的報導，爲了使同學們增加對於國事的了解，所以在這一期間的壁報內容就着重在外國雜誌文章的翻譯。第三年聯大同學普遍參加民主運動，因之這一期壁報上這一類的文章也就比較多。

此外級會還曾經通過級會和壁報團體的組織參加全校性的工作，如在一九四四年秋天生活壁報參加壁報協會時，全校同學對於自治會選舉的重視，級會代表積極參加自治會理事的競選，一九四五年四月，生活一參加各壁報起草全體同學對於國事的主張，沉痛指討黨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嚴重性，明確提出主張成立聯合政府，徹底改革中國的政治，立刻得到全校各系各級的響應和支持。「一二·一」罷課運動，全班同學自動參加各部門的工作，從外事，外交，聯絡，交際，以至歌詠，戲劇，講演，訪問，乃至於資料，編輯，謄寫，印刷，人事，計劃，文書，救護，訴訟，幾乎沒有一個部門沒有本級同學參加。

至於本級會聯合哲學，歷史，中文等一九四六級的同學共同到唐家花園去旅行，外文系會聯合國文系共同舉辦「文藝問題」講演會等等零星的工作更舉不勝舉了。

應該特別指出是本級的某些特點：

三年來級裏的同學儘管每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各有某些程度的分別，可是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從來沒有極端的不同，大家永遠在一個方向互相策勵，共同前進。

本班的另一個特點是大家不管功課好壞，是男是女，都是融洽無間，沒有猜忌，沒有顧忌，沒有忌妒，沒有輕視，時常互相討論並幫助解決生活問題。

最後一個特點應該提到的是：在工作過程中，每個人對於現實的認識和工作的技巧和積極性都平均而普遍的逐步提高了。在以前只抱着一個空洞的理想的付之實踐了，在以前觀念糊塗的逐漸弄清楚了，在以前言行相違的漸趨統一了。至於宣傳的，戲劇的，音樂的，事務的等等不勝枚舉的專門人才也都在他們獨特感和興趣的驅初其基礎上建立起更高的一層。這是值得我們歡欣鼓舞的。

級會起初是在學校裏立起一面獨特的旗幟，等到全校普遍的醞釀起激列的空氣。同學一切的活動都由學生自治會全盤計劃的時候，級會倡導風氣的作用已告完成而成為自治會輔導和督導的機構了，這也該算是這個歷史階段中一般級會的特徵之一吧。

這裏還應該記取我們在級會工作中所得到的經驗：

在三年級級會的工作中，一個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經驗是：「團結就是力量」。這句老生常談裏還得到更確實的明證。儘管我們起初組織級會的目的只在打破隔膜聯絡感情。開頭我們只是鬧鬧玩玩，大家弄得很熟，想不到以後就在這鬆弛的基礎上，發揮了工作上最大的效能。我們看到其他班級有的人數並不比我們少，份子也不見得比我們壞，可是他們發動起工作來就沒有我們動員得更多更快。這就是因為別班級同學與同學之間沒有建立起更深的感情，相互間了解得不够，換句話說，團結得不好。

其次，在工作方式上我們也獲得一個寶貴的經驗，那就是我們能够顧及大多數同學的利益和興趣。依照着每個同學不同的興趣我們有着各式各樣的活動方式，喜歡寫作的參加壁報的工作，喜歡玩的參加旅行，喜歡打球的參加球賽，（我們班曾經打敗了好幾班的排球隊），……等等。在考試之先我們極時常能及時的開討論會，同學們爲了應付考試，也願意來參加討論，不能否認的，我們還沒有

完全吸收每個喜歡寫作，喜歡打球的人都來參加。這可以說是我們級會工作中的小瑕疵。

在今天我們回憶這段級史的時候，我們特別要記住這些經驗。同學們大都已先後分散於各地，我願每個人都帶着外文系一九四六級的精神傳播於我們踏到的每一個角落。

「現實」兩年

「現實」壁報

前年五月，正是政府發動憲草大討論的時期，有幾位朋友對憲草突然感到興趣，他們總覺得自己的意見值得在壁報上發表似的，於是彼此說：出一個壁報吧，「現實」就這樣出現了。其所以定名為「現實」，並不是因為自己對現實有什麼深切了解，只覺得這時候每位同學對現實的認識有着迫切的要求，就用「現實」作它的標記。

從那年五月到第二年四月，「現實」主要是因為翻譯文字而得到同學的青睞的。當時同學大多對現實不滿，但在新聞封鎖消息隔絕的當中，他們對現實的了解大多只能從外國雜誌獲得，當時美國對中國的批評確實相當多，史迪威事件鬧得全球皆知，而登載這樣的批評文的又以 Time 雜誌最多，「現實」就恰好是以 Time 起家的，只要有關中國的文字都盡量翻譯刊載。以後 Time 的來源斷絕了，「現實」的同仁就只好跑美國新聞處的閱覽室里翻上一天半天。第一次都錯認英國新聞處為美國新聞處，當那位英國老太婆說：不不，這是英國新聞處的時候，大家都弄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壁報還有同學看，「現實」的同仁也就經常的互相鼓勵，然而後來辦這壁報的不過四人而已。爲了要撐門面，爲了使半個月一次的壁報能按期出版，怎麼辦呢？於是各種嚴格的規則都相繼訂出，譬如以後每次的出版五天後的編輯會議，和再過五天交齊稿件都是這時規定的。當然也有例外，壁

如每期的時事述評就不能過寫，因為總不能事先寫出以後幾季可能變化很大的時事文章。形式也相當講求，今天各壁報採用的墨汁寫字辦法就是「現實」發明的。總之，這一時期現實壁報同仁幹得還起勁，並且這一時期聯大壁報相當多，每個壁報都有自己的基本人員，形成聯大的壁報熱，這種熱對「現實」自然是一種大的督促和鼓勵。

去年四月聯大時局宣言的發表，給聯大壁報帶進新的階段。發宣言那天的聯合壁報出版，使得各壁報開始有了聯合組織的形式。以後學校大的事變的發生，譬如宣言的發表，壁報聯合版總是盡了催生和推動的作用，這點應該加以肯定。然而現在想來，這一時期壁報却具了幾種不好的傾向，似乎所有辦壁報的都比過去忙了，因而第一，好多壁報有名無實，聯合壁報版經常有它們的名字，但很多就只出了一兩星期沒有繼續出，因而過去壁報板不夠變成了現在壁報板太多的現象，新舍五甲二十七乙就變成壁報板的囤積所，大批大批的作了睡下去很舒服的牀板。第二，身兼數職，一個人參加了好幾個壁報，忙報忙得不得開交。第三，大塊文章的重出疊見，千篇一律，「現實」壁報更深刻地發揮了這一特點。一次「現實」只有四篇文章，一篇是時事述評，一篇是到農村去，三篇是某農村介紹，四篇是現時期學習問題，掛出去無人問津。把幾位朋友氣得要命。因為看的人不太多，形式也就不像過去那樣的講求，有個時候弄好了却不馬上掛出去，而聯大的老鼠恰好是相當多的，你不掛出去它們就在上面挖洞，掘地溝，劃交通綫，畫地圖，有一次弄得瘡痍滿目，慘不忍睹，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以後的每期大都是弄好了就掛出去。但是要說這一時期「現實」同仁完全沒有想求進步却也不然，他們談過好幾次，覺得大塊文章要不得，時事述評應該改為時事彙粹，把消息並列，比較，應該有經常訪問的文章。每篇應該有重心。但談了沒有作，或是作得不徹底，因此缺點還是繼續存在。

「一二·一」運動把過去好幾年的那些不傾向一掃而光，今天談到要用聯合版，把那些好久沒有出過的壁報壁報的，拿弄上去，一定可以弄通了。經過這一次大的運動，參考過去很多教訓經驗，「現實」同仁討論了好幾次，覺得過去太壞，呆板的現象非澈底改革不可了。當時彼此之間：壁報是給那個看的？自然是給其他同學看的。他講喜不喜歡大地文章？不喜歡。他們喜歡什麼？喜歡與他們的生活有關的東西。於是爲了復日開學，就草率地出了兩期，一期是教授訪問版，二期是同學訪問版，形式也有了改變，看的人相安多，於是才得到了編壁報的要訣。這種要訣不是捷徑，也不是投機，這是生活的事實，是你應該遵守的法則。

以後本來還想繼續下去，仄爲搬家了，就只好開一個兩周年紀念會，把兩年「現實」作個總結。

兩年來，「現實」的缺點是多處。經過同仁討論過，覺得：

- 一，未談國家大事，不談同學生活，因此發展的結果是只尙定論，不務實際。
 - 二，與其他壁報聯繫不夠，與廣大同學聯繫不夠。一個壁報應該獲得大多數同學的支持，有很多同學爲它寫稿。是「現實」過去却不要外稿，還簡直近於狂妄。
 - 三，因爲上面兩點限制，所以不能創造新的形式，呆板，死硬，板着臉，看了就不喜歡。
- 到北平去以後，當然還是希望能繼續出，有些朋友希望「現實」變成一個社，這是一個實質的意見，我們希望作到。

兩年「現實」，一共出了三十八期，有個時期脫期得很利害，希望以後能够改正。

二周年會上，有朋友批評「現實」沒有檢討制度，我們希望自己以後能够確定這一制度，並且能

够好好地遵守。

「報聯」

何達

不熟習聯大歷史的人，是很容易忽略聯大「報聯」在學運中所佔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的。在三十二年五四之後，沉默已久的聯大壁報突然的活躍起來，一直到三十四年暑假後，南區北區可以掛壁報的地方，才擠得滿滿的。三十四年一月，學校在金城銀行辦事處的東面，加修了一道約三十米的壁報牆。這些牆就是當時聯大的輿論界。

能够代表大多數同學的學生自治會到三十三年秋季才遲遲成立，在這之前，學生自治會為少數分子「包而不辦」，被大多數同學所冷淡，所輕蔑，毫無生氣。在這個期間，能够反映大多數同學意見與要求的，只有在三十三年五四後組織的聯大壁報協會。

聯大壁報協會成立時，聯大的壁報幾乎全體加入（包括師院和工院的壁報），青年團的青年壁報亦會派代表參加，後來因主張文學應該脫離政治被壁報界所拋棄的耕耘壁報，在成立時，和生活壁報，文藝壁報同時被選為常委。因此在那時，「報聯」可以百分之百地代表聯大壁報界。

三十三年「報聯」不但對內反映全體同學的意見，而且對外代表全體同學參加各種活動。三十三年七七時事晚會，就是由張大自治會，中法大學自治會，和英語專科學校自治會和聯大壁報協會合辦的。

在實質上，「報聯」也可以說是真正的代替當時的自治會，作了許多當時自治會應該作而不肯作的事，因而「報聯」對一個健全的進步的真正的能代表全體同學的學生自治的產生，抱極大的熱誠，

用各種方式呼籲同學認真選舉自己的自治會，於是在三十三年秋末，才產生了以後領導護國紀念遊行，以及發表國是宣言的爲全體同學所擁護的學生自治會。

追潮報協的產生，及其擴大，我們有一提「聯合版」的必要，第一次聯合版是爲了反映同學對政府給聯大三十萬元的「賬款」的意見而發刊的，這次的編輯人是「文藝」和「浪風」，這是報協組織的先聲。第二次聯合版的發刊，是前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抵昆時「報聯」爲了要衝破新聞封鎖，傳達中國人民的意見給羅斯福總統的使者，會連夜趕出一版大型的英文壁報，內容揭露中國政治的黑暗及人民的要求，會被拉鐵摩爾攝入鏡頭，而且他還抄下了中文聯合版的社論裏的一句話：「我們誓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面目的法西斯作戰到底。」

在這次以後，「報協」漸漸地不再代表聯大所有壁報，因爲許多造謠漫罵反蘇反共的「辨姦」，「火炬」「誅伐」等等壁報，粗製濫造的大量生產。使大多數進步的爭民主的壁報覺得有重新改組報協之必要。在三十三年秋季產生聯大壁報聯合會，簡稱「報聯」，包括「報協」時代的大多數的壁報，時和許多新的壁報，同一「辨姦」「誅伐」那一型的壁報形成鮮明的對壘，打了許多次激烈的筆仗，「報聯」方面的主力是「現實」和「冬青」。「冬青」以鋒利的雜文爲主要的武器，最多時出過五版（包南院版和工院版），擁有最多的讀者。同時，「報聯」多次爲了發表國是宣言，護國紀念，五四紀念等大規模的活動，以及後來的一二一運動，出過「聯合版」，直接間接地支持自治會。此外，「報聯」曾盡了聯絡與溝通各團體的意見與感情，對同學的團結，頗有貢獻。

新詩社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

新詩社成立！

她在陽光裏誕生，

在暴風雨裏成長。

她從來不長吁短歎，

低吟慢唱；

她沒有小聲小氣地講過話，

因為牠的面前

永遠是成千成萬的人。

兩年前，

當大家都在

一團霧裏

提心吊胆地過日子，

新詩社大胆地喊着：

「我們太寒冷了。」

新詩社曾經狂熱地為貧病作家募過捐，在全國後方各大都市總數三百多萬元當中，新詩社募到三十六萬元。（一九四四年）

新詩社是一個開門的團體，每次開會時，到會的有中法大學的雲南大學的，英語專科學校的天祥中學的，五華中學的昆華中學的昆華女中的昆華商校的大附中的聯大附中的……還有雲南日

我們太潮濕了，

我們要把肋骨

像兩扇大門似的

打開，

讓陽光直曬到我們的心。

凡是來過新詩社的人，

都該記得

那一大羣坦白熱誠的青年，

沒有顧忌地批評，

真心真意地讚美。

他們的大門永遠開着，

沒有一個抽屜是上了鎖的。

他們是用生命來寫詩，

不是用筆墨。

報的省政府的稅務局的銀行界的……：

新詩社在青年從軍時，有六個社員投軍從戎，有一個在戰場上犧牲了。

在一二一運動時，新詩社的損失相當嚴重，祥烈同學去了一條腿，

李復業同學的腹部有

還沒取出的彈片，

張天珉同學手腕上有刺刀的傷痕。

新詩社提倡朗誦詩，

舉辦過許多次大規模的朗誦大會，（一九四五年五四紀念週詩朗誦大會，同年九月間為勝利民主

團結而歌朗誦大會和校慶紀念週詩朗誦大會）聽眾每次都在千人以上。

新詩社認為

詩歌工作者對人民大眾，

有所號召

有所宣告

必然地要通過詩朗誦，

同時，詩朗誦是一個很好的尺度，

來測量詩創作的集體性人民性，

和它的健康與力量。

新詩社已經出版的詩集，

有戈揚的「槍火者」(一二一運動救事詩)揚明的「死在戰場以外的中國兵」。

新詩社的綱領是：

- 一，我們把詩當作生命，不是玩物；當作工作，不是享受；當作獻禮，不是商品。
 - 二，我們反對一切頹廢的晦澀的自私的詩；追求健康而爽朗的集體的诗。
 - 三，我們認為生活的道路，是創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詩歌的前途。
 - 四，我們之間是坦白的直率的團結的友愛的。
- 新詩社的導師是人民所愛戴的聞一多先生。

劇藝社

鬼斗

如果還不健忘，劇藝社的朋友們一定能回憶那多慘淡而又興奮的日子。一個有着特殊經濟優勢的劇團在喝咖啡吃西點中演出，而我們靠着大餅和白開水跟他們唱對台。沒有足夠的錢，沒有足夠的人員，也沒有足夠的工具，只是憑着熱情苦幹。我們終於戰勝了他們。

劇藝社正式成立是兩年前的事，開始由於幾個熱心劇運的朋友演出了「草木皆兵」。雖然感到人力物力不足，時間短促，但是它卻給了我很大的興奮和鼓勵。以後又演了幾齣小戲。這一時期的劇藝社只是處在極靜狀態中，並沒有顯著的進步。

三十四年暑假劇藝社公開徵求社員，一時社員增加到五十多人，全體大會成立了幹事會，共分總務，聯絡，研究及總負責人四股六七位幹事，內部組織開始健全，新社員帶來好些技術人才，同時更帶來新的熱情。在人力方面我們是相當堅強了。

接濟十一月一日夜慶祝蘇聯自治會的邀請演出了「風雪夜歸人」。這是一個新的試驗。我們發現了我們有極高的工作熱情但也有許多缺點，如不够堅密，分工不够精細，技術差，計劃不週到等等，針對這些缺點而力求改進，在實踐中得到了進步。

藝術本來就是一種武器。我們應用這武器在二二一運動中，在反內戰民主的浪潮中，我們劇藝社對統治者展開全面的攻勢，先後演出了凱旋，匪警，審判前夕及潘琰傳等十個自己編導的劇本；不斷協助我們的伙伴新中國劇社演出，幫助中山中學，昆女中，昆女師等。在內部由於長期的共同工作，民主作風的培養更為需要，對劇本我們要集體批評，對社員及工作則公開檢討，我們相信只有不斷的學習才會有進步，只有進步才能有力量。

最後，還應該提到的，三十五年學聯五四週，劇藝社的演出「芳草天涯」，博得一致好評；認為劇藝社不但擅演活報劇，對於藝術水準相當高的戲劇，同樣能演得極好。

陽光美術社

陽光

「陽光」是聯大一個畫畫的團體，其實裏邊的份子不盡是聯大的，有雲大的，有別的學校的，有社會上的，總之他們是熱心民主而又愛好藝術的。

「陽光」這兩個字很有道理，他的意思是讓藝術家們走出「象牙之塔裏」，到陽光底下來，到陽光普照的大地裏來，也像太陽一樣的發光，發熱。

「陽光」的活動分工作和學習兩方面，注意，他們是把工作放在首位的。

工作方面最重要時的工具是漫畫，往往當學校中因某一問題惹起「橋頭論戰時」，「陽光」也以

它犀利的姿態出現，毫不容情的，將反動者的猙獰面目描繪出來，有一次因為諷刺得過火，弄得反動者惱羞成怒，演成所謂「陽光事件」，險些演出一場全武行。

「一二·一」罷課期間，陽光擔任了罷委會宣傳部藝術股的工作，幾十個社員整天的畫，牆頭壁報及街頭宣傳所用的漫畫都是「陽光」出品，還時很多校外的社友都來參加工作。

當東北問題鬧得叫震塵上時，聯大也鬧過所謂「愛國」的東北問題講演會，也來過一次「愛國大遊行」，可笑的是當他們開會遊行那天，聯大裏面突然加添了許多武裝憲警和「王老百姓」式的人物，「陽光」怎麼能够容忍，於是花了大半夜的工夫，第二天早上出了一版漫畫壁報，民主人士看了呵哈哈大笑，反動派們有的怒目橫眉，有的啼笑皆非，跟着就有人以「扭扭捏捏」的口氣在底下貼出了聲明。

在學習方面，陽光有幾個導師（不過他們非常客氣只承認是社員）開過兩次畫展，舉行過集體寫生，可惜的是陽光在學習方面聯繫很差，他們除了工作就不容易團結，除了工作更不容易學習。

高聲唱歌詠隊

高聲社

高聲唱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日成立的。

高聲唱從它開始成立的時候就這樣宣稱：「我們要為光明而歌唱！」

高聲唱的隊友，那一系都有，最熱鬧的時候，隊友有七十多個。

高聲唱每星期練唱兩次：星期二，五的晚上，南區三號是我們的本營。

高聲唱的隊友不但愛唱歌，而且愛玩，愛生活，也愛真理！

高聲唱在它的崗位上，沒有放過該作的工作。

高聲唱全體隊友，到了別的地方，就幫忙中學的同學開展歌運，雖然成績不太滿意。

高聲歌全體隊友，願意努力去改正作風上的缺點——這兩點沒有進步，是我們大家的羞恥。

下面是我們唱過的歌曲：張大嫂，苦命的國家，讀書郎，我流浪遍了四方，青年歌，熔鐵匠，靜的頓河，哥薩克之歌，紅河波浪，太平歌，都達爾與烏利亞，青春舞曲，紅粉妹妹，春暖花開的時候，羅雷萊，幽靜的岸灘，蓋威吹手 A song of Peace. Dark Eyed Russian Girl, House on the Range. 我們的歌聲，星海軍歌，黃河入合歌，滿洲囚徒進行曲，一二三四烈士輓歌及葬歌，安眠吧勇士，告士兵，不賣中火報，兇手你逃不了，告同胞。

愛唱歌的朋友們，這是高原的號角啊！

聯大的兩個體育團體

鐵 體育會

聯大通訊

鐵馬初成立時即以「自由活潑相號召」，並且說，「我們的背景是青山藍天，我們的舞台是操場郊外。」

鐵馬鍛練身體與發揚自由活潑精神的方式可以說是各方面的，除了各種球類活動之外，還有徑遊泳火棒歌詠，路南旅行，明湖海浴，露營在西山黑龍潭長湖楊宗海，可以說昆明四週的名勝都走遍了。此外還有各種晚會。對離校會員更有分會組織及通訊。

鐵馬有一點好處，是從不諱言自己的短處，如任何活動成績，從不自滿。每期通訊上都登載著其嚴厲甚至苛刻的自我批評。

由於會程的規定，鐵馬只收工學院的會員，（至今共有會員一百五十二人），但大部份會員認為將來回來清華園時，這種規定應該修正了。

悠悠體育會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的一個清晨，聯大新校舍體育場上一羣剛剛熱烈運動過的聯大同學，正談論着怎樣為愛好運動的同學們建立一個組織，商議後，他們一致同意組織「悠悠球隊」——這就是聯大悠悠體育會的前身。

兩年了，悠悠體育會由幾十人的團體，成長為具有三百位會友的團體，由舉辦部份同學的運動比賽，實際到舉辦全性的火炬競走，集體觀影，集體旅行團……由小的角落站到了全校同學的前面。

除夕社

除夕社

除夕社是在不民主的除夕成立的；是在「一二，一」運動不愉快地地結束的除夕成立的。在「一二，一」運動里，很多工作人員深深的感覺到民主作風的不够，深深的感覺到要學習民主。但一個人力量太有限了，所以他們結合成一個小小的隊伍。

在開首籌備時，只有十九個人，後來增加到三十九人，後來增加到四十八人，再後來增加到六十六人。

社友多是「一二一」運動時熱心工作的人員，罷課運動結束後，他們也仍然做着學聯的工作，即便學聯的有些作法使他們不滿。

有人說：除夕社社員的成份太複雜。的確，除夕社友里面有三青團團員，國民黨黨員，有現實壁報的，有團結社的，有人民世紀社的，有現代社的，有民主與科學社的，有勇貼社的，各方面的人都有，開起會來，討論起問題來，意見紛歧，爭辯激烈，但辯論往往能得出一個結論大家都服從真理，捐棄成見，時常有人在辯論之後收回自己的意見，舉起手來時常一致。讓我們重複一句吧：除夕社的成份雖然複雜，但大家都愛民主愛真理，團結在追求民主真理的大旗下。

有人說：除夕社太衝動，太激烈。這有一部份的真理，但用另外兩個字來形容這個團體比較更適當，就是年青。拿幾件事來說說吧：

比如聯大的普選競選制度是除夕社友倡導的。最先，他們自己在團體內部實行除夕社的幹事是競選產生的，競選者老羞面皮說自己好，說他的競爭者不好，和競爭者當面吵起來大家拍手歡迎。這在循矩蹈距，愛講面子的人看來，是不會太習慣的。

它常在適當的時候發出適當的意見，好比，當「一二一」運動的檢討會自治會代表大會同日流產，聯大陷入紛歧渙散中的時候，它向全體同學發出沉痛的呼籲，要大家不要灰心，要奮鬥。

它敢說敢為，當聯大教授不履行諾言，以去就力爭李宗黃的撤職時，它喚出了「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號召。

它做事情，不分宗分派，比如爭遷校請願的事，最先是民主學習社及現實社倡導的，但除夕社友

勇敢地站在前面，成爲請願的推動力。

三月二十八日，工院同學因抗議自治會三常務理事被處罰而罷課，除夕社及剪貼社首先響應，結果得到了全體同學的支援。

除夕社只要對的事就做，不問自己在這件事里面的作用或地位如何。

因爲這團體是產生在對不民主的不滿的氣氛里，所以它的作風有一點極端民主的趨向。但幹事們做事如稍有一點獨裁，就要被質問。加之，社友們在一二，一以前多不認識，彼此生治上的關係又不緊密，所以除夕內部不覺有分散的現象，這是它的第一個缺點。

也許是因爲有極端民主傾向的原故，除夕社開會的本領頗好，成立大會開了二天，總共十四小時，散會時還依依不捨。舊曆除夕晚會，從除夕夜六時開到元旦晨九時，大家才唱着歌散會。它一月有一次全體大會，一開就是四五點鐘，但除夕慢慢進步，五月份的全體大會時間開得比較短而意見集中。

說起除夕的缺點是非常之多的，有一個除夕的友人批評：除夕的感情多於理智，經驗多於理論，民主多於集中，這大概是非常準確的批評，年青的除夕不怕缺點與錯誤，他們認爲有缺點與錯誤是常事，沒有缺點與錯誤才是奇事。除夕的內部是有檢討制度的。因爲檢討除夕內部發生了一次清查「特殊的事件」發生了一次「小圈子事件」兩個事件雖然都會在社友間的感情惹起一些風波，但社友

們對特殊的辨別，增強，對檢討和批判也比較習慣。這兩次事件都使除夕進步了。
我愛好除夕，愛好它的民主作風，我希望它成長，迎接民主的黎明。

民主學習社

民習

民主學習社在聯大各團體中是最年輕的一個，在三十五年二月下旬才成立，因此還談不上有什麼工作成績表現。

社友們是在罷課期間會積極參加工作，復課後仍然繼續參加工作的一羣朋友們為基礎擴展起來的。我們的工作分對內對外兩方面，對內着重理論方面的學習，對外參加推動民主運動的工作。以理論的學習來指導我們的工作，以工作來實踐我們所學得的理論。因此對內對外的工作事實上是一個事情的兩方面，不能機械的分開。

我們對外的的工作，大抵是參加昆明學聯和自治會的各個部門，因此在官聯隊，組織部，實報隊，史料編輯委員會，街市壁報以及學聯和自治會其他部門也都有我們的社員在內。他們都是以個人的資格參加，其中以官聯隊和組織部的人數最多。至於臨時的工作如「一二一」四烈士出殯學聯的各種集會，我們的社員都積極參加。總之，凡是有關民主的工作，事無論大小，我們都願意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以內盡力為之。

聯

大

教

授

這裏收集到的關於教授報導的文字在我們是沒有什麼標準的。這中間差不多是每位同學描寫他熟識的先生，這樣一位先生一位先生集起來的，當然也就漏掉不少。有的描寫是這樣的：X先生，X國X大X士，教X學爲X方權威，曾任X部（或處或……）X長，X大X。我們也就只有從略。寫的人不同，看法標準也就不一致；排列也只是以稿樣收到的先後爲秩序。我們並沒有什麼寓意或是作用。這裏，我們還可以供給大家一個小統計：聯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當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歐陸，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學。三位常委：兩位留美，一位未留學。五位院長，全爲美國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及兩位留歐陸，三位留英外，皆爲留美。

目 錄

前 言

聞一多先生死難經過

資料室

聞一多先生最後一次講演

資料室

聞一多先生事略

資料室

教授介紹（共二零二位）

聞一多先生死難經過

跟隨着一聯串各地的血案，屠殺之後，無恥下作的法西斯反動派，絲毫不顧及到人民的反對，竟在昆明——這西南的軍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先槍殺了民主鬥士，人民的導師李公樸先生，繼而更刺殺了我們的敢說敢作的教師，青年的最誠摯的朋友，聞一多先生。稍有良好的人們，都會異口同聲地說：「這是什麼世界！」

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午後一時，李公樸先生治喪委員會假雲大運公堂，邀請張曼筠女士報告李先生被刺經過，聞先生也在座。其時，張曼筠女士因傷心過度，哭不成聲，終不能繼續報告下去，聞先生情不自禁很激憤地說：「在座的當中，假若有特務，請出來，有道理大家講，為什麼要偷偷摸摸的盡做些無恥的勾當？」隨後還說我們要效法李先生：前腳踏出門，即不存心回家的精神，而且他還告訴大家，這是黎明前的黑暗，這是一個結束的開始，要大家沉着地繼續鬥爭下去！

會後，雲大同學將聞先生講送致寓所，時間是下午二時半，返寓休息片刻後，即去民主周刊社招待昆明各報社及各通訊社記者，報告並答覆李先生被刺之若干問題。

聞先生之長公子聞立鶴，見聞先生久去未歸，甚放心不下，乃前往迎接，至府甬道時，即見二三戴禮帽者，於民主周刊社前左右徘徊。

記者招待會於五時結束，而聞先生於五時四十分始離開該社，由聞立鶴伴隨，回返西倉坡聯

大教職員宿舍，行至離該宿舍僅十步之遙，聞先生及其公子正交換報紙閱時，特務數人即前後包圍狙擊，聞先生頭部中二槍倒地，聞立鶴即前往此護，亦中彈多枚，不能動彈，計聞先生頭部中三槍，左腕已斷，胸部及他部亦中若干枚，聞立鶴胸部中三槍，左右腿各一枚，一腿已斷。

其時，聞太太聞聲趕出，見父子均已倒地且聞先生已當時殞命，臨死前會說：「我死了沒有關係！」前後街頭站滿居民，然均觀望不前，而教職員宿舍大門，已牢牢關住，聞太太及其女兒只有自己拚命地把他們父子二人拖出巷口，才叫了人力車，抬往雲大醫院。

就此，一代學者，詩人，青年的導師，民主戰士，即與世長辭。

聞一多先生最後的一次講演！

（在雲大至公堂李公樸夫人報告李先生死難經過大會上的講演）

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用嘴，寫出了說出了千萬人民心中壓着的話，大家有筆有嘴有理由講啊，爲什麼要打，要殺，而且偷偷摸摸的殺！（鼓掌）

今天，這裏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你出來講，憑什麼要殺死李先生？（罵聲，熱烈的鼓掌）暗殺了人，還要誣蔑人，說什麼「桃色案件」，說什麼共產黨殺共產黨，無恥啊！無恥啊！（熱烈的鼓掌）這是某集團的無恥，是李先生的光榮，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殺，是李先生的光榮，也是昆明人的光榮！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學生，爲了反對內戰遭受屠殺，現在李先生爲了爭取民主和平，而遭遇了反動派的暗殺，這是昆明無限的光榮！（熱烈的鼓掌）

反動派暗殺李先生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聽了都搖頭，這些無恥的東西，不知他們是怎麼想法，他們的心是怎樣長的，其實也很簡單，他們這樣瘋狂害怕，正是他們自己在慌啊！在恐怖啊！特務們，你們想想，你們還有幾天？真理是一定勝利的。反動派的無恥，就是李先生的光榮，反動派的末日，就是我們的光明！

現在，有人要打內戰，只是利用美蘇的矛盾，但是美蘇不一定打呀！現在四外長會議，已經圓滿閉幕了。蘇聯不是沒有矛盾，但是可以妥協，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線的。我們的新聞被封鎖着，不知道英美對昆明如何招待，但是事實的反映，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現在司徒雷登擔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也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期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如一個中國的留美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真正知道中國人，的要求的，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而是說，美國人民的真命給得，美國才在理教。

其次，反動派幹得太不像樣了，在四外長會議上不準中國做二十一國和平會議的召集人，這說明人民的忍耐有限度。國家的忍耐也是有限度。

李先生賠上了一條性命我們要換來一個代價，「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戰士們的血，換來了政治協商會議的開會，李先生倒下了，也要換來一個政協會議的召開，（熱烈的鼓掌）我們有這信心！（鼓掌）

「一二·一」昆明的光榮，是雲南人民的光榮，雲南光榮的歷史，遠的如護國，近的如「一二·一」這些都是屬於雲南人民的。我們要發揚！

反動派挑撥離間，卑鄙無恥，他們以為騷犬走了，學生放暑假了，我們便沒有人了嗎？特務們！你們看，今天到會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來了，我們昆明青年決不讓你們這樣橫幹下去！歷史賦予昆明的任務，民主和平，我們昆明的青年必須完成這任務！

我們要準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再跨進大門。（長時間熱烈的鼓掌）

聞一多先生事略

聞一多先生，名家驛，號一多，又名多，今年僅四十八歲，湖北稀水人。世家湖北望族。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那時候先生在清華學校（當時尚未改稱大學）唸書，積極的參與當時「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學生運動，擔任學生會書記職務，先生愛國家，愛人民的熱情，在那時候即已兆其端緒。民國十年畢業清華大學後，即出國赴美留學，在科拉多州研究外國文學，芝加哥藝術學院研究美術，返國後在國內各著名大學任教，系主任，院長等職二十餘年。民國十五六年任中央大學外文系主任，十七年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並任武昌藝專校董，十九年任青島大學院長，二十二年返母校任中文系主任，二十六年抗戰爆發，平津淪陷，先生隨學校遷長沙，繼又由長沙步行數千里抵昆明。當時先生是帶隊之一，他的步伐是異常健壯的，抗戰八年來，一直在西南聯大中文系任教。原來先生在清華念的是外文系，中國文學修養甚深，為不可多得的學者，在北平的時候，他提倡新詩，與魯迅、劉夢華、徐志摩、朱湘等在北京晨報副刊出版過「詩週刊」，舉行讀詩會，提倡詩朗誦，又會與徐志摩合編「新月月刊」及「詩刊」他的詩受十九世紀浪漫詩人的影響最深，他那講究的風格，深為當時詩人所推服。會著「死水」「紅燭」兩詩集，及長詩「奇蹟」行世。以後一直從事古書的整理，就很少再寫新詩。但抗戰期間會編有「抗戰詩選」。他在當今詩人中，極推崇艾青和田間，稱田間為「明天的詩人」認為他的詩是時代進步的鼓聲，有打鼓的聲音。在中國古代文學中，聞先生的易經，詩經，楚辭，莊子，樂府，唐詩，

古代神話，古文字學，音韻學，民俗學及繪圖都有深切的見解和研究。他對楚辭的研究造詣尤深。先就校正文字及詮釋詞義作成的「楚辭校補」會獲全國學術會議的獎，他極同情屈原的身世，以其「行義」尤稱於「文采」，目為「人民的詩人」。又編「九歌」成白話歌劇，試音樂家趙瀛製曲，將完稿，他在聯大講授「唐詩」，「杜詩」課的學生很多，輯有唐詩選本，他對全唐詩的校勘已積稿成尺，尙待整理。又有一「唐詩雜論」散見於各雜誌。所作的一「周易義證類纂」，「詩經今釋」，「莊子內篇校記」，「樂府詩箋」，「杜甫年譜」都已出版，在學術上甚受重視。在他授課餘暇，以新哲學觀念寫「中國文學史」，可惜還未完成，就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

聞先生自由美國歸國任教後，二十餘年，從不過問政治，到抗戰後期，因為目睹國內政治腐化，貪污遍地，物價暴漲，民不聊生，慨然憂之。民國三十二年秋天，聞先生的一位在教導團從軍的姪兒，經過昆明時，歷歷為先生陳述軍隊中的腐化，屢屢慫恿，先生大為刺激，於是閉門不出深思七日，考慮其今後的人生態度，應該像過去一樣理頭書齋不問世事，抑應該走出書齋，仗義執書，深思了七天以後，他覺得他不只應該作個研究學問的讀書人，而且更應該以一個國民的身份去關心政治，於是他不時應聯大學生自治會之邀，出席講演時事及政局問題。

民國三十年春夏之交，我國對日戰事一再敗北，中原之戰失利後，繼而湘桂，黔桂，粵漢等綫，節節敗退，湘桂綫被打通後，粵漢，黔桂兩綫也勢如破竹，日寇越獨山，都勻，直逼貴陽，先生蒿目時艱，不勝悲憤，乃於是年，昆明各校慶祝雙十節大會痛陳中國政治腐敗要求改革，並發表文章「武裝保衛大西南」，要求政府實施民主改革，動員民衆，武裝保衛大西南，不讓敵人得寸進尺，覬覦我西南大後方。是年十二月八日昆明民主週刊創刊，先生出任民主週刊編輯委員

及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委員。

自湘桂戰事失利後，昆明生活程度，一日千里，高距全國，先生薪給有限，家庭負擔甚重，乃不得不日以繼夜代人治印以搏升斗，但聞先生是操守極嚴有所不爲的，好些以貪污或殺人起家的權貴重金請他治印，都爲他嚴詞拒絕。

先生品性耿介，待人溫厚，愛青年有如子弟，深得聯大學生的愛戴，每日課餘，學生及昆明職業青年去看他的絡繹不絕，先生生活雖拮据，但有些窮學生交不成飯費或生病醫藥費無着時，先生總是東借西湊千方百計的替青年解除困難。

先生的參加政治，完全是本乎他學者的良心，他本來是厭惡政治的，他以他參加政治活動，也僅僅止於發表演講，或文章，由於先生對民主的熱誠和大無畏的精神，他的演講是異常得到青年擁戴，每次演講，聽衆總是五六千至二三萬人，演講時總是掌聲不絕。

在先生的生活中是找不出「畏縮不前」或「恐懼」這兩個字的，他的生活態度總是本著「義所當爲，毅然爲之」八個大字，在去年昆明「一二·一」慘案發生後，一再大聲厲呼主張嚴懲兇手的是他，三十五年二月間昆明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萬人遊行走在人民前頭的是他，每一次演講會第一個說話的，也還是他。在三十五年二月間昆明特務份子，大肆揚言懸賞四十萬元買他的頭顱，但他聽了只浩然一笑，答覆恐嚇的是更極積的爲和平民主實現而工作。

聞一多先生出任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及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宣傳主委，兼民主週刊社社長，是三十四年九月間民盟代表大會所選出的。翌年聯大課程結束後，他就想回到北平去了，但因爲交通工具關係，一直未能成行，竟致於是年七月十五日繼李公樸同志之後被刺，其長公子立鶴也身受

重傷。

聞先生遺下妻一，子女五人，均在西南聯大及附中附小肄業，身後蕭條一無長物，今後家屬生活及子女教育費都很成問題。

聞先生死了，在國民黨反動的陰謀下死了，但聞先生的精神是永遠不會死的。快要死的，是日暮途窮的反動派自己。聞先生是活着的，他的精神，他的意志，他的理想，已經成全中國人民的精神，全中國人民的意志，全中國人民的理想，他的方向，也是中國人民的方向，全中國人民將會以更堅強更勇壯的行動，爲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努力。

錢端升先生 這位老北大政治系主任，想來是很多人熟知的了。關於錢先生淵博的學識，用不着

我們多加介紹。他特有的剛直和正義感，倒值得我們年青人學習。自從「一二·一」復課以後，錢先生就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學校的會議。有一次聯大政治系某教授不通知任何人就逕赴重慶就任三民主義研究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錢先生曾經對同學說：「這些人對學生罷課非常不感興趣，自己罷課倒很感興趣。」錢先生對同學也是非常嚴格：在聯大政治系一九四八級第一次「各國政府」的講堂上，錢先生告訴同學們說英文程度太差，要好好努力。幾年來的剝削，他的身體一天壞下來，據檢查，錢先生的血球已經比正常狀態差了一百萬，就是平常走到教室時，都要休息幾分鐘才能開始講課。去年「一二·一」後，學校宣佈復課，而同學還沒有決定復課的時候，錢先生走上講堂，看了看學生，說了一聲：「人不够，今天不上。」就揚長而去。弄得那些對「上課」很感興趣的同學啼笑皆非。

湯用彤先生 聯大哲學心理系主任。海內佛學大師，研究魏晉玄學。湯先生歲數並不太高，頭髮

却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來，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担之下，湯先生遠在一九四二年就賣去了皮筆，家裏經常吃稀飯過活。然而對同學仍然教誨不倦，而且面色毫無憂容。講起書來毫不使人乏味。為人正直誠懇而和藹，在有一次的哲學系會上，他和金岳霖先生曾大罵以學問為進身之階的女人，在學校附近，你常常可以看見湯先生和兩位十歲左右讀附小的小弟弟捉迷藏。

袁復禮先生 「在國內，袁先生跑的地方最多。」袁先生加譚錫疇先生，整個中國就差不多了。字希淵，「希」是謙虛的意思，袁先生的「淵」在聯大理學院，只有會昭掄先生可以與他相比。

。但袁先生對於政治向來不願意在不大熟識的人面前發表任何意見，正因為太博的緣故，聽他的課相當費力。真覺得他是「天馬行空」有「猶龍」之感——見首不見尾，「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有人說：袁先生最好做研究院。學生到系辦公室裏，一杯清茶，有時也許是咖啡，香烟滿室，談起來彷彿不能有個完。也許是太博的關係，袁先生很少動筆，在新疆和蒙古轉了幾年，集了幾十箱標本，運來運去，遺失泰半。前兩年聽說又在什麼地方搜回了一些，恐怕要回北平再慢慢整理了。

雷海宗先生

聯大歷史系主任，是戈一家言的名史學家。教書有條不紊，同學認為雷先生寫黑板都是有計劃的。雷先生的腦筋是超級冷靜的，只有在這次東北問題中是僅有例外，講得來老淚橫流。雷先生常為中央日報寫點星期論文，以彌補日常費解。

劉崇鋳先生

前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待人和藹可親，教西洋近代史，他的參考書目中有「聯共黨史」，這也許在旁人會引為奇怪的。劉先生熱忱愛國，昆明有什麼關於政局的講演，是他常去聽的。前次知識青年從軍，劉先生送了自己的孩子去入營。可是後來在歡迎從軍同學返昆席上，劉先生致詞，當他說到這批青年人所受到政府的待遇時，眼淚不禁奪眶而去。

馮文潛先生

前南開大學文學院長。待同學和藹而莊嚴，使你有愛慕景仰之感。對同學功課很認真，哲學系馮先生西洋哲學史的報告是催得最緊的。對同學的事向來是持友善中立的態度，在「一二·一」罷課中，教授勸同學復課的時候，馮友蘭先生說了一篇道理還夾雜了些威脅的辭要同學上課，金岳霖先生向來是對同學的事漠不關心的，那一次對主張不復課的同學冷嘲了幾句，

但是馮先生在那時並沒有表示意見。

朱物華先生

北大物理系的老教授，朱自清先生的令兄。說老，倒不是他年紀大，今年才四十

五左右，而是他在北大執教以來，據說快將有二十年的歷史了。第一堂來上無綫電時，他講着一口很快的英文，同學們都以為他將始終用英文講解了，但不然，以後就講着濃重揚州口音的「皆可以」皆可以」。他很注意同學的缺席，說依照教務通則的規定，缺課超過 $i/3$ 的時候，就不能參加考期，所以「You will fail, if you 缺課太多。」朱先生是一位很富正義感的人，有一時期他在工院教課，工院拿出錢來讓電機系主任買一架發電機，這位系主任異想天開，竟拿這筆錢去做生意，另外借一架發動機來。朱先生大不以為然，寫了一張紙條給工學院院長，院長不予理會，朱先生一怒之下又寫一張紙條子給常委會，常委會礙於面子仍然沒有一個斬釘截鐵的措施。不過那位系主任終於在下一個學期離開了聯大。今年初，朱先生說：「在這裏（指昆明說），每月拿十多萬塊錢，去了房租飯錢，剩下沒有幾文了，寄錢回上海，匯水又那麼高，有什麼意思。」於是匆匆東歸了。未知在接收區的物價飛漲情形之下，他生活得還愜意否？

馬仕俊先生

北大教授，聽他講着的一口漂亮的北平話，總不會想到他的藉貫是西康會理的。寫

得一筆秀麗的黑板字；而且非常快捷，同學埋頭專心疾抄，竟有趕不上的。待到抄完時就是一篇完整的無瑕的講義。講完一章，總在黑板上詳細地演個例題，這是在聯大物理系教課中所特有的。常見他卸下眼鏡坐在大圖書館裏整理講解的材料。而每年所講的一定不完全雷同，決不開留聲機年年唱老調。某年第二學期上力學的第一堂，他在班上對一個同學說：「上學期你的成績是五

十九分，給你加了一分變成六十分，這學期你得多考一分。」其風趣可見。在聯大他曾開過研究院的課程量子力學，原子核場論，大學部的課程微子論，力學等。去年他又遠離國土去新大陸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了。

孫承諤先生

北大理論化學教授。對同學非常和藹。考試和講課時一樣的輕鬆。他教普通化學時，凡是小考及格者就可以不參加大考，不太看重考試可知。但當他發現同學考試時有作弊的情形，就會使你受到最嚴厲的處分。在天氣晴和的時候，你常可以看見孫先生陪着太太帶着小弟弟妹妹在郊野或是公園裏閒散閒散。

申又振先生

北大數學系教授。申先生每天必在十時以後起床。申先生南來的時候家眷都留在北平。單獨住在聯大教職員宿舍裏，住室裏面，床上被蓋照例不整理，床頭就是小型的爐子鍋罐之類，他自己也常說：「這幾年來和同學太少接近，我的房間也太！」接着是同學一片笑聲。申先生是研究分析中 Interpolation 的，講課從來不預備，上了講堂之後常常好像跟學生商量似的：「我們今天講點什麼？」

金岳霖先生

清華哲學系主任及創辦人。他的知識論已經有了國際的聲譽。頭髮將近全白，至今獨身未娶。金先生因為眼病的緣故，帽子終年不脫，一幅眼鏡一白一黑。金先生常常勸同學除哲學不必讀哲學，多讀讀小說就可以了。上課的時候幽默百出。Ingrid Bergman 也常在金先生的 Illustration 中出現。

鄭華熾先生 是一位愛寫文章的物理學家。聯大物理系主任，曾一度代理教務長，北大校務委員。專教普通物理。

霍秉權先生 聯大普通物理教授，自鄭華熾先生到北平接收校產後即代理系主任。霍先生辦事能力很強，聯大合作社就是他一手創辦，這一次學校組織遷校委員會霍先生是主任委員，毛鴻教官治喪是他發起，發動教授簽名全體辭職專學生復課，奔走不遺餘力也是霍先生。霍先生是實驗物理學家。最近（前年）曾到美國去考察，也順便「考察」了一下原子彈。可惜的是霍先生的先生和同學們都關在實驗室爲保守秘密而不能出來，霍先生以至於沒有「考察」到。

燕樹棠先生 這位二十九歲即執教鞭於北大法律系的教授，據某些法律系的同學說現在是愈來愈「堅定」了。據燕先生自己說：他曾經親自指揮過北大同學攻總理衙門，也遞過告段琪瑞的狀子。如今，他「剛強」的表現於去年在中央日報所發表的「憲法與憲政」：堅持先有了實行憲政的環境與習慣，才能有一種好憲法，並斥聯合政府「混水摸魚」。後表現於與本校 Winter 教授辯論以法律的觀點着眼睛認爲李宗黃等不是 murderer。現在是聯大法律系主任。教法理學和民法，據說燕先生的試題是要貫通了全書才能答得好的。

蔡樞衡先生 中國法學界的兩大派，蔡先生的刑法是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講的。他耳朵有點失聰，做律師時帶了自己能速記的兒子一同出庭，當他出庭時，推事和別的律師都有點害怕。蔡先生最近常慨嘆北大法律系前還有一些民主作風。現在却完全變成獨裁了。

曾昭掄先生 北大化學系主任，教有機化學等課。曾先生很用功，深夜還常常在研讀比蠅頭還小，

的字的化學書籍，他擅長分析時事，所寫的時評，比之我國某些任何專家毫無愧色，近年來從事民主運動不遺餘力。他很能和同學接近，同學舉辦的各種活動，他常是很慷慨的接受邀請，這一點不像別的教授。而且「貫徹始終」的跟同學一道吃，玩，鬧。他主張注意理論化學，今後北大化學系可能必修高等微積分和力學。曾先生不修邊幅。有時一隻腳穿襪。另外一隻卻沒有。衣服的扭扣老是不齊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腳上，有一次，曾師母俞大綱先生到昆明來了，曾先生同會師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

高崇熙先生 清華化學系主任，清華化學系的長成與發展和他的努力是不可分的。教定量及工業分析，講書的時候，聲音大得整個院子都可以聽到。高先生認為原子彈是世界上最高權威，很惋惜中國自己不能製造。什麼人都不能使高先生滿意，經常要諷刺別人幾句。同學們剛開始選他的課時，沒有人不怕他，在實驗室裏稍微犯了些錯誤，如果被發見了，就會得到一連串的責難，比你所預料的還要厲害，但是同學慢慢的會了解到高先生的心腸很好。

黃子卿先生 聯大化學系主任，理論化學教授，黃先生自己說他的數學及物理的修養很好，所以才能跟着時代走，新的東西才能接受。講書是依着英文講義唸，上課時候總要花幾分鐘像捉賊似的數數同學的人數。由此可見他對學生課業的關心，以後他將繼續在清華執教。

張青蓮先生 清華化學系教授。講書時涉及範圍很廣：原子彈，重氣，量子學說都成為普通化學的教材。「一，二，三」罷課時他會勸同學復課說：「我們的工作是保存文化，不管什麼朝代都得有文化呀！」

張奚若先生 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學者，想來是大家所熟知的了。遠在三十二年冬，張先生就

指出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主席個人獨裁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在政協會各方提出無黨無派的名單時，中共及民盟都舉薦張先生，國民黨却說張先生是國民黨員，他聽到這話時，會寫了一封信給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請查明告訴他黨證號數，他說他還沒有那種「光榮」做國民黨員。在政協開會之前夕，他又再度提出「廢止一黨專政，取消個人獨裁。」的方案。在三十四年夏季，聯大從軍同學從印度回來時，在歡迎會上，他們說在印度時所受到的虐待和「新軍」的腐敗，張先生會說：「這批人能做出好事來，才是怪事。」最近張先生批評這一批國民黨腐敗的官僚和特務會有一句笑話：「拿國民黨的錢為共產黨做事；以自己的腐敗襯托出別人的前進。」他覺得前一次鬧東北問題頗有義和團的作風。先生和錢瑞升先生一樣，最近身體都壞；兩位師母也一樣堅持不許兩位先生作公開講演。張先生對同學非常親近和藹，你可以一直坐在張先生家裏談上三四個鐘頭，張先生是胡適先生的好朋友，遠在「一二·九」時候，他曾經以「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為題而使「獨立評論」封閉。

吳澤霖先生 社會系教授。教社會學原理及人類學。選吳先生的課，借一本四年前現在已經畢業同學的筆記來看，包準你一點沒有差錯。上第一次課時，他就告訴你研究各種學問都要用A.B.C.D.....a.b.c.d.....的分條款辦法。譯員訓練班在時，他一直襄助黃仁霖任副主任而實際負責

班務。

陳福田先生 聯大外文系主任，曾在美國唸過哈佛大學，聽過陳先生的散文的，也許還記得陳先

生口頭常提不絕的「哈佛」陳先生曾在清華教過大一英文，現在聯大所用的大一英文課本還是當年他教授之餘，勤苦編注的結晶。聽說陳先生能將「失樂園」熟記無誤，三十四年開學時課程表上也列有陳先生的「彌爾斯」。但記者寥寥。到後來甚至一個沒有。會有同學向他說，系裏師生相隔太遠，倘平時能接近些，也許學生可以獲益更多，陳先生當時的答是：「現在算好多了，從前距離還要遠？」陳先生不但能談小說與散文，對於事務方面也很有才幹，先前在戰他服務團兼差，近一年來則在北平籌備清華復校事宜。也許正因為事務太繁之故，大一英文註解上雖有一二小錯誤，也經暇修正了。陳先生對同學們一方面領政府的薪金，一方面又要籌政府頗不以為然，陳先生曾一度辭聯大外文系主任，但清華外文系主任的職務都從有辭過。

吳遠元

先生 清華老教授，多年來從事法國文學史的編纂。在「時興潮文藝」「民族文學」上常

常可以看見吳先生散篇的莫里亞辛拉等人的研究，最近又發表了「法國文學史序」，想必全書業已殺青，行將付梓了。吳先生發書認真負責，第一天的練習，第二天發下來，而且改得非常仔細。當然，他要求於學生的也嚴，在一年法文A班上他儘量不被罵過的學生恐怕沒有幾個。而且在這方面吳先生是主張男女平等的，女同學倘不好好準備，他口上絕不留情。

張景鉞

先生 北大生物系主任，植物學權威。頭髮早已斑白。大概很少有人見過這位老先生，他

自從到昆明後，就整天在實驗室裏，頭研究各種植物。去年被聘赴美講學。

沈

同先生

很多人都熟悉這位年青教授，尤其是在人們吃橄欖的時候，常常談到沈先生的「橄

故事：他曾發現橄欖裏所藏的維他命G特別多，當這消息傳到重慶去的時候，重慶人就大吃起橄

來，但是後來他又證實了重慶的橄欖並不同於昆明的橄欖。重慶人大感失望，而昆明的橄欖味不及重慶甜美，吃的人却漸漸多起來。

孫雲鑄先生

字鐵仙，北大地質系主任，聯大地質地理氣象系主任，曾經半開玩笑的表示「本人

不惟有資格做地質和地理系主任，就是氣象系主任也可以做。不信的話，既有雲又有仙可以為證。」一生數遊歐美，足跡遍天下，常很得意的向人說：「在國內，袁先生跑的地方最多，國外還要算兄弟了。」古生物學專家已獲有國際聲譽，特別精於三葉蟲及筆石 (Trilobites and Graptolite)。孫先生為人頗不拘謹，煙捲不離口，西服，但愛穿淺口帶絆子的本地做鞋，粗墨玳瑁眼鏡。沒事的時候遇到孫先生，往往昂首而過，彷彿根本沒有看見；但如有事，即使你坐在破茶館的角落裏，孫先生也會把你把得出來。立身處世之道有三，曰：能吃，能睡，能玩，對於吃尤其特別感興趣，無論上課講演很少有不提及吃飯的。關切北大地質系備至，聯大還沒有散伙，孫先生已經為北大地質系延聘了十數位名教授，很有讓國內好些個地質和礦產機關折舌的意思。

羅庸先生

短短的身材，一口流利的官話，自羅常培先生去美以後，即任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先

生的孟子，論語，杜甫詩等課最受同學歡迎，他尊為儒家，口才很好。但是我却覺得羅先生的工夫在漢魏六朝這一段的文學史。

聞一多先生

清華中文系主任，我覺得他是治古代文學最有工夫和見解的一位。楚辭，詩經，樂

府，莊子他都下過十年以上的功夫，有很多發現將是不朽的。他的課最叫座，沒有一門課不擠擁。聞先生近年來眼見着國家的危亡，曾以一個純潔的詩人的心情，作過大聲疾呼，於是就有人造

話說聞先生是「共產黨」了。聞先生在抗戰聲中，一直是留着鬍子的，到勝利時才剃去。

王竹溪先生

清華教授，湖北公安人，抗戰後自英國的劍橋歸來。在聯大自他回國後熱學似乎一

直是由他講授，當王先生在清華就職時，聽說是熊慶來先生的高足，他在國外的研究也偏重於理論方面，所以他的講解數學用得較多，理論也比較高深。據我粗粗的觀察，王先生是教授羣中最虛心而又興趣寬廣的一位，譬如三十三年麥立夫先生開高等幾何一課時，王先生幾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細心諦聽；而且還勇於發問，頗有西洋人的作風。此外王先生對於中國文字很有興趣，爲了中國辭書的部首太多翻閱不便，王先生正在編訂一部部首非常簡單的字典。去年時見他在唐蘭先生的說文解字課上旁聽，大概就是爲的這個罷。聽說這本字典行將完工，快要付梓了。王先生平日很注意同學們的言論，常見他站在壁報架旁細讀。

吳大猷先生

假定說聯大物理系教授都比較瘦的話，那末吳先生無疑是個例外。當他穿着一件較

小的長袍來上課時，那件長袍簡直就是鼓足了氣的氣袋。他講課的特點是說得快，寫得快，擦得快，心手遲鈍者，實在頗有望洋興嘆之感。下課鐘響了，吳先生總是繼續守住崗位，孜孜不休，每每延遲到下一堂鐘聲響了爲止。吳先生據說是物理系最淵博的一位，正因爲如此他即將與華羅庚先生並渡重洋一探原子彈的祕密。他是北大教授，在聯大會開過的課程有電磁學、近代物理、理論物理、量子力學等。

潘光旦先生

這位名教授想來大家都不太陌生。聯大教務長，社會系主任，西洋社會思想史，優

生學的教者。潘先生最崇拜儒家的「中庸之道」，遇事都沒有「偏見」，無可無不可。潘先生是

社會學家同時是優生學家，常在優生學班上談起自己站在國民的立場也算盡了一份之責，因為潘先生刻已膝下五女。在歡送畢業同學會上常勸大家努力解決婚姻問題，潘先生是極端主張自由教育的，他在教務長任時，對於同學轉系特別寬大優容，有時，同學們讀了半年，發覺興趣不合，下半年就把本系的課功退掉，另選他系的課，系主任常不批准，最後總是潘先生代為簽字，潘先生自己承認有演講癮，的確潘先生的口才是有少有的，演講起來，如黃河長江滔滔不絕，而所講的又是層次清楚有條不紊。近年來潘先生對於抗戰時期的教育頗有感觸，最近將有文集問世。

陳

達先生

這位有名的人口論者，現在昆明附近的呈貢鄉下，整理調查研究的材料，並且潛心

苦讀一如往昔。陳先生也常常告訴同學「說話不要肯定。」經過潘陳兩先生的倡導，現在社會系同學的作風大都「沒有偏見」，這種「沒有偏見」到現在就變成這也是，那也是；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遇到相反的意思就來一個折中，遇着許多的意思就來一個綜合。

陳岱孫

先生

清華法學院院長兼經濟系主任，這位二十六歲回國時即任清華法學院長的「老」教授

，曾在哈佛以總平均成績超過歷屆畢業生獲得獎章，至今陳先生在哈佛的成績據說只有一人能與其相較。陳先生平常最難講話，臉上不露一絲笑容，只有在辦公室裏才接見同學，但講話也決不超過三句。你如果是在學校章程以外找他囉嗦，他會取下從不離嘴的烟斗，說一聲「出去」。講課直如背講稿，有條不紊，沒有一句廢話，記筆記最感方便。陳先生至今獨身，據筆者所知，三十四年的春天某日，陳先生一向筆挺整齊的西裝右襟上綴着一朵小的鮮紅花，據說陳先生每年此

都是如此，確有傳證。

趙迺搏

先生

北大經濟系主任，教經濟思想史一課，每隔年，他有一科「社會主義」和「商業循環」。講課好像背書似的，一點鐘的筆記總要寫上四五張十二開的新聞紙。趙先生是北大復校委員之一。

周炳琳

先生

一口洪亮的聲音，配上明晰而有條理的言詞，確是一位少有的講演人材。五四時代他與傅斯年，羅家倫等先生同為學生運動的健將，周先生現在還常常對黨化教育，思想教育，孔祥熙，及中訓團之類發發牢騷。然而究竟因為自己承認年齡上與青年人有了距離，所以「一二·一」運動時一變而為壓迫學生復課的能手。周先生是北大經濟系教授兼法學院長，聯大法學院長。陳序經先生去國以後，一直也是他代理。教經濟思想史一課，講書時，用英文原本邊唸邊譯，一般同學對此科有「三大英文」之稱。

陳嘉

先生

教授外文系的莎士比亞，這一課，全年需讀莎劇十二本，上學期以喜劇為主，下學期以悲劇為主。考時還要考生字。陳先生另外開「現代戲劇」，選修同學今年僅有一人，最近陳先生寫了一個劇本，Half a Life Time 準備送到美國出版。聽說陳先生最近頗有些異乎尋常的行動，會一口氣讀了好幾本他向來不屑一顧中國現代劇本，而且坐起永和茶館來了。

袁家驊

先生

外文系唯一留英教授，因此他教英語語音學，袁先生對散文頗有心得，另外還開研究院的「英國中古語音學」一課，同時擔任雲大翻譯教授，他曾選注過一本「英國散文選」，在北新出版，而且譯過康得拉的小說「吉姆爺」和「颶風及其他」(前一書原是梁遇春先生譯的，

樂中途病故，由袁先生續完）。倘使外文系的教授中有稱得上Gentleman的話，恐怕該數袁先生了。將來分校，他去北大。

唐

蘭先生 中文系教授，說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課以前很叫座，現在卻不行了。但無可否認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學的權威。唐先生自己常說只有容庚可以和他較量，郭沫若董作賓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在「一二·一」罷課中他力勸同學復課，曾有一句「名言」：「不忍不教而誅之。」大家才知道他是很頑強地爲統治者說話的，並不如他平時表現得那樣「瀟灑」。

羅常培先生

北大中文系主任，羅先生同趙元任，李方桂兩先生是中國鼎足的三位語言學專家，羅先生常常說他之所以在寫作方面沒有成就，是因全致力於學術的原故。一口流利北平話，聽起來稍使人感覺有點「油滑」。三十三年他去美國，在南方的一所小大學教美國人學中國語。

沈有鼎先生

哲學系一位年青教授，抗戰以後才從德國回來。在聯大任教的時候，他的足跡遍文

林街青雲街的各茶館及學生服務處，對於小吃尤有興趣，上至「米綫」下至通心糕模模之類，沈先生都光顧，並且有時拿着大搖大擺，緩行過市，優遊自在，沈先生不修邊幅的程度較會昭掄先生尤有過之，在三十三年度整一年中，一直到沈先生應聘赴劍橋講學，他的一件夾袍無不寒暑就從來沒有換過。嗜書如命，隨時手中拿書，有一次「七七」開紀念會，沈先生起立發言，剛說一兩句話，就捧起一本英文書，說：「最近我倒讀到一本好書，不妨給大家唸唸。」唸了幾分鐘經同學要求，他才戛然停止。在系裏他教「行上學」。

賀

麟先生

賀先生是知名的黑格爾學者，徹底皈依辯證法唯心論。在他的黑格爾班上，從未提

出過任何一點對黑格爾學說有懷疑的地方，以至於賀先生對黑格爾的國家理論也崇拜。這就說明賀先生今天的政治見解保守的立場。平常對同學也很和氣，功課很認真。最近榮任國民大會國民黨代表。

李獻之先生

清華氣象系主任。到昆明後，氣象系的先生們大都出去就任別校的系主任或是氣象所所長，以致最後就剩下李先生一人留守老巢。李先生原在德國學物理，進而攻氣象。德國人守時間，嚴格的精神的，對於李先生是有影響的，他除了因交通工具誤時而外，從不就誤時刻，而嘴裏老在說：「時間過去了是抓不回來的。」李先生的課不大好缺席，因為缺課多了，他會給你一封信請你不要參加考試。他覺得你考了以後不給你學分似乎不太好，然而不上課又如何能給你學分。所以為減少麻煩他請你不必參加考試。因為系裏只有李先生一個人，所以不能不身兼百職，這樣，要他每担任的課都教好實在是不可能的事。這只能歸因於政治影響了教育，不是教師的責任。李先生一家六口，就僅僅靠了學校的薪給過活，窮困自然最免不了。還有，李先生不喜歡學生多管「閒事」。

蔡維藩先生

西洋通史，近代外交史教授。蔡先生的一口南京官話，講起書來有聲有色，不亞於鼓書場中的名手。在太平洋戰事爆發的前兩天蔡先生公開演講預測敵人一定不會南進。北進則頗有可觀，然而第三天報紙就同蔡先生開了一個大玩笑。蔡先生主要的生括費是得自中央日報的稿費和廣播電台的演講費。蔡先生是一位進步論者，他常說政府雖然不好，卻總是一年比一年進步。復校後，蔡先生仍回南開執教。

吳

吟先生

歷史系教授，開中國通史。宋元明經濟史兩課，對明史有深刻之研究。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是靠工讀維持生活的。不像其他教授擺架子。為人誠懇熱情，尤願與同學接觸懇談。近年來對於國內反動腐敗勢力猖獗，屢次大聲疾呼，要求改革，積極獻身民主運動。對反動派攻擊不遺餘力。吳先生說以前研究中國歷史的人都只注重帝王，皇室，大臣的事情，等於是寫帝王家譜，對於人民大眾的活動一概不寫。而事實上他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吳先生曾寫過一本書叫歷史的鏡子，內容是描寫明末農民暴動的事蹟的。

聞家駟先生

聞先生教的是一二年法文，還開過「雨果」。一二年法文有好幾位先生在開班，聞

先生在班上督促學生之勤僅次於吳達元先生，而發音卻清楚得多，不像有些法文教授連小舌彈的R音都搽不出來。他講書很善於譬喻。記得有一課叫做「祈禱與納稅」的，說到老百姓一舉一動都要向政府納稅，連呼吸生死也不免——講到這里時，他便舉了個實例，說到老百姓倘想到公園呼吸點新鮮空氣罷，就得買門票，而買票豈不等於納稅麼；並且，在安南，在朝鮮，老百姓連生個孩子都得納人頭稅，倘嫌稅重，只有少生，而少生正中帝國主義國家的下懷，因為他們正想使殖民地的土人滅種。聞先生是聞一多先生的令弟，在罷課期中，曾參加過要求懲辦關李的遊行，後來一、二一死難四同學出殯，他也在行列中。在近代法國的作家裏面，他最推崇羅曼羅蘭，因為羅蘭勇於否定過去，有「死去再生」的精神，尤其是，因為羅蘭所走的，是接近人民，加入人民，貢獻自己於人民的道路。

姚從吾先生

以前北大的歷史系主任，年紀已經快五十歲了，但身體仍是很好的。教宋史和史學方

法，研究蒙古史很有心得，是德國留學生，上課時候講書很雜亂，同學都不大願意上他的課。平時不大注意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因此也就不能跟着時代前進。一二一運動結尾的時候，學校當局規勸，壓迫同學復課，姚先生也很高興的來了，但是當和歷史系同學講話的時候，大家才發現他對於一二一運動的前後經過毫無所知，有心人所放出的中傷的謠言倒聽了不少。這情形對於一個歷史學者倒是個大大的諷刺，大概中國歷史上很多歷史家都是如此生活的罷，姚先生正可以振振有詞的說「古已有之」了。

馮至

先生

在聯大教德文，對歌德有很深的認識，好幾次文藝晚會上馮先生都拿歌德做講題。

爲人和黨可親，對國事十分關心，聽說很多人都非常佩服馮先生的爲人，甚至替他加上一聖人一的稱號。

孫毓棠

先生

清華新起教授，是標準的風流書生，一口漂亮的官話，終年穿一件綢長袍，手提手

杖一枝。孫先生以前是名演員鳳子的外子，當初孫先生也是話劇界的名流，也寫過新詩，後來才專心研究歷史，對魏晉南北朝一段最有成就。此外孫先生對中國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有深刻見解，他說要中國上軌道，還是要寄希望在大夫身上。

張印堂

先生

清華地理教授，在聯大教「中國地理總論」，是中國地理學權威學者。教起書來，

材料特別豐富，致詞也特別嚴格，歡喜出小題目，常常給人不及格。張先生是國民黨黨員，但是對於國民黨十分不滿，曾經在自由論壇上做過一篇長文，批評國民黨近年來的腐敗。此外張先生對於當前社會上道德的淪喪也深感感嘆，說這是一切事情弄不好的根本原因。

馮友蘭先生 聯大及清華的文學院長。馮先生是知名的「大業化」哲學家。自「貞元三書」及以

後一連串的「新一問世後，名聲蜚振。馮先生所著書中用字造詞，金岳霖先生都嘆為觀止。馮先生的保守思想可見之於倡導同學從軍的講詞裏。那一次他說，「我保證你們不會遭遇什麼不好的待遇，因為青年軍中有好些人的父兄都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言外之意，大有普遍兵受苦是活該，因為他們沒有了地位的父兄的緣故。據說馮先生很善於理財。根據馮先生最近幾年的行動，有很多人以為馮先生由「風流」而轉變為「現實」，由「為無為」而轉變到「為有為」了。假若說太虛是「政治和尚」，那麼馮先生可以稱為「政治哲學家」了。

葉企孫先生 在吳有訓（正之）先生長清華理學院之前，葉先生就是理學院長。五十餘的高齡，早歲在芝加哥唸物理，至今也獨身未娶。講話時不大順暢，心勝却極好，聯大的學程一次考試不及格就得重修，不能補考，只有葉先生的課是例外。好整潔，到飯館或是小店吃東西時，椅子至少要擦上五六分鐘才坐下去。上課的時候你每次總會看見葉先生帶着一個個的小包很整齊的放在講桌上。葉先生有一位姪公子在聯大唸書，兩人感情很好，常見他們一道看看電影，吃點華山西路的大蝦粥。葉先生平時也讀讀東方雜誌之類。物理系的課程，從普通物理到近代物理他都教過。

楊武之先生 現在聯大算學系主任，清華教授。為人忠厚老誠，對同學異常和善。上課的時候，頗愛講一點共產黨放火的大道理。幾年來，楊先生為家室所累，與聯大不如以前了，連唸書也不大有時間，所以開課只限於初等微積分及方程式論。並據精確統計，每小時講Excuse me的次數，最多達四十四次。

楊國孟先生 北大教授，在經濟系教授高級統計學及數理經濟，四川江津人。從前是學數學的，

所以講稿偏重於統計理論。材料很多。楊先生非常關心現在中國的財政問題，他主張第一要均，會與其他經濟系教授共同多次發出呼籲並貢獻方案，但政府都置若罔聞。

伍啓元先生 經濟系教授，曾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講授國際貿易與金融和經濟政策，還指導研讀經濟名著。他一直研究着新正統學派的經濟理論。對於現實問題的研究和分析極感興趣，

在報紙上你常常看到伍先生有關物價問題的文章，伍先生曾以其帶濃重廣東口音的國語大聲疾呼要有一個配合公平經濟政策的政治方針，他以為要解決目前的經濟財政問題，除了徵收果進餉過分利得稅和沒收大富們的財產外，別無二途。伍先生還很年輕。同學們都以為像伍先生這樣對實際問題有研究的學者，大概會由學而仕。

費孝通先生 費先生比伍先生還年輕，或者正因為如此，跟同學們很合得來，打球開會常跟同學們在一道。社會系教授，功利派學者。自從卅四年自美講學歸來，費先生從事民主運動不遺餘力，在卅四年十二月廿五日開辯論有「開槍自由」的時候，他會高聲疾呼：「我們在槍林彈雨之中，呼籲和平。」費先生對於專講A. B. C. D……的教授們頗不感興趣，他曾表示他不知道這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用處，然而他也知道這種人在中國還有多深厚的勢力。費先生寫的論文有散文小說的筆調。看起來毫不使人厭倦，不過有時帶有濃厚的自由主義的作風，不免顯得冗長囉嗦。費先生有一位賢慧的師母，對費先生異常體貼，膝下兒女成羣，都很乖巧，家庭的美滿大概也給費先生一個好的工作心情。

華羅庚

先生

知名的自學數學家，一腿失健，走起路來右腿總在畫圓弧。研究代數，尤長於數論。先生對時事很關心，在卅四年五四前夕的科學晚會他曾高呼：「科學的基礎應建立在『民主一上。』」有一次臨大考，同學們都很緊張，華先走上講堂說了一句：「不考了，今天却要上一課堂，結果皆大喜歡。華先生現在還很用功，不過也有人說華先生的論文材料太粗疎。今天三月華先生應蘇聯文化界之請去蘇訪問，歷時二月餘，今已返昆。

陳統淮

先生

數學系教授，自小生長在德國，在哥廷根名數學府畢業。碩長的身材有時穿上羅斯福布的中山服，宛如一位同學。講書異常清楚認真，有時反覆講解，一定要使你明白之後才能罷休。陳先生對同學的功課很認真，有時當場斥責同學叫你用功，常常弄得你面紅耳赤。為人謙虛，有一次一個問題講錯了，他忙向同學說：「剛才有點糊塗。」陳先生對於同學學習的情緒很有感慨，有一次他說不知道是不是「時代」的緣故。陳先生脾氣好，記某次我們去看他，談話的時候，一位小弟弟爬在他頭上亂打，他無可奈何。只有對我們大笑幾聲。現在他在紐約大學講學，回國時仍在北大執教。

向

達先生

一位踏實的工作者，引證多不願意隨便下結論。歷史系教授，曾在燉煌石室作過多年的考古，研究中西交通史，已有世界地位，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不信的話，你可以看他譯的甘地自傳，前面的一篇序文把向先生的愛國熱情流露無遺。

鄒天挺

先生

歷史系教授，教書像說故事一樣。聯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職（校內）。是

我們警衛隊長，雖然忙碌，卻能開晚車做學術研究工作，北大復校時期他在北平辦理復校工作，以前一直是聯大總務長。

查良釗先生

我們有名的查菩薩（潘光旦先生也如此說。）查先生主持聯大的訓導真是煞費苦心

查先生最了解同學的苦衷，公費第一次請不准，向他訴訴苦第二次自然就准了。查先生也最熱心快腸，有人說查先生講演時，不是興奮，激動，悲哀得流淚，就是高興得來大笑，考諸查先生的平日言行，也確是如此。有一次東會堂住的新同學經查先生批准後搬了一個地方，後來查先生查寢室時責罵這位同學擅自移動，那位同學即回答是查先生批准了的，查先生因此立時連說：「我慚愧！我慚愧！」聯大教授對東北問題發出了一次宣言，有些同學以為教授們未得到正確消息之前，不應有所行動，在聯大校門口貼了一張：「嗚呼！大學教授。」這樣一來很多教授跑去找查先生請他制裁：對出佈告的學生加以嚴重處罰，查先生只有笑對教授：「現在是講言論自由的時候，他要說讓他說好了。」查先生常為同學們的衣，食，住，行忙，從前吃公米的時候，他曾親自跑到玉溪去弄米，有時遍跑昆明各公私機關，為同學備米。這一次，同學紛紛乘車至長沙或梧州，查先生無一天不在場照顧，有時出了麻煩，也總是查先生出面交涉。他是師範學院的教授，聯大成立以前在南開。教授講教育原理，青年心理衛生等課。

李繼侗先生

聯大生物系主任，大一課程指導，先修班主任，李先生是五四時代南開的學生去

上海的代表，是昔日學運的主角。在平日你可以看見李先生忙碌奔走於生物系各實驗室之間。李先生無論講書，演講或是談話，一幅強裝的笑容，從不離臉，話中常有嘿，嘿，嘿——的假笑聲

先修理的同學怕他，大概就是因爲這原故罷。

趙訪熊先生

算學系教授，長於分析，講授高等微積分，運算微積，國數論等課，粗黑的臉孔，魁梧的身材，直像一個拳擊家。平日烟斗不離口上課時也不會例外趙先生，曾編過英國大使館的 *Metin News*，他自己說發現聯合政府究竟不能持久。有歐洲各國爲例。他還相信「民主」並不能解決問題，我們不能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政府的一不民主。因爲他覺得工業不發達是我們技術人員不夠。礦產不夠，並不是民主不民主的問題。確否請內遷各廠家證明。

姜立夫先生

南開算學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長，人雖實老，講書已有不及年青教授之概，然中國若干數學人材皆爲姜老先生培植。如北大數學系主任江澤涵先生及申又振先生還有遠在 Princeton 研究的年青數學家陳省身先生都出自姜先生門下。數度出遊，考察過歐洲各國如德，意，法，英等及新大陸的數學教育，戰後姜先生爲明瞭世界數學大勢的趨向，又赴美作更進一步的考察了。

蔣碩民先生

南開數學系教授。與陳毓淮先生同生長於德國，而受過母親的嚴格訓練，蔣先生是國黨聞人蔣作賓的公子。專攻偏微分方程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蔣先生在聯大講授高等代數，兩週之後，退選的人達三分之二，可見對同學之緊。講書時從無一句廢話，而有超乎平常的快，一星期到五個以上的習題，每隔四星期考一次。講書時同學雖然感到極端困難，蔣先生帶湖南口音「異常簡單」却從不離口。

溫 德先生 美籍，在清華任教已二十餘年，在校担任「英詩」「現代詩」「E. M. Forster」三

課。溫德先生年逾六旬，而活潑仍如少年，講解英詩時，或摩仿尼姑，或假作魔鬼，一唱作俱絕，常時哄堂。溫德先生能說中國話讀中國古書，如莊子之類；尤好研究草木虫魚，對音樂亦有了解，所以昆明美領事館每星期日下午的唱片音樂會便由他作介紹。美國女記者E. Hann的，Chi nato me，曾提到過他。

白 英先生 (Rohr Payen) 英籍，年紀較青，担任「四年級作文」「現代小說」和「伊莉

莎白時代文學」及工學院的「造船學」。白英先生原來是學海軍的，後來作記者來華採訪，曾經任教於復旦大學，常寫詩。去年底在紐約出版了一本Forever China (永恆的中國)。大概因為是詩人罷，他教作文時常提到英國散文中的節奏問題向同學講解。白英先生很仰慕中國唐宋的詩詞，頗贊許陸放翁。三十四年夏天有幾位聯大和雲大的先生們共同英譯「紅樓夢」時，白英和袁家驊先生都會參與其事。白英先生與馬歇爾將軍還頗有交情，馬帥來華時報載會數度往晤，對「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白英先生極端同情。

鳴邦先生 歷史系教授，講古代史。他是從前帝俄時代的皇室貴族，現在也開始愛他的祖國了。有時候，同學常向別的教授探問政治意見，這位老先生頗不以為然，他說：「不要以為我是外國人，我一樣懂中國的事情。」

張席先生 地質系教授，是我們系裏聞名的好好先生。張先生脾氣好，對人熱情而誠懇，却並

不痒。馮先生平時不愛說話，有時講起來就滔滔不絕，尤其說到目前的政局，總是氣憤填膺。他關心學生的活動，三十五年三月四日昆明學生爲抗議李宗黃升官會罷課一天，那一天適逢張先生帶我們在野外實習，下午他特別對我們說今天昆明學生全體罷課，我們也應該休息一天。張先生平時不喝酒正如他平時不講話一樣，有一次，我們在野外實習，張先生喝醉了，也不打人也不罵人，却對我們「精神調話」了一番。

米

士先生 德籍，他的雙親從北平回德後即生米士先生，所以有一次系主任向新同學介紹教授時說米士先生 *Made in China*。跟米士先生一道去實習是一樁最苦的事情，他上山爬得快，下山跑得快，慢一點就跟不上。講書也講得快，在野地裏講話的時候，開頭總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不管是否有女同學在場。他常叫同學不要僅是看，還要敲。他說學地質根本不必用腦只要用腿和眼即行，有一次，他會拿了我們的鐵鎚在腦袋上敲了幾下，跟同學說：「你們看是不是空的。」我們聽起來鏗鏘然實在像空的一樣。其實米士先生從小就對地質有特長，在德國鄉間的時候，一位教授帶着一羣大學生出來實習，教授要學生去尋一種鑽石，學生老找不到米士先生却找到了，那位教授對米士先生贊賞不置，那時他還是小孩。米士先生愛喝酒，能唱「月亮在那裏」。精於構造學。

馮景蘭先生

從前清華的地質系主任，馮友蘭先生介弟。馮先生無論上課實習都最少講多問，異常嚴格。頭一堂課教的材料，第二堂課必問，而且每人的答語的成績就立刻紀錄在卷，如有錯誤當面斥責，決不容情。地質系的同學們最怕馮先生。

王

烈先生

王先生是北大地質系的創辦人，三十年前，丁文江先生有意在國內的大學裏設置一個地質系，就找到王先生，王先生對礦物特別有研究，他需要一位古生物學的教授。丁先生就請了葛利普先生到中國來。現在中國地質界還有一點根基不能不說是兩位先生之功。王先生講書講得快而精，而從不重述一句，抄王先生的筆記，頗費一點功夫，事實上同學們確實沒有能記全的，王先生一本講稿的筆記常包括一本厚書的材料。王先生對翁文灝等不重學術的作風頗不以为然，常常大罵翁等敗壞地質教育。

王

贛愚先生

政治系教授，中等身材，架一副約四百度的近視眼鏡。是一位很用功的先生，很謙虛，沒有架子；有時遇到什麼不敢擔當的事，還會做出左不是右不是的扭扭姿態。他可能很偏強，在應該的場合下；然而在我，却還覺得他的程度不夠。他今年才四十一歲，正當年爲。說一句「海話」，政治系的教授要算王先生最能接受進步的思想。對聯大同學屢次的學生運動，他都會寄與深切的同情和幫助。由於地位和口才的關係，雖然他不會一驚人，或勇敢過，但對現政府的憎恨和厭惡，是不用懷疑的。我惋惜他當了教授。

吳之椿

先生

八年的「戰時」生活和將近一年的「復員」生活，磨得吳先生要比實際的年齡老了许多。兩鬢突起，臉色近於臘黃，皮膚有了皺紋。舉動表現遲緩，兩耳失聰。背脊微微駝彎，人們都說：吳先生衰老了呵！柴，米，油，鹽小娃子，一切家庭的瑣碎把他幾乎完全與學界隔離。但奇怪的是：爲什麼他沒有比以往更憎恨現實的社會？他不是成天成夜叫苦嗎？他的苦從那裏來

？是誰的賜予？他不想，他像千千萬萬善良的農民，甯願站着活活餓死，而不去搶去劫一縷的不能使我理解，然而他本質上完全和他們不同。他教「現代西洋政治思想」和「英國憲法史」，這些，不正是和專制主義相背助的麼？爲什麼他能容忍？能若無其事的打聽日子，我不懂，我完全不懂。也許，也許這就是那大教授的「理論與理論」，「實行與實行」的功夫吧！

邵循恪先生 政治系教授。一位年青的書獃子。正因爲他書讀得多，談起來還也是書上說，那也是法律觀點。他聰明，他用工，可惜都用在鑽牛角尖，不看大處，有時常對一個小小的問題很透澈認真；而於現實社會的殘酷和虐殺，反不甚貼切。他的典型正是專制者和資本家所需要，但對人民呢？對千千萬萬的人民呢？他貢獻了什麼？貢獻了什麼？

吳素萱先生 自從化學系的朱汝華先生到美國 K. I. T. 謝冰心先生回去當主婦後，吳先生就是聯大唯一的女教授了。吳先生在生物系教解剖，他常告訴同學既然決心學生物，就要對生物學有點貢獻，不要離開學校就改了行。吳先生對功課異常認真。對同學則很熱情。不像其他的教授，對學生運動一味的高壓。他對同學常常與深切的同情。

卞之琳先生 外文系教授，曾開過「紀德」「亨利·詹姆斯」，同時還擔任「翻譯」一課，有時也教大一英文。卞先生的翻譯理論以史實爲第一要義，如此，則原文是美的，譯文也美；原文是雅的，譯文也雅。所用的材料 英語中多採現代的英美作家如 V. Woolf, D. H. Lawrence, E. M. Forster, Hemingway, 等人的短文；中譯英多用「世語新語」之類的古文。卞先生最近的譯作是

次修烏德的一紫羅蘭姑娘」，聽說另外還已寫成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現正親自譯成英文，不準備在中國出版。

費

青先生

法律系教授，費孝通先生的令兄。北大的缺點是老氣橫秋，聯大的缺點在一鬆弛散

漫，自先生來後，不但使我們變得年「青」，而且教我們多「費」一些工夫去檢點和振作自己。他像春風般溫和，也像秋霜似的嚴肅；他精通大陸法，也爛熟英美法；他會講文奧的法理；也會談有趣的實例。總之，他決不肯盲目地走向極端，而慎謹地求得最妥善的調和。他從不肯任血氣來論斷，而用理智來尋求公平與正義。

章

劍先生

法律系教授，章先生像個繡花枕頭，外表儘管漂亮，肚子裏裝的却是糟糠。他自己

常這麼說：「上我的課簡直是吃苦瓜。」我們佩服他是個明白人。最近他的興趣不在於教書，而在於「活動」。因此他請了一學期的假到南京去「活動」，我們虔誠祝福他的成功。

趙鳳階

清華政治系教授，教有關於法律的課程，到聯大後他就在法律系。趙先生確可以稱得

上「一無所長」，假如一定要說出他的長處，我只好舉出「愛管閑事」一點，當系主任「倦勤」的時候，他便得其所哉做起「代理主任」來。教書極不高明，却硬要擺出「嚴格」的樣子。「一二」運動完結時，他會很威風凜凜把藝術家的顏料等物，「掃蕩」乾淨。事後他對教授們說起這件事，得意愉快之情，還溢於言表。

陳雪屏

先生

教育系教授，講授教育心理人格心理等課。陳先生是國民黨聯大區黨部的負責人，

現任中委，然而陳先生很少對同學談及政治問題，初會見陳先生的同學也決不能從某方面看出陳先生對政治立場。他教書明晰而有條理。陳先生的口材文章都爲人讚賞，私人生活也很謹嚴。他常鼓勵同學應該多唸書，他覺得人的精力是用不完的，即使整天坐在圖書館裏，雖於身體稍有防礙，但也無大關係，有時候，陳先生也告訴同學在讀書之餘不妨學學下圍棋，玩橋牌，因爲這些都頗有益心身。陳先生又是聯大「三民主義教學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每年在這門課中陳先生自己的講題都是一理論與現實，大致總是說青年應看清現實，不應理想過高，陳先生嘗遊重慶北平的時候，也是講這題目。據說有一次陳先生得到朱家驊組織部長卸任的消息，會嘯噓感慨，頗覺遺憾。勝利後飛平主持臨大補習班。

陳友松先生

教育系教授，教育行政是陳先生的拿手好戲，兼教比較教育。陳先生向以用功著稱於同學間，每天，他的時間總是消磨在圖書館，教育系研究室，美新聞處圖書室，英新聞處圖書室這些地方。陳先生講書材料很多，却不大有條理。他對同學的活動則向不干涉，因爲他還不認爲這些活動是不應該。

黃正生先生

字子堅師範學院院長。黃先生雖是院長，但對於師範學院同學的生活，課程從不過問。黃先生生來相貌就很嚴肅，而他的脾氣又使得同學不願接近他，這一來黃先生就更落得清閒了。其實黃先生也有他的見解，他覺得一個人在中學時代各方面就大致定型，在大學裏要管，絕無餘處，只有突增麻煩。所以他寧肯花大部時間在師院附中上面，而不願對師範學院費力。他討厭同學作某些課外活動，如談政治之類。勝利後，黃先生曾任天津教育局長，接收天津教育，今

年四月黃先生却回到了昆明，對接收發了一頓大牢騷，述敘了好幾件有關接收的糗事，讓特別聰明教育局長頗不順利，他自己則更潔身自好。大概是鬱鬱不得意，現在又回來講教育概論了。

周先庚先生

哲學心理系心理組教授，事實上組裏面的事情，由周先生負責。周先生對同學很和善，對同學的事也很關心。周先生的脾氣很好却從來不大和別人交往，有時也在班上罵罵學生，這也是 時的氣憤，事情過了，他對你還是一樣的和藹。

樊際昌先生

心理組教授，樊先生因為在戰地服務團兼差，而團裏又是事務方面的多，所以學校的課反而成爲副業了，這樣，樊先生上課照例是遲到早退，有時甚至快下課才到講堂。上堂就講書，別的事情一概不說，下堂也就端赴團裏，真無暇跟同學們打交道。

吳宓先生

吳先生是有名的西洋文學史學者。有一、吳先生開過「歐洲文學史」一課，事實上除了歐洲的小國外，亞洲的印度，波斯等國的文學史也附帶講到了。這門課程每週講三點鐘，一年完畢。吳先生平常講課，常常一面敲黑板或桌子一面有節奏的唸着講詞。每逢考試，吳先生總是半小時前到講堂，穿着非常正式的服裝，如臨大典，同學進去時，他很謙和的遞一份考卷給你，並且有點抱歉樣地向你笑一笑：好像今天不得已要委屈你一下，到下課鐘響時，吳先生不像別的先生催你交卷，相反的，他很緊張的向同學說：不要慌，慢慢寫，不要緊。吳先生的高足是李賦寧先生，吳先生離校時，英國文學史就由李先生教，他們師徒在一道談話，常常是用法文，最近李先生即將到美國繼續深造。吳先生常常向同學稱讚他是一標準的學者。

江澤涵先生

北大數學系主任，在數學系，他教過初等微積分，高等微積分，微分幾何等課。江

先生對同學的親和是每個數學系的同學都有同感的。江先生是研究形式幾何的，爲學的態度異常謙虛，常和助教尤生開討論會，並且常常提出他懷疑的地方請大家解答。所以系裏無論先生同學都同江先生合得來。

施嘉熾先生

自顧毓琇先生由學而仕之後，施先生就接長工學院。施先生是土木系教授，教水文學及河防工程等課。工學院同學對於施先生是敬而遠之。這主要是因爲施先生自己有一付使學生「遠之」的態度：譬如走路時，施先生從不目下下顧，學生有事去找他，則常是兩條腿放在桌上同你談話，學生規規矩矩站在一旁帶訓。勝利以來，他本想辦一番事業，前一向對全國水力發電總處頗活動了一番，總處就兼管YVA的水利工程，而竟不成功。於是施先生又回來任院長了。

陶葆楷先生

土木系主任。陶先生臉常常掛笑容，說話則常是轉彎摸角，酸溜溜的。在課堂上偶然還說一句 God damn you。土木系同學畢業時，爲了就業問題，一定要請教一下陶先生，否則

陶先生認爲最大不敬。他對一二，一一運動深致不滿。因爲他覺得不滿中大就應該上延安去，然而延安連碎石路都沒有，你去幹什麼，況且他以爲至少現在大後方還有 Freedom from silence 延安甚至連這種自由都不會有。陶先生常說你們現在要求各種自由，中央日報也有造謠自由呀！

李慶海先生

土木系教授，主授道路工程。李先生對同學能課頗不以爲然。在壓迫同學復課時，李先生一方面叫堅強能課的同學可以採取絕食，跳河的辦法，（也當同學反問李先生跳河之後又怎樣，他就默然了。）一方面他大聲疾呼：願意上課喜歡上課的同學團結起來，組織復課委員會。先生還有一段趣事，三十五年五月學校有暫時停課半年的消息，開教授會時，同學前往請願，

恰好三位代表同與談話的，都是湖南同鄉，李先生後來上課時對同鄉描述這段事情：「會還沒有開完，外面哄哄鬧鬧起來，大家一問原來是學生來請願的。事情總是難解決的，用不着請願，請願。教授會臨時散會，我就等在會場，要看看這學生究竟要做什么？非常有興趣的是我發現為首的幾個都是湖南人，這幾個湖南人進來講了之後，我們告訴他，現在沒有什麼可講，堅持很久，這幾個湖南人走出去向大家說了幾句話於是都陰悄悄的散了。湖南人的本領實在不錯。大家可以看出這批湖南學生顯然受某些湖南教授指使，某些湖南教授又顯然為某方湖南人士指使。」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先生判斷事情的能力。平常李先生也看看新華日報。

閻振興先生 土木系教授，教授水力學。閻先生脾氣火爆，頗有屠戶氣概，講書時常向同學說：「根本非堂簡單」，而閻先生上講堂卻向來只寫寫公式而已。閻先生覺得人非要逼着唸書不可，所以他對工學院現行的考試制度頗為欣賞，他常向同學說：「積個人和同人幾十年唸書和教書的經驗，實在沒有比兩星期一次考試更好的辦法。」

王龍甫先生 土木系教授，開高等結構及高等材料力學兩課。王先生是一生苦學，對現實問題很注意，頗贊成成立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然而李先生感到惡勢力太大，本身力量太小，所以從不積極表示意見。

王明之先生 王先生是土木系著名的老好先生，教編筋混凝土。因為老好，以致王先生特別怕黨派，工程與黨派搞在一起尤其不妙。他對同鄉異常關懷。他是清華建築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吳柳生先生 土木系教授，教工程材料。吳先生對事情有一付無所謂的精神，而脾氣又好，從不

發議論，所以一直是工學院生活指導委員會的主席。在工學院教授們的嚴格之下，吳先生對分數的雍容大方是絕無僅有的。

章名濤先生

前電機系主任，章先生是純粹的學者，為人苦學，常是十一時起床，晚間兩點才睡覺。他與外界很少接觸。最近章先生從事著述，正把一本德文書譯成英文。他在校講交流電機。現在在上海接收電氣事業。

馬大猷先生

馬先生看來不到三十，却已有四五年的教授生涯了。在電機系裏他教電工原理實用電子學電訊網電波學。清晰而穩慢的北平話，使他講書增加了不少力量。馬先生生活很有規律，做事有效率，這從馬先生走路就可以看出。上課時很嚴肅，下課時對同學却很和氣。馬先生愛護團體的心很切，一提常常就是我們聯大，我們工學院，我們電機系。馬先生因為有某項生理上的缺陷，所以平時非常自尊。最近聯大復員，儀器裝箱，馬先生和助教們鬧了一點小扭，他曾說：「助教是Employee，叫來就叫去就去。因此助教們對先生頗為不滿，系裏有一位教授也頗以為然。馬先生在「一二·一」運動中曾經被打，然而他却說：「謠言是人類的天性。」

錢鍾韓先生

電機系教授，講交流電路，直流電機諸課。錢先生教書材料很多，寫得快，譯得快。下課時還一面走一面講。對人客氣。錢先生愛讀小說，美軍的小冊子差不多為錢先生羅搜無遺。葉楷先生現任電機系主任。教實用無線電，無線電研究所所長。葉先生在現在中國無線電方面，可以稱為權威。講書很清楚。為人和藹。

葉楷先生

李輯禎先生

機械系主任，他在索裏教機械設計諸課，講書頗為清楚。而李先生長於事務，負責

任，對同學極加體貼，與微不至。當會為前華工學院畢業同學就業與政府當局打了不少筆戰。細見有各方對同學的總是不體面的。三軍牌，與孫楷先生常並肩作戰。學校強迫同學上課時人家都「昏昏」要解散。……會對同學說：「學」解散了，他毫無關係。中大已經聘他。整巧以舊楷先生「在旁却冷」一句：「李先生到中大恐怕當不成系主任了吧！」李先生平日於擔任「處世哲學」一書。

劉仙洲先生

中國機械學同老學者。著述甚豐。劉先生沒有儲過金。然而講書也很好，他在講堂

上從不用英文。他教總工，機動，熱機諸課。私生活極有規律。忠厚溫和同劉先生的年事很適合。……人想「出仕」或是希望中「學院」的時候。劉先生却是請都請不出。

陳國符先生

化工教授，德國化學博士，教工業化學。陳先生對同學頗有派頭。多半的時間他

任在鄉下，這是因為陳先生信仰道教，而對於道教遠頗有研究，蓋得鄉人崇拜

傅斯年先生

近代學生運動史上及他在政治舞台上著名的人物。傅先生原來研究數學後來改學歷史

史。我們的常委之一。身材的肥胖。在同學裏的人物中，除了孔祥熙就要算傅先生了。三十四年十一月聯大來以後。傅先生來昆，請示明義，他說他是來管北人復校和聯大搬家的。並婉言告誡同學要多花時間在學術上，不要太談政治。「一二，一」伊始，傅先生趕來昆明，首先對開闢徵說：「從前我們是朋友，現在我們是仇敵。你殺我的學生比殺我的兒女還痛心。」然而事

隔數日景况全非，經過與黨團方面同學多方接觸之後，他似乎斷定「一二，一」是有黨派作背景，於是「一方面對教授下功夫，一方面對同學施壓力。當時他向教授們宣稱以「頭」來保證李宗黃撤職，於是教授敢以去留「保證」李宗黃行政處分，以後才有所謂接受保證復課。然而現在呢，李宗黃擢升黨政考核委員會祕書長，傅先生却毫無動靜，似乎業已滿意。又當今年學校有再留昆明的意思，同學紛紛要求學校遷移，其他學校校長也都在為搬家忙碌奔波，而我們專門搬家的傳常委卻在重慶一聲不響。偶爾發表一點「須假道中共區」，毫不着邊際的談話。傅先生曾是延安參觀團團員，在昆明時，他曾表示延安有「開國氣家」。

梅貽琦先生

實際主持聯大八年校務的是我們的梅先生。從前梅先生還常說說笑話，但在抗戰後

期，學校的困難一天加深一天，梅先生也就一天衰老一天。然而梅先生對同學還常常能自解。最近學校復校經費，教部指令女善支配，梅先生說：「假如我們用不夠就好像我們支配沒有妥善樣的」。梅先生從不大跟同學們接近，主要的大概是事務太忙。梅先生本身就代表清華的嚴格精神，他兼教務長時，一位四年級同學選修十二個學分，却有六個不及格，照章要令其退學，這位同學去找梅先生，梅先生沒有抬頭只說了一句：「你自己把十二用二除一除。」梅先生原是學電鏡的。

2021

後記

本年「五四」，聯大舉行結業典禮，「除夕副刊」爲了總結幾年來聯大各方面的活動，在學校裏出刊了幾版「聯大生活特刊」。當時，這壁報會擁有最多數的讀者。隨後，我們又接到北方同學的來信說：亟欲知道我們這邊幾年來的情形，於是，我們就決定擴大徵稿，預備到北方時，把我們的詳細情形介紹給他們。後來很多同學都以爲：這一部份材料，或者可以稍稍表現一下抗戰以來的大學教育，不僅北方的同學渴望知道，就是整個收復區以及其他後方都市的同學和社會人士也想知道。於是我們就決定把他編印成冊。

現在，「聯大八年」終於付印就緒。我們揮一揮汗珠，喘出一口氣，心裏感覺到無限的輕鬆，雖然兩個月來備嘗辛苦，但有了它的印出，我們的辛苦總算沒有落空。

「聯大八年」的編輯與學校無關，因此經費全靠我們四方拚借集湊。同情我們的，往往只能止於同情，頗有「莫能助」的苦衷，不同情我們的，更對本書的出版，不感興趣，我們也不願「麻煩」他們。七月八月，聯大的校友同學一批又一批的走了，我們的活動範圍也就跟着一次又一次的縮減，到了今天，最後一批聯大同學早已離昆，我們的天地也小得可憐。這中間還經過兩次暗殺事件，對於我們的工作也不無影響。每次走進印刷廠，上至經理，下至工友都異口同聲地向我們催工資，甚至還等着我們的錢買米買柴；走進機器房，一點響響都沒有，原因是我們的紙還不會拾去，但是我們仍

得面對現實，天天往那裏跑，至少你得鼓勵他們給他們希望。

當初我們根本沒有考慮分冊印出，以後情形越來越窘，就不得不分全書爲三冊，這樣，就可以拿一本賣得的錢，作第二本的印刷費；第二本賣出後，再印第三本。結果還是未能如願。終不得已，乃刪掉第三冊的後一部分「聯大精神」而拚其前一部分「聯大教授」入第二冊，這樣我們可以省去全部費用的三分之一。

因爲在「五四」以後才籌備，以致我們的編輯工作也遭遇到很多困難。首先稿件不能任意選擇，因爲有些材料已經不容易找到。其次，即便是因簡陋，有些還是只能付之闕如，如像聯大大事紀，我們詢問過好些地方，都不能找到，加以印刷條件的限制，如像聯大校歌及地圖則根本無法印入。這些都成爲不可彌補的缺陷了。

本書編輯和印刷的醜陋及紙張的惡劣，使我們覺得深深的對不起讀者及爲本書寫稿的朋友們。最後，我們謹在此衷心感謝友人們給予我們各方面的援助。

聯大八年

西南聯大除夕副刊 主編
西南聯大學生出版社 出版
三十五年七月出版
